



民國二年十月

滑稽小說

不可說

時事新報館發行

滑稽
不可說

(小百姓)

却說。城橋。爛糊。衙裏。有一個。老宅子。雖然是。世七零。八落的。舊牆門。却也。把白粉。刷得。牆壁。雪白。把黑漆。塗得。門戶。墨黑。遠遠的。望。去。也是。煥然。一新。不可。能。近。觀。就。要。顯。出。骨子。來。倒。也。用。了。一個。門。公。那。門。公。每。日。裏。無。事。坐。在。懶。榻。上。打。盹。外。面。的。人。跑。了。進。去。他。也。沒。有。知。道。你。這。這。是。什。麼。人。家。原。來。他。是。這。裏。一。家。故。家。姓。華。老。王。人。名。喚。世。胄。這。華。世。胄。不。幸。於。前。幾。年。被。世。了。他。的。終。門。首。有。一。家。鄰。舍。姓。羅。的。欺。他。兒。子。小。家。中。沒。有。人。做。主。就。來。估。據。了。那。華。家。子。孫。雖。然。式。微。卻。還。有。幾。家。窮。親。眷。總。次。和。羅。家。交。涉。他。們。只。是。不。理。那。時。窮。親。眷。裏。頭。大。家。商。量。說。華。老。頭。子。在。日。我。們。大。家。無。論。怎。麼。樣。都。沾。他。些。兒。光。或。者。打。他。一。個。抽。豐。他。便。送。我。們。幾。塊。錢。年。底。下。實。在。過。不。去。也。得。向。他。借。那。十。塊。八。塊。錢。自。從。被。羅。家。佔。據。了。他。翻。轉。面。皮。便。不。認。得。人。這。豈。何。是。好。我。們。使。不。爲。他。是。親。眷。瞧。着。華。老。頭。子。分。上。也。不。能。袖。手。旁。觀。啊。內。中。有。位。姓。孫。的。人。孫。二。爺。因。爲。他。說。話。不。大。着。落。人。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吹。牛。孫。三。爺。這。孫。三。爺。把。拳。頭。在。空。中。伸。了。幾。伸。說。你。們。大。家。瞧。着。早。晚。間。殺。那。姓。羅。的。碰。着。我。手。裏。嗒。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大。家。聽。了。孫。三。爺。的。話。都。吐。着。舌。頭。半。晌。伸。不。進。去。但。是。這。窮。親。眷。中。一。班。少。年。好。事。之。徒。個。個。磨。拳。擦。掌。自。告。奮。勇。願。拜。孫。三。爺。爲。師。遠。有。華。家。幾。個。流。落。在。外。面。的。子。孫。也。來。接。濟。不。想。他。那。窮。親。眷。中。還。有。一。位。姓。張。的。他。本。是。個。老。學。究。但。是。讀。書。讀。得。獸。頭。獸。腦。一。個。人。在。屋。子。裏。也。會。說。話。他。今。天。一。篇。文。章。明。天。一。首。詩。都。說。這。華。家。絕。好。的。田。地。却。被。人。沾。去。

不可說



3 0538 7295 2

了。咱們。須得。規復。纔好。又。見着。羅家。所用的。奴僕。說你們。如何。貧心。忘了。當時。華老頭子。的恩。與他也。不管。人家。聽着。不聽着。只管。嘮叨。個不已。人家。因此。也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張癡子。起初。人家。以爲。張癡子。說的都是。痴話。不放在。心上。後來。被他。朝也。絮聒。夜也。絮聒。大家。想想。這痴子。的痴話。也有。幾分。道理。本來。這些。人。窮得。黃水。直流。天天。只想。在鴨蛋。裏。尋骨頭。象牙。篋。上。扳刺。如今。有了。這個。機會。大家。都。鬧起來。了。有。幾個。少年。子弟。平素。就好。耍拳。弄棍。聽得。一言。兩語。便氣。憤。不過。日。在羅家。門前。拋磚。丟石。高聲。叫罵。這時。那。窮親。眷。裏。頭。就。分出。兩派。來。一派。是。打派。一派。是。罵派。那。打派。裏。頭。自然是。推。孫三。爺。爲首。他。手下。有。黃胖。蛇。黃勝。黑妖。狐。胡澤。民。矮脚。虎。胡英。之。類。那。罵派。裏。頭。雖然。有。張癡子。但是。算不得。個。首領。因爲。他是。個。老學。究。出身。罵起。人來。也是。引經。據典。估屈。賢牙。未免。大古。奧了。又。爲他的。脾氣。不大。好。喝飽。了。黃湯。便亂。得罪。人。因此。沒有。什麼。心腹。當初。罵派。中。還有。兩人。一個。是。饗無。常。吳文。他是。個。無錫。人。從前。唱小。熱昏。出身。一個。是。溜光。漢。劉申。他是。揚州。人。他。那。渾家。喚做。九花。娘。何。真。真。他們。夫婦。倆。說。因果。彈絃。子。度。日。他們。這樣。一天。一天。的鬧。那。羅家。豈。有。不聞。不見。之理。便吩咐。他。一班。豪奴。預備。捉人。知道。這些。事。都是。孫三。爺。和。張癡子。一班。人。鬧出來。的。便。指名。要。捉。他。兩人。看官。們。你。瞧。這。孫三。爺。身體。何等。敏捷。手足。何等。輕便。他。單靠。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抗木。梢。的事。是。向例。不做的。得了。這。信息。早已。一溜。烟。跑到。別處。去。却。只在。左近。聲東。擊西。亂。那。敵人的。耳目。單有。這個。獸頭。獸腦。的。張痴子。却。被。羅家。生擒。活捉。過去。依着。羅家。的。主意。早。把。張痴子。活活。打死。幸虧。鄰

會街坊代抱不平，纔把張痴子拘禁起來。究竟爲他是個讀書人，不好十分磨折他，只罰他做個縫工。却說張痴子被捉的時候，乃是賽無常吳文先得信，他也不給張痴子一個信，先自跑了。單留那溜光漢夫婦兩人，流轉江湖，靠着兩片竹板，一面銅鑼，彈唱度日也。幸虧那溜光漢的老婆，略有三分姿色，因此一班少年都來湊趣。這一羣進那一羣出，都和溜光漢講交情，攀相好。大家都想親近這九花娘。看官們可知道，這位九花娘，何真真，雖然拉塊拉塊的揚州人，他却有男女平權的思想。旁人雖是歡迎他，男人見了他，却有些害怕他的議論也。極高妙第一，他不肯姓男人的姓，他只姓母家的姓。母家的姓也不肯單姓父親的姓，還有母親的姓，就這一下子，已經兩姓了。還有母親的母親的母親，他凡是知道的都寫上去，共有九姓，因此人稱九花娘。

却說羅家當時有個奴才，喚做譚六兒。這譚六兒，雖然是個小子，却是吹彈歌唱，無所不能。鬪雞走狗，無所不曉。有時節，拈拈古董，有時節，論論書畫，在羅家可算是個風流浪子。因此人家就呼他做浪子。譚六兒原來當時水滸傳上，盧俊義家中有個浪子，燕青救了主人性命，此刻又是盧羅同音，所以比他一個浪子，燕青譚六兒聽了，也很得意。他在羅家奴隸叢中，要算是一個漂亮人物，又好結納四方豪士，揮霍金錢。他道橫豎主人的財產，也是強取豪奪來的，此等不甚愛惜的錢，樂得濫費浪用。自有老孫子晦氣，因爲這譚六兒，肯用幾個大錢，一時那雞零狗碎的名士，折足爛腿的文人，東扭西捏的，時家前坑後廁的才子，都來趨附其門。譚六兒也一個個點綴點綴，這些人都撥臂放屁，把他攪上。

天。去。把。個。譚。六。兒。樂。得。眼。睛。擠。着。縫。兒。張。口。呵。呵。大。笑。這。個。信。息。傳。到。九。花。娘。何。真。真。的。耳。朵。裏。那。時。節。溜。光。漢。正。是。猜。得。要。命。他。的。說。因。果。生。意。也。無。人。請。教。本。是。個。露。天。生。涯。唱。了。半。天。場。子。上。只。坐。了。兩。三。位。客。官。這。如。何。撐。持。得。下。那。張。癡。子。雖。然。已。經。被。羅。家。的。鄉。鄰。做。好。做。歹。放。了。出。來。無。如。溜。光。漢。和。張。癡。子。是。鬧。翻。了。的。如。今。未。使。去。投。奔。他。并。且。張。癡。子。又。生。就。一。副。貧。嘴。寡。舌。最。好。奚。落。人。見。了。溜。光。漢。便。是。你。老。婆。長。你。老。婆。短。因。此。他。們。倆。不。但。是。如。同。水。火。而。且。恨。入。骨。髓。有。一。天。溜。光。漢。陪。着。他。老。婆。去。瞧。春。臺。戲。那。戲。台。上。正。演。一。齣。打。花。鼓。那。扮。演。鳳。陽。婆。子。的。雖。不。及。賈。璽。雲。這。樣。風。神。胎。蕩。體。態。輕。盈。却。也。嬌。俏。玲。瓏。動。人。情。意。那。裝。扮。他。漢。子。的。却。又。十。分。做。作。九。花。娘。瞧。了。這。戲。感。觸。自。己。心。中。老。大。不。高。興。想。這。鳳。陽。婆。子。的。身。世。也。和。我。一。般。俗。語。道。得。好。巧。妻。常。伴。拙。夫。眠。却。是。世。界。最。不。公。平。的。事。那。時。九。花。娘。歸。家。茶。也。不。進。飯。也。不。喫。他。丈。夫。和。他。說。話。他。也。背。轉。身。軀。不。理。他。要。同。他。重。上。街。坊。仍。理。舊。業。他。把。柳。眉。一。豎。杏。眼。一。睜。說。老。娘。再。也。不。幹。了。溜。光。漢。陪。着。小。心。說。你。不。幹。我。怎。麼。樣。呢。九。花。娘。道。你。瞧。瞧。人。家。都。望。着。高。枝。兒。爬。只。你。却。這。樣。不。長。進。老。娘。跟。着。你。也。算。一。輩。子。的。晦。氣。溜。光。漢。道。你。別。性。急。嗔。們。和。華。老。頭。子。家。總。算。關。着。一。點。兒。親。戚。如。今。他。所。有。財。產。都。被。羅。家。佔。據。去。了。嗔。們。只。要。大。家。努。力。些。光。復。故。物。將。來。嗔。們。便。是。華。家。的。開。國。元。勳。那。時。我。們。名。利。雙。收。喫。着。不。盡。了。咧。所。以。我。勸。你。忍。耐。些。兒。可。知。好。佛。在。後。殿。呢。那。九。花。娘。鼻。子。真。冷。笑。了。一。聲。道。罷。罷。罷。我。可。等。不。及。了。你。有。這。福。分。兒。也。不。至。於。到。今。日。了。老。實。說。我。瞧。這。羅。家。已。經。根。深。蒂。固。了。你。們。儘。管。罵。他。他。還。是。

這個樣子就是孫三爺也有幾個小弟。兄要他去動動他反吃了虧。竟是任怎麼個兒沒怎麼個兒我勸你別癡心妄想了。倒不如收捲綸別處下釣。纔是個正理。溜光漢道你婦人家知道些什麼。當初羅家纔佔據的時候大家都想得點兒好處。因此獻媚的獻媚。奉承的奉承。那觀華家所用的一班奴隸。便是他許多親戚中也這麼應着。可是到了今日却人心大變。第一這華家的子孫也漸漸的長大起來了。第二那羅家的待他們親戚太覺苛刻。至於舊時奴僕他本來只知道飽自己的私囊。管什麼主人是誰姓華的做主人也好。姓羅的做主人也好。任憑華老頭子在日待他們好他也不管。正所謂人有良心狗也不吃糞了。但是要光復却是這時候了。瞎們就利用這一輩人。你要忍耐得這個時候。就好九花娘道我恐未必便是真個把羅家驅逐出去。我想你們這一班窮親眷惡奴隸也不是好東西。只怕華家子孫沒有得着一些兒好處。你們幾個就把他那家產瓜分了。依我說老老實實不管他們。這些事兒憑他羊棚裏咬殺羊狗棚裏咬殺狗便了。前天那譚六兒到這裏來。他說風說水。咿咿唔唔的也不會道個明白。瞧這光景大概要你過去。我瞧這譚六兒舉止闊綽。手頭兒又鬆。人家求着他的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咧只要他擡個手兒。瞎們也敲幾年飯糲。難得他自己已求教你也。算是禮賢下士。瞎們再不可錯過。這機會。咧溜光漢道譚老六正是瞎們反對的人。他那裏精靈古怪。都出在他門下。我去投奔了他。不免被一班小弟們耻笑。九花娘道你可又來了。識時務者爲俊傑。一箇人總要見風轉舵。纔是我瞧你們這輩人窮昏了心。幹得出什麼好事。嘴裏說要和華家報仇。雪恨。好像義

憤。填。胸。恨。不。得。一。拳。一。脚。便。打。他。出。門。心。中。却。在。那。裏。籌。畫。怎。麼。樣。自。己。可。以。得。些。利。益。怎。麼。樣。借。此。可。以。敲。一。個。大。大。的。竹。槓。前。天。他。們。聚。議。有。幾。個。窮。小。子。說。道。陪。們。光。復。了。那。華。家。的。產。業。也。不。想。什。麼。向。他。支。一。項。款。子。陪。們。便。上。學。去。也。不。再。在。外。面。滾。銅。錢。丟。磚。頭。教。人。家。瞧。不。起。了。他。果。然。肯。讀。書。倒。也。應。該。我。瞧。只。怕。未。必。他。若。肯。念。書。早。就。念。書。了。何。至。於。三。日。打。魚。兩。日。晒。網。一。個。星。期。裏。倒。告。了。五。天。的。假。這。也。算。念。書。嗎。起。初。還。來。學。中。應。個。卯。兒。到。得。後。來。便。燒。了。甲。馬。也。找。不。着。他。了。再。不。然。今。天。調。一。個。學。堂。明。天。調。一。個。學。堂。自。己。沒。有。一。些。進。益。倒。在。那。裏。挑。三。撥。四。惹。起。風。潮。虧。他。還。說。上。學。臊。也。不。臊。無。非。把。華。家。的。錢。財。哄。騙。了。來。供。他。濫。費。浪。用。東。家。的。學。堂。不。好。換。到。西。家。的。學。堂。裏。去。別。的。本。領。都。沒。有。學。成。弔。膀。子。倒。是。一。等。大。名。功。東。鄰。西。舍。惹。草。黏。花。引。誘。良。家。婦。女。不。過。學。成。了。一。個。浮。薄。少。年。罷。了。這。種。錢。你。想。冤。不。冤。比。了。用。錢。削。水。片。好。得。多。咧。你。說。譚。六。兒。是。你。們。的。對。頭。他。也。很。數。衍。你。們。你。們。也。受。他。們。數。衍。的。不。少。前。年。他。出。門。的。時。候。有。個。姓。吳。的。帶。了。炸。彈。想。去。炸。他。誰。知。反。傷。了。自。己。可。見。那。譚。老。六。是。有。福。之。人。溜。光。漢。道。因。爲。吃。了。這。一。個。驚。嚇。所。以。譚。老。六。也。處。處。防。備。着。人。呢。九。花。娘。道。可。不。是。嗎。此。刻。是。他。自。己。來。請。教。我。們。可。不。能。再。錯。過。這。機。會。溜。光。漢。被。他。妻。子。逼。得。無。法。只。得。來。見。譚。六。兒。譚。六。兒。非。常。歡。迎。說。難。得。你。老。哥。到。此。真。是。睡。夢。中。也。想。不。到。登。時。便。送。了。溜。光。漢。五。十。塊。錢。把。個。溜。光。漢。喜。得。笑。逐。顏。開。原。來。一。個。窮。小。子。平。白。地。見。了。這。的。溜。滾。圓。雪。白。光。亮。的。銀。圓。如。何。不。開。心。一。面。說。這。如。何。使。得。豈。不。是。無。功。受。祿。了。嗎。譚。六。兒。道。不。用。客。氣。將。來。仰。仗。你。老。兄。

的事正多着咧。這一天溜光漢捧了大包銀圓，歡歡喜喜的歸家，獻於老婆之前，說道：「果然你的話不差，那譚老六正是個手頭闊綽的人。」九花娘道：「今兒個你可相信我，我若跟了他們一班窮鬼，如何還有出頭之日？」這五十塊錢，我暫時收着，去年當的那皮襖兒，可以贖出來了。我還要打一個金戒指，買幾件家常穿的衣服，溜光漢道：「當得當得，這都是你想出來的，主意是你的，功勞咧。」九花娘道：「不，是我一定要裝飾以後，我們譚老六家裏也要常常走動走動，和他親近些兒，他們家裏人多口雜，也有好幾房咧。我們婦人家出門也得光頭滑面，清清爽爽，沒的被他們背後指指搨搨，所以雖然這首飾衣服是我穿戴的，也是裝你的威風呢。」溜光漢道：「不差，不差，你這話不差。」

從此以後，那溜光漢夫婦常出入譚老六之門，有一天譚六兒便向九花娘說道：「你家男子聽說常和孫三爺等一班人來往，他們行動詭祕，常常要想驅逐我們羅家的人，你可知道有這事？」沒有九花娘攪如今，受了你老人家的恩惠，怎麼再可以租他們往來？」譚六兒道：「這我也不怪他，如今我要請求你們一件事，要是他們沒有什麼舉動，也就罷了，萬一他們有什麼舉動，你們可給我一個信兒，教我以防備着，我每個月就送他五十塊錢，想他也夠用了，譬如他自己不便，可以用兩個小夥計，這工錢也由我這裏開支，便了。」九花娘道：「這都在我身上，他即使不肯，還有我呢。」當時九花娘回來，就和溜光漢說了溜光漢道：「這如何使得，偷被他們知道，還有性命嗎？」九花娘道：「我自自調度，你且別管這事，好在譚老六那裏門客很多，你只躲在他家裏，則出來橫豎你不管就完了。」溜光漢果然天天在譚老

六家中廝混。讓他老婆去遣神調將原來九花娘有個娘家的表弟喚做短命鬼。汪二那汪二時常和九花娘勾勾搭搭。鬼祟已弄一頓一夕。好在他們是個親戚。有什麼嫌疑。溜光漢也只得眼開眼閉。裝做不知。那天九花娘帶了短命鬼。汪二來和他商量。汪二道：「這事容易得很。倘有什麼信息。都由兄弟去探訪。只要你男子常在。譚六兒那裏不回來。我們聚首的日子正多。咧。九花娘道：「不過他們此刻也沒什麼舉動。譚老六以為我們有意不報告他。這倒是件難事。汪二道：「我倒有個計較。在此只是手段不免辣些。九花娘道：「你有計較。儘管說出來。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咱們該怎麼辦。便怎麼辦。汪二向着九花娘附耳說了幾句話。九花娘道：「如此。我全權託你。便了你和我辦得好。我也自有好處給你。汪二笑道：「只怕到了那時。便忘却我了。九花娘在他膀子上搯了一下。道：「別多說了。那天汪二自去一宿。無話。明天汪二來。見張痴子指東話西的講了一回。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紙包。觀張痴子在那裏寫字。乘其不備。便把紙包中似藥粉一般的東西。傾入茶杯之中。那張痴子一向是糊裏糊塗。他走路也不知東西南北。常常走到了別人家中。當做自己屋裏。却被人家驅逐出來。有一天。在自己家裏。忘跨了一個門檻。跌傷了臂膀。也病了好幾天。咧。如今他在那裏弄花樣。張痴子如何知道。一回兒汪二東搭搭西搭搭。便告辭去了。張痴子也由他的便。只不知這短命鬼。汪二搭訕着。却來作甚。停了一會。張痴子家裏有個婢女進來。沖茶。那婢女最是貪懶。他見這杯子裏面有粉渣。在內。便把茶壺內的茶一沖。又懶惰到窗外去傾棄。就擎起杯子來。向口中一呷。誰知不呷。則已。一呷時。登時覺得眼睛前天

旋地轉屋子都在那裏盤旋。只用手指着杯子口中說不出話來。張瘋子瞧了這個情形也不知道究竟爲着何事。只見那婢女用手指着茶杯。他瞧瞧茶杯中還有濃濃的半杯茶。原來這藥粉已融化在內。他那裏瞧得出。幸虧張瘋子認得一位東洋醫生。疾忙遣人去喚了他來。那東洋醫生一進門便道：「這可不是中了毒了嗎？」張瘋子道：「奇了他只喝了這半杯茶便跌倒了。難道這茶裏面有毒嗎？」東洋醫生道：「茶是他自己提進來嗎？」或者那杯子裏有毒也未可知。你老先生我們是相信得過你的。不至於要毒殺一個婢女。但是你獸頭獸腦得罪人的地方多保不住有人在那裏要暗算你呢。我且問你今天剛纔可有人來過？」張瘋子道：「剛纔却是有個姓汪的來過。他也沒有什麼事。東搭搭西搭搭便去了。那東洋醫生一面聽張瘋子說話。一面便來診視。那婢女說道：「還好。中毒不深。不致於有性命之憂。便用些解藥灌了進去。漸漸的手足都活動了。」東洋醫生便命人扶了他去。好好兒靜養。隨後又向張瘋子說道：「你剛纔說的姓汪的情有可疑。這是個刑事案件。你不能不報警。」張瘋子道：「我和姓汪的却沒有冤仇。他如何平白無故的要謀害我呢？」醫生道：「這是你們的事。我如何知道呢？」說着那醫生帶了這半杯茶自去試驗。說是警署要調查證據。我那裏可以呈出這一天張瘋子也只得報了警。署警察署中說：「既然如此。那汪姓自然是個嫌疑犯了。」吩咐先去捉人。誰知短命鬼汪二消息靈通。他自從下了這藥粉在杯子裏。頭終日在他門前探信。後來見請了個東洋醫生進來。他就假意問信。裏面是什麼人害了病。咧那請醫生的回道：「是一個婢女受了毒。請醫生去解毒呢。」汪二一聽暗暗的叫聲。

阿呀。原來張痴子沒有害着倒害了他家一個婢女。這不是空費了許多心思嗎。轉念一想。這事不好。回來他們要想起了。是我來過了的。追究起來。不當穩。便他想到這裏。一扭身。舉步便奔。直奔到上海租界中去了。及至警察到他下處去提人。早已捉了個空。倒把他同居住的兩個花家兄弟。插了去。問他口供。問了幾次。也問不出什麼來。這案子也就懈怠下去了。把花家兄弟也就放了。誰知因這一事。惱動了一個積世潑皮姓黃的人。稱醉金剛。黃金方。這醉金剛手下。却也有幾十個小弟。兄弟拳頭大。臂膀粗。橫行一方。人家都不敢正眼覷他。當時有位相面先生。說他面帶桃花。煞是個好色之徒。這金剛可惜是醉的了。因此這醉金剛三字。就出了名。那時醉金剛知道這事。不覺義憤填膺。便道。那姓汪的小子。他敢有三個頭六條腿。却在太歲頭上動土。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要想討好羅家欺瞎們。兄弟嗎。有朝一日。要是被我瞧見。可不要你的狗命。那時醉金剛喝飽了老酒。尋了汪二幾天。却尋不着。也是短命鬼汪二命該絕了。那一天忽然冤家狹路相逢。恰巧被醉金剛撞着了。那日醉金剛恰巧不知從那裏喫了花酒回來。正想去尋他的所歡。講話看官們。你道他所歡是誰。却是在上海大名鼎鼎也。是一個金剛紅樓夢裏的有名人物。喚做林黛玉。這個金剛雖然是鎖骨菩薩。轉身持着個不壞之體。却見醉金剛拳頭大。臂膀粗。因此倒也兩下傾心。且說這天醉金剛喫得醉醺醺地。兩只腳東歪西蹺。在那裏寫字。剛從四馬路穿小花園出來。行近大馬路小菜場近旁。只見有個人立在里口。好似短命鬼汪二模樣。可是俗語說得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汪二回轉頭來。一見是醉金剛。嚇了一大跳。想他

難道追趕我到這裏來嗎？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忘命的向前一奔。那醉金剛本來醉眼模糊，也還瞧不清楚。今見他一逃，自然確是短命鬼汪二了。因囑一聲姓汪的你幹得好事，啊，咱們那裏不尋到你，你却躲在這裏。今日相逢還有何說？那汪二也不回答，他只向前奔。醉金剛又喝道：姓汪的，你別只管跑，我且問你：我們到底有什麼事？負你要害死我們汪二，也不回答。這時醉金剛大怒，便從衣袋取出一支蓮蓬子鐵葉小手槍，照準汪二後身礮的一槍，只見汪二把身子搖了兩搖，便跌倒在地。又站起來，直往警察署中去了。警察署只說得黃金方三個字，便閉不出口，倒在地上死了。醉金剛知道他投到警察署怕的，他說出姓名來，那時拔腳就奔，趁船還他的紹興去了。說也奇怪，那醉金剛和姓汪的宿世裏不知有什麼冤仇，後來爲着大家往客店也和一個姓汪的吵鬧起來。那姓汪的却被醉金剛打了一頓，姓汪的告到當官，那醉金剛也就跑掉了。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九花娘聽得表弟短命鬼汪二被醉金剛打死，不免灑了幾點眼淚，知道是我害了他，從此死心塌地，依着譚老六過活。果然聽了譚老六之言，用了兩名懸計偵探，他們窮親眷中的事情。

那時張瘋子也和孫三爺不免有些意見起來了。張瘋子說：孫三爺這人浮而不實，單靠一張嘴說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問他到底有些實力，沒有他，却只是指東話西，沒有一點兒憑據，給人家瞧。又凡事都是湯罐裏燉鴨，單出一張嘴兒，人家去抗了木棍，他却站在雲端，瞧人家打架，因此一端張瘋子很瞧不起他。那孫三爺也笑道：張瘋子這人獸頭獸腦，一個書獃子，懂得什麼來，難道教他做一篇

文字就把羅家驅逐了嗎。這事可是要靠實力的。既然要靠實力，不能不請人幫忙。自然要靠遠張嘴東說、洋海西說，水只要於事實有益，便是用些權術扯個謊，也是應該的。英雄有欺人之談，都像你們這樣，買了磚頭不買瓦，還幹得出什麼大事呢？況且此刻要招聚許多人，才便是做一個法螺，先生也無傷於事呢。因此孫二爺和張痴子兩人時有齟齬，這裏頭又分出兩黨來，一個喚做盟黨，一個喚做復黨。他們意見雖各殊，然而對於驅逐羅家的心，却歸一致。也是羅家的氣運將絕，所以外面的風潮一天大似一天。內容的腐敗一天勝似一天。本來他家有位老太太，一切內外之事都由他掌管。這位老太太以前是個第二房偏房。他生了一個兒子，害楊梅瘡死了。媳婦被他打了一個嘴巴，也一條繩吊死了。羅家自從他進了門，好似一把鐵掃帚，鬧得一個七顛八倒，馬仰人翻。他那正妻却是個懦弱人物，不到幾天，所有權柄都掌握在他手中。直待他死了，立刻就扶了正。原來這位老太太自小在羅家當丫頭出身，所有羅家的事也仗着自己有點兒小聰明，便爬上高枝來了。他故意的在主人面前獻嬌承媚，主人便寵幸了他。也是他肚皮爭氣生了個娃娃，也算延了羅氏一脈。等符老夫人死了，他就專權起來，可是不免有些小老婆脾氣。第一件喜懽，掙私房。他無論什麼錢都死扣起來。雖然掙私房是婦人家的通病，但是這位老太太却格外利害。總管老伯伯交了帳，進來他東挪西挪，都向他自己荷包中袋去。人家修河道的經費，由他經手。他便去修他的後園子去。這位老太太能幹也實在能幹。灑辣也實在灑辣。人家要謀幹什麼事都來走老太太的門路。一時這羅家便開了幾處小門，且說那羅老

太天生的脾氣。不但。是貪得無厭。而且。性情兇狠。人家說。最毒婦人心。可是。毒到了。世界。一種。老婆子。算得。毒中之。毒了。那羅老太。自己。兒子。死了。媳婦。也被。他。氣死。了。便。嗣。了。近。房。一個。兒子。他。想。嗣。了。年。紀。大。些。的。兒子。不。能。暢。所。欲。爲。有。時。反。要。被。他。拘。管。起。來。倒。有。些。不。妙。不。如。嗣。一。個。年。紀。小。的。兒子。一。切。都。還。是。我。掌。管。橫。豎。他。要。大。起。來。也。要。好。幾。年。咧。那。時。好。便。好。不。好。時。再。換。一。個。嗣。子。有。什。麼。要。緊。因。此。他。只。嗣。了。個。三。歲。小。孩。子。名。喚。載。田。的。留。在。身。傍。做。他。一。個。小。傀。儡。從。此。他。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又。有。一。個。最。得。意。心。腹。家。董。喚。做。李。小。蓮。兒。有。人。說。李。小。蓮。兒。和。羅。老。太。兩。人。有。些。兒。鬼。搭。搭。這。是。人。家。閨。闈。之。事。我。且。不。表。再。說。那。老。婆。子。年。紀。雖。老。風。韻。尙。存。又。自。己。善。於。修。飾。終。日。打。扮。得。粉。白。黛。綠。和。老。妖。狐。一。般。人。家。瞧。他。這。般。光。景。也。都。來。奉。承。他。一。時。太。太。長。太。太。短。今。天。聽。戲。明。天。遊。園。撮。哄。着。這。位。老。婆。子。開。心。作。樂。他。們。便。在。那。裏。弄。神。搗。鬼。只。要。老。婆。子。歡。喜。誰。也。不。把。那。小。主。子。放。在。心。上。外。面。什。麼。古。董。鋪。啊。金。珠。首。飾。店。啊。估。衣。肆。啊。都。開。了。許。多。小。道。兒。把。好。東。西。往。裏。面。送。他。們。說。只。要。老。太。太。開。心。怎。麼。事。兒。做。不。到。所。以。田。地。房。屋。却。被。鄰。家。串。通。了。自。己。家。裏。的。惡。僕。典。的。典。賣。的。賣。押。的。押。送。的。送。差。不。多。各。處。都。有。了。主。顧。了。實。在。沒。有。法。子。向。放。印。子。錢。的。老。西。去。借。債。光。陰。迅。疾。日。月。跳。丸。那。羅。載。田。也。漸。漸。長。大。起。來。了。瞧。着。他。嗣。母。所。作。所。爲。心。中。却。大。大。不。以。爲。然。但。是。也。沒。有。法。子。因。爲。家。中。一。切。事。情。都。在。他。嗣。母。手。中。死。也。不。肯。放。鬆。他。在。母。親。面。前。也。萬。不。敢。時。一。個。字。兒。要。是。你。敢。說。什。麼。老。太。婆。兩。眼。一。睜。早。嚇。得。他。屁。滾。尿。流。且。說。羅。家。當。時。請。了。一。位。西。席。先。生。姓。龔。喚。做。龔。雲。甫。

排行第六。大家都喚做龔六先生。這龔六先生單教那羅載田一人。有一天載田到學堂裏念書。却哭起來了。龔六先生問他做什麼。你要爲書背不出。慢慢兒的熟讀幾遍。就背得出了。何苦急得要哭出來。載田搖頭說不是。龔六先生道不是這個。却是爲着什麼呢。那載田只是不肯說。龔六先生左猜也不是。右猜也不是。到後來便道。我知道了。別是今天又被母親撲了不成。載田聽得這話。益發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噎得回不過氣兒來。龔六先生道。論理呢。小孩子不好打幾下。也是應該的。但是兒子大了。究竟他也沒有大差處。而且是羅姓一家之主。何苦如此的凌辱他呢。便攙着羅載田的手問他。打在那裏。羅載田用手護着腮兒。龔六先生道。打在臉兒上嗎。拉去他護着腮兒的手。只見角邊還有血跡。龔六先生教他張開嘴來。一瞧。却見打去了一個牙齒。龔六先生見了。不覺歎一口氣道。哥兒。你要是不嗣。到這裏來也罷了。恐怕在你這位老太太手裏。一輩子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咧。那時龔六先生又問他究竟爲着何事。又被你母親痛打。載田道也爲着李小蓮兒。這小狗頭。他專在外面仗勢欺人。人家買囑了他什麼事。做不到。又引了許多狐羣狗黨進來。他拍上了老太太。那裏有咱們在眼睛裏。又時常譏三唆四。搬弄是非。前天又不知向老太太說了什麼話。今天便叫上去罵了一頓。我知道是李小蓮兒調唆的。只說得一聲。那李小蓮兒是個奴才。老太太不可全信他的話。就喫了一個巴掌。老太太就說我的人總是不好的。你想想你處這個地位。是誰的力量。如今鬚毛豐滿。你想高飛遠舉了。現在我這裏的人都是你眼中之釘。你見了討厭得很。明天你不妨攆我出去。我帶了李小

蓮兒也能過活。讓你一個人稱心滿意。好不好呢？先生，你想老太太如此說法，教我如何當得起呢？龔六先生嘆了口氣道：「本來你們家中的事情也鬧得太不像樣子了。我也算羅家一個老人，本該也想到老太太說說哥兒年紀也漸次長大了，待耐了一房媳婦，後老太太也覺得太辛苦，應該休息休息了。樂得聽聽戲，散散心，享那老來之福，何苦的還操這個心呢？只是我一個人說這話，却有些不便，須得約齊這裏幾位老朋友，大家一齊上前去說，纔有功效。哥兒你如今且忍耐幾個月，將來還仗着你支持這一家人家，明天找個牙醫，先把牙齒鑲好，這倒要緊咧。」

龔六先生那天從羅家出來，不覺咳嗽聲，氣悶悶不樂。他有位得意門生，姓文的，喚做文必定。這文必定自以爲才子，最喜歡吟詩作賦，瀟灑風流。他聽得雙珠鳳彈詞中有一位洛陽才子，又必正與霍定金兩人私下傳情，他發起癢來，取了名文必定，也是崇拜古人之意。他還和一個羅家的僕人名喚梁海的老婆勾搭上了，自以爲才子佳人在那裏，扭捏，暫且不題。單說文必定那天來見龔六先生，瞧他愁眉不展，拈着幾根白鬚，只是出神。文必定道：「老師，今天爲着何事，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龔六先生便把戰田被打之事說了一遍，又道：「我總算他家一個老人了，世代喫着羅家的飯，瞧他這個光景，怕的羅家氣數將盡了，文必定道：「不差，門生有個女學生，聽說要和戰田結婚，又怕他們的勢力不能不允。他又害怕這老婆子利害，正在爲難的當兒，近來又聽得他們家裏鬧得不成樣子了。龔六先生道：「可不是嗎？總之這羅家斷送在那婦人之手的了。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我纔知道一個人到了怨毒之

餘發了。那種惡誓將來一定是應驗的。文必定道：老師何出此言？龔六先生道：你可知道？此刻在羅家當權的這位老婆子，他娘家姓什麼？文必定道：不是姓龔嗎？龔六先生道：原是姓龔，這裏却有一段故事。兒在內當日，羅家奪那華老頭兒的產業之時，姓龔的也曾出過力的。你知道不知道？文必定道：這事門生不知道。龔六先生道：後來不知道犯了他什麼忌，被羅家將他滿門害死。那姓龔的臨死之時，咬牙切齒說道：吾葉家遭此下場，和姓羅的是個萬世的讎敵。將來男子不能報仇，便是女孩兒家也報了這殺身之恨，瞧他能安享這富貴不能這一句話。當時說了，大家都不放在心上，但是羅家聽了，却有些寒心，所以從老祖起，吩咐後代子孫不許再討葉姓的女兒做妻子。直到那龔田的嗣父羅文宗手裏，那葉家有個子孫在廣東營運資本，折閱把個女兒賣進羅府。這女兒名喚葉翠兒，就是現在這位老太太了。那葉翠兒自小便聰明伶俐，賣進了羅府，也沒有什麼大出縣。那羅家當時還在全盛時代，府中丫環甚多，就派他在藏書間管書。因他也識得幾個字，而且是個閑職，也是他交着這一步貴人運，也是羅家合該招這一個攪家精，也是葉氏的祖宗鬼使神差要報這一個仇。暗暗地送他到這裏來。有一天，那羅文宗偶然到藏書間來，這時光是個六月，天氣藏書間就在花園之中，四面都種着芭蕉，涼森森地好似到了綠陰深處了，不覺信步走了進去。那葉翠兒本來承值這藏書間的，因想今天難得主人到此，真是千古難逢之事，便百般的承迎。羅文宗見這葉翠兒瓜子臉兒，長挑的身材，一雙眼睛，睛渾如半剪秋水，又瞧身上所穿的衣服，不覺神魂飄蕩。你道他穿了什麼衣服？外面穿着一

件西湖色芙蓉蟬翼紗裏面却不穿襯衣玉肌掩映胸前又繫着個銀紅抱肚宛似柳陰之中露出那一抹紅牆黃金細縷環着雪白的粉頸一雙天然足穿着疊雲涼紗高底旗鞋綽約生姿媚態獨絕羅文宗瞧得出了神他回眸一笑把手掩着櫻唇道主子不認得嗎羅文宗道其實沒有見過却不想這藏書間倒有好人這可應着古人一句話書中自有顏如玉了那葉翠兒道主子上在房我們如何伺候得到況且這裏主子也不常來自然認不得了說話的當兒眼波斜拋把個羅文宗引得神魂飄蕩靠着主子的勢兒一把拉來到書架背後學那唐宮祕戲的故事兒誰知就這春風一度便留下了孽根珠胎暗結腹漸膨脹起來那羅文宗本來沒有兒子也是葉翠兒應在羅家當權知道他有了身孕便把他擡舉起來及至分娩以後倒是個男孩子取名載城這時羅府中大家一查却查出翠兒姓葉來了不是以前老祖吩咐說不許子孫討姓葉的做妻房的嗎因此大家紛紛議論就說這葉翠兒是個不祥之物都勸羅文宗不要他羅文宗一時不得主意要是收他罷將來他兒子當家他自然是個母親要是不收他罷覺得心中又有些捨不得因此猶豫不決但葉翠兒自從生了兒子以後這府上一班無耻的奴婢知道他將來當權都來拍他的馬屁文必定道門生想羅家的族中人也不少既然他們老祖傳下這個遺訓不許討葉家的女兒做老婆就沒有人和羅文宗切實勸戒嗎龔六先生道老弟有所不知從古色能迷人到了那時凡百危險的事情都忘懷了不比我們年紀大的人教做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了當時也很少有人勸他無奈羅文宗迷戀不悟那時羅家有個近

房名喚羅成肅。這位羅成肅便一力勸他祖宗的遺囑不可違背。何必這不祥之物呢。羅文素道：他已生了個孩子了。怎麼可以休棄他呢。羅成肅道：這有什麼要緊去其母而留其子。我們從前老三房也有這故事兒。這教做當斷不斷必受其亂。自古以來多少大事都是委決不下。誤了事的。所以要打定主意。纔是羅文宗聽了微微點頭。似有醒悟之意。誰知葉翠兒自從生了個兒子以後。早已野心勃勃。文宗也爲他生下個兒子。又因爲他善於獻媚。每每多賞賜他些首飾銀錢之類。他情願都變賣了。結交這府中上下人等。那奴才們眼孔子淺。瞧他這樣手頭闊綽。待人寬厚。自然合府的人都被他用了。他還有幾個心腹奴才一個姓安的。喚做安童。最是乖巧。葉翠兒就買囑他不時伺察主子的舉動。常來報告他。聽他便和安童商量對付之法。所以府中大小事情他都留意。那天羅成肅和文宗的一席話。自有耳報神告訴葉翠兒知道的。了葉翠兒聽得羅成肅的一番說話。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說羅成肅這混帳東西。我和他往日無仇。來日無怨。他爲甚的和我過不去。我要怕他時也不姓葉了。早晚間教你撞在老娘手裏。要你的好看。那天羅文宗又到葉翠兒那裏。只見他怏怏不樂。羅文宗勾住他的粉頸。說我的乖乖。你今天爲甚的不高興。你可說與我知道。葉翠兒低着頭。只是不語。文宗道：這又奇了。可是奴僕們有什麼得罪你之處。你告訴我。我自有的處置。葉翠兒搖搖頭。說蒙大爺擡舉我。我也一向和他們和氣。他們也沒有什麼瞧不起我。文宗道：這却爲何呢。難道你住的屋子不舒服嗎。葉翠兒道：這還有什麼說的。我是個奴才。現在靠了大爺的福。生下個小孩子。我在這裏已

覺得享用逾分了。文宗道：然則你到底爲着什麼？往日間進你的房，你終是懽懽喜喜的；今天爲甚的愁眉不展？你到底爲着什麼事？葉翠兒道：大爺既逼着我說，我就說了罷。今天我一個人坐在燈下，細想想，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女孩子，老子娘把我賣進府中，總不想有這一天。就算我識幾個字，派在藏書間管管書，將來至多由府中指配一個小子，再不然府中恩典發還自己，爺娘另行擇配罷了。萬不料這天大爺忽然進來，寵幸了婢子，想奴是個低三下四之人，既蒙大爺見愛，何敢堅拒？從此以後，我便算是大爺的人了。那時羅文宗便把他擁在懷中，說這些已往之事，嘮嘮叨叨的，還去說他則甚。葉翠兒道：有了已往之事，便教人不能不想起後來之事。我也萬不想就這麼一回子，竟得了胎生下來，又是個男孩子，靠着祖宗的福，總算羅門有後了。我從此更死心塌地的撫養小孩子長大成人，也不枉大爺寵幸我一場。但是却遭了人家的忌，第一這羅氏的近房份中，自然是不願意他們都是赤眉白眼的，望着但願長房沒有子嗣，他們可以來奪這一分家產。不想大爺現在已經有了個兒子，怎麼不大家失望？這一口毒氣都呵在奴身上，要是大娘娘生了個公子，他們還不敢怎麼樣。偏偏又是我生下這小孩子，大爺是知道的，我一向生性懦弱，怎麼鬪得過他們？保不定他們在大爺面前調三弄四，搬動是非，專說奴的壞話，挑奴的差處。大爺一時心裏活動了，或者永不進我的房，甚或把我擡出府中，到那時教我怎麼好？難道還拋頭露面去投奔他人嗎？不但對不住自己，也難對大爺。不但對不住大爺，也難對自己的兒子呢。到此時候，惟有一死而已。我死不足惜，只是辜負了主人一片寵愛之

心又生生的把我母子分離。我瞧着這雪白粉膩的小孩子，心中如何捨得他們的意思，驅逐了他母親漸漸的治那兒子了。那時我還能保護我的兒子嗎？自然都在他們掌握中了。我想到那裏心中安不能不難過呢。羅文宗聽他說得可憐兒的早已心軟了一半，又想起了羅成肅話的雖然祖宗留下遺訓不許討那姓葉的做妻房，然而他又不是正妻有什麼要緊。那時羅文宗便道：你放心有我咧，他們敢奈何你不成。葉翠兒那時方纔轉悲爲喜，誰知不到幾天忽然又起一個大風波來了。文必定道：這婦人倒很有心計。他這一番話教羅文宗聽了不由人，不心軟後來却怎麼樣。又有什麼大風波呢。龔六先生道：那時羅家的人宛似做了關門皇帝，七石缸門裏大他們一些兒不知外事。他把華家的窮親戚們都欺慣了，也想欺起別人來。可知人家瞧你這個光景，正要尋着你咧。有一天和西村裏鬧翻了爲了什麼鴉片烟的事，誰知西村裏的人十分強橫，他不由分說便打進來了。羅文宗可沒有防備，着一時不及抵禦，只得帶着家眷人等到他老家裏木蘭村暫避。這裏西村人進來打了一個落花流水，臨到末了還在他後園放了一把火。那羅文宗在木蘭村住着不敢回來。這時葉翠兒的權柄漸漸的大了，便是文宗想起了祖宗的遺訓也捏着一把汗，却總是捨不得他。那羅成肅算是羅家一個有權力的人，他那天約了羅文宗到一個極高的觀音閣上，只說是望遠，又怕葉翠兒羽翼多被他們聽得什麼機密，把梯子拔了去，兩人商量了有兩點多鐘纔下來了。誰知已有人報告葉翠兒知道。這時葉翠兒羽翼已成，可是不容易鏟除的了。况且加着羅文宗的爲人又是猶豫不決，只消葉翠兒

三言兩語早已驅出羅文宗的話兒來了。知道又是羅成肅在那裏作梗。因想這個東西不除掉他終究不得太平。教他放心罷。早晚在老娘手裏送你一個去處。也沒得幾天。羅文宗就在木蘭村病了。因爲自從到了木蘭村後。葉翠兒越覺專權弄事。他靠着識得幾個字。各處的報告書信都由他自作主張。因此羅文宗心中也覺得不自在。他在病中呼喚葉翠兒都不在旁邊。却和安童鬼鬼祟祟的商量什麼事。文宗見了大怒。因此這病也加重了。幾分心中想起了羅成肅的話。却是不差祖宗的遺訓。到底不可違背。留他在這裏。終是一個禍胎。憑根不如趁我還能硬朗的時候。下一個命令將他驅逐出府。倒是個一勞永逸的事。那時便命人去請成肅進來。誰知葉翠兒早已防備到這一着。把中門隔斷了。外面和裏面久已不通音問。只有他安排着心腹各處放謠言。道是羅成肅不懷好意。他想謀佔這一份家產。所以放他進去不得。又向着文宗只說是羅成肅今天不在家。又說是他昨天沒有回來。一天一天的搪塞。可憐羅文宗病已深入膏肓。性命就在呼吸之間。那時葉翠兒正忙得不得開交。那裏還有功夫進文宗的房。只有他那正妻安氏陪着他。一盞孤燈照着那病人十分淒涼。羅文宗那時知道自己的病是八九分無望的了。睜開眼來。却只有安氏在側。葉翠兒早已不知去向。他不覺歎了一口氣。道：我悔不聽成肅之言。那時伸出一隻巍巍顫顫的瘦腕來。攙住安氏的手。說道：那葉翠兒不是好人。我到這時候纔知道了。將來羅家怕要傾覆在他手裏。你能除去他。最妙。說到那裏。又搖了一搖頭。道：你可不是他的對手。我也管不得這許多了。只見顏色漸漸變了。兩脚一挺。兩眼一翻。嗚呼哀

哉了。等得羅文宗一咽氣，全是葉翠兒的世界。他登時提兵調將，那有安氏在眼裏。他內外都已勾通。第一就要弄去那深恨宿仇的羅成肅，便和安童等商量定了。只說羅成肅要謀害他母子，兩人奪佔家產。當時他們房份中什麼七爺八爺，這一班飯桶都迎合了他一來呢。妒忌羅成肅當權二來呢。都想葉翠兒的好處，因想兒子是他養的，終究是他的勢力大，便把羅成肅告到當官，說他謀產害命，送了他的性命。到如今人家只知道羅成肅真個是壞人。咧文必定道：可不是嗎？沒有老師這一番話門生也。只當羅成肅是個壞人，就是逢着羅家的人，他們也如此說。啊龔六先生道：其實羅成肅倒還不算是個壞人。他對於羅家狠有忠心，再則他却能禮賢下士。他自已筆底下却不怎麼樣，却最喜歡讀書人。現在住居湘奇街的王老頭子王秋人說起了他，還常常長吁短歎咧。

文必定道：原來如此。有這一段歷史在內，但是葉家臨死發誓說：男子不能報仇，女人也能雪恨。到底是個渺茫之談。老師可不應迷信這種事。龔六先生搖手道：不是這般說。你瞧如今他所幹的事，那一件教人瞧得上眼兒。向來羅氏的遺訓，所有家中財產不許族中人管理，甯可到外面去請人。他如今只要老婆子歡喜，大家都朋分了。從前祖宗吩咐奴才不許管事，如今老婆子明裏的錢還不穀，却串通了這些奴才們到外面去弄錢去。那輩奴才們知道什麼，便專在外面敲竹槓，訛詐人家一個李小蓮兒，寵得這個模樣。此刻華老頭子的一輩族中都在那裏摩拳擦掌，我瞧不到幾年依舊要奉還華家。咧文必定道：門生還聽得一句話，此刻羅載田不是要對親了嗎？從前學生在一家姓朱的人家處

了。一個館教他兩位女學生。一個喚做瑾兒。一個喚做珍兒。那瑾兒生得倒狠標緻。羅載田也願意和珍兒對親。那老婆子却在那裏從中作梗。一定要把他娘家的姪女許與羅載田。羅載田雖然不要。却是無可如何。拗不過他。像剛纔老師所說的一個葉氏。已經鬧得這樣天翻地覆。怎禁得還有兩個葉氏呢。龔六先生笑道。只怕不到第二個葉氏弄權。咧現在只就所欠的債而論。已不得開交。人家說得好。債多不愁。蠱多不癢。那老太婆橫了心。他想了沒有幾年。活的了閉了眼睛。一切都不管。咧文必定道。依老師的眼光。瞧來這些債。將來如何了。結龔六先生搔着頭道。是個不了之局呢。你想老西兒的錢借得的嗎。這一種專放印子錢的人。何等兇。你這錢借到手的時候。已經七折八扣。他利息又重。又要抵押。這幾年來。羅家所有田房屋產。也大半做了抵押品了。我怕將來所有可以當得一注進款的。都要抵押與他。那時外面所開的鋪子。也倒了。所收的現款。也斷了。破產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如今大家存了個什麼心。橫豎這份家產。本來是華家子孫的。儻來之物。不甚愛惜之。錢樂得大家受用。老婆子已經存了這個心。羅載田他是不能管什麼。其餘帳房人等。總管奴才。大家括一個是一個。有錢都向自己荷包裏。袋你想一家的進款。有限他們的慾壑。無窮。一年年的債臺高築。橫豎都把家產抵押也不干他們之事。誰是捧着個長生飯碗呢。所以要望羅家的人了。清這債務。是萬萬沒有的事。或者盼望華家的子孫。出一個克家之子。纔有這一線希望呢。文必定道。就現在的光景。瞧來華家子孫可有這個能力。沒有龔六先生道。要講華家子孫。可也不能算是沒有出息的人。不過失於教育。

應開幾個家族學堂教導他們。再者要講他們原有的田房屋產，也不算少。雖然田地有幾處荒蕪，然而都是膏腴沃壤，不過被他遭塌了。到這般田地罷了，其實地力還沒有盡咧。至於外面所開的店鋪，却也不少。只可惜經理不得其人，因此所賺的錢都歸中飽了。他們有幾家錢莊，那富手的都昧着良心，外面濫放帳，濫出空頭支票，現錢都被他藏了去。到那時錢莊倒帳，由東家出錢贖身，他却腰包裏滿滿的了。現在能大家整頓，放出良心來做那一個店鋪，不可以賺錢，但是要望這羅家一班人，可是無望的了。別說老婆子橫了心，是個鐘漏待盡之年，便是他們的一班夥計，也都是暮氣已深，沒有生氣的了。文必定道：不知這位羅職田羅世兄如何一向受老師的教導，一定是個開通人物。龔六先生道：這小子倒還明白，他也不以他母親所作所爲爲然，只是他獨立無援，家中所有的權柄，一些兒捏不到手。所以如今第一着就要勸那老太太，把所有家事交下來。他這樣一把年紀也樂得享享福了。何苦的還管這個事。依我說，要是羅職田當了家用，幾個年少氣盛的夥計，如今華家子孫天天要懇恢復他的產業，早晚間終是一個結倒不如租他們講明了，所有家事大家管理，咱們行一個立憲制度。雖然是華羅兩族，只要大家和氣，氣也就可以過去了。第一把老西兒的債還清了，不受人家的節制。第二把所有抵押的田產都贖還了，纔可以再想法子整頓。我前天有位門生姓唐的，從廣東來，他也如此主張。所以我想約着幾位老朋友碰他一碰，文必定道：老師這話果然不差。但是他們此刻把持得好利害，你弄得好便好，弄得不好他們的毒氣都呵在你身上。不但是辭你的館，請你回

家去吃老飯。還念有性命之憂呢。龔六先生道：這也沒法，只好把老命租他拼一拼。咧過了幾天，果然龔六先生約了幾個老朋友進去，和羅老太說。羅老太一來，瞧他們是個老人，確是他們應該說的話。二來，呢兒子果然也長大成人了。從前總說他兒子小，不諳世事，所以代他掌理家事的，又說等他年紀大一些，兒我也好歇息歇息了。到了如今，兒子長大，反而不提起了。也未免說不過去。三則如今家裏頭的事情，弄得稀糟，樂得推在他們身上。日後再思收回之法，所以這幾個老人說了他便一口應承。說便是你們不說，我也想到了。我近幾年身體也不大好，正待休息休息，怕的這位小爺沒有歷練過一切的世情，都沒有明白。現在好得有諸位都是老成，頑望時的幫扶，他提調他，我也可以放心得下了。說着，又很很的瞧了龔六先生一眼，暗暗的罵道：都是你這老不死的，從中調唆，弄出這事兒。你要做羅成肅的榜樣嗎？早晚間看老娘整治你。當時大家退下去，都說小主人當權，羅太太不管事，羅家有望了。

那羅老太身邊的人都着了驚慌，他們一向都靠着老太太的勢頭在外面胡撞。如今知道小主人當權，知道這飯碗兒有些保不住了。當時府中一向把持的一班人都來環求羅老太，說是咱們一向靠着老太太提拔，到如今內外都身手相應，指臂相助。現在老太太却把家事交下去，教少爺當權了。那少爺是年紀輕歡喜做事，定然要換一班新進，還要我們這一班老頭子背晦的人嗎？總要求老太太垂憐，賞我們一碗飯喫。羅老太鼻子裏嗤的笑了一聲，道：他們要幹讓他們幹去，瞧他幹出什麼好齣。

兒來我瞧不到幾個月便要跌翻下來呢。你們大家都耐着罷。那時衆人都退出去。知道老太太心中也不以爲然。便安排構陷之法。一面李小蓮兒伏侍老太太歸房去。便道老太太這件事到底是個失策。你想這位小爺給他當得權嗎。他一定把你老人家所做的事全行推翻。你老人家所用也人一概不留。便是奴才們以後也不能給老太太當差。撞在這位小爺手裏。我們還有命嗎。况且他本來恨極我的。只怕第一個就把奴才開刀。至少也要攙出府中。奴才去了不打緊。只可憐老太太沒有知心着意的人了。羅老太道。蓮兒你放心罷。他那裏幹得了我。教他試試。過了幾天。我自處置他們。總說我把持了。不肯交下那龔老頭子。更不是個好東西。我索性放一個手段出來。做個一勞永逸之計。堵住他們的口。從此以後我們可以永遠安享了。要不然耳根總不得清淨。你瞧着罷。我自法子咧。可憐那羅載田雖然長了這麼大年紀。一向被他那嗣母壓住。也沒有出個頭。近來雖然新結了婚。却又不是那心愛的朱珍兒。被這老太太硬作主張。把姪女兒對了他這位姑娘。閨名喚做弄玉。那位置弄玉小姐人還幽嫺。論起容貌來。却不及朱珍兒。現在老太太一定要把自己姪女做正房。朱珍兒做了一個偏房。小爺心裏便不高興。鬱鬱不樂了好久。難得今天忽然似皇恩大赦一般。老太太把家事交下來了。那裏有不興高采烈之理。他平日之間。早瞧他嗣母所作。所爲心中不以爲然。如今想把家事整頓起來。可知道合該羅家運命要絕。自然顯風作浪。生出事來。他們家裏老太太的一黨人。週圍把持你。那裏動得分毫。這時龔六先生察訪得幾個有才情肯做事的都薦了進來。第一個便是廣

東相好姓唐的喚做唐常肅。這人門下徒弟極多大徒弟梁澄空最有本事。他們這一班人進去了就幫着羅載田改良家事。第一這羅華兩家的子弟都是終日遊蕩須得多開學堂教他們進去念書。第二所有各種家產都要清理過吞沒的都交出來不能再像以前這樣悖悖懂懂這種舞弊營私的夥計一概都要辭掉他的生意就這一個風聲傳出來便起了一個大恐慌。老太太一黨的人人膽戰。個個心驚。那時候羅家有個奴才姓江排行第二大家都喚他江二。這人可是一個混帳東西。他是個當三小子出身。那裏識得幾個字。至今羅老太非常寵用他。常常和人家說江二這廝人倒還老實肯出心出力做事。其實這人貌爲誠實心中狡點非常。有一天江二和人家大鬧幾乎要揮拳起來。恰巧龔六先生走過便問爲着什麼事相爭起來了。江二便氣吁吁的告訴龔六先生道。這廝寫着東西罵我龔六先生。道他罵你什麼。江二道他罵我剛復自用。龔六先生道什麼喚做剛復自用。轉了一個念頭纔想到了。不覺呵呵大笑道。你可是瞧差了一點兒。識了別字了。這一笑倒把個江二臊得滿面通紅。便道我也不管他。總之這剛復兩字可不是好字眼兒。從此以後人人都不叫他。江二只叫他剛復。看官們原來罵他的是罵他剛復自用。他不識這個復字就念做剛復。這是他不讀書之故。無端却被龔六先生呵呵一笑。因此羅家上上下下都趕着他。叫剛復當做一件笑話兒。誰知這一笑中便惹下禍來。江二因此便把個龔六先生恨如切齒。爲的他在衆人之前表揚了他。識別字以後凡遇着龔六先生的事便極力反對。當初郭子儀見盧杞屏退姬妾怕的婦人家見了盧杞的青面孔要笑出來。

對於這等小人。可是要謹慎。呢。此刻江二懷恨在心。便不時向羅老太前說。龔六先生的壞話。說這龔老頭子把小爺教得壞透了。人家做師傅的。只有教他孝順你老人家。他却沒的教他。反對你老人家。離間人家的母子。這老東西實可惡。經不得他幾次在旁把小扇子煽着。自然把老太太的火煽上來。了。有時見了羅載田就沒有好臉色。那一天帳房裏查出一個弊端來。依着羅載田的意思。却是重辦的。爲的他們上上下下作弊慣了的。借此可以懲一儆百。誰知他們依舊用出那老手段來。第一個就是江二領了頭來見羅載田。羅載田道。公事公辦。何勞諸位來說。情要是永遠不辦。大家都作起弊來。這如何使得。呢。江二道。打狗要看主人面。無論怎麼樣。總是老太太所用的人。現在小主人一朝當權。就把老太太所用的人都擡了。教人家聽了。說閒話。羅載田道。你這話好沒分曉。要是他們好兒辦事沒有營私舞弊的情形。自然老太太的人還是辦他的事。如今查出弊端來了。該有個賞罰。難道老太太教他作弊的嗎。咱們用人。不管是舊人。新人。賞罰終是要一樣的。江二道。不是奴才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小爺做事也要顧一個前後。如今人家都說小主人專信了一班新來的兄弟們。把老太太所做的一齊要推翻。可是存不得這個心呢。羅載田不聽則已。聽了大怒。正在寫字。便把一個硯台丟下去。濺了江二一身的墨跡。羅載田本來深恨江二。知道他不是個好人。如今聽他這番話。分明是挺撞罷了。因此氣極。把這硯台丟了下去。幸虧沒有丟着他腦袋。只濺了一身墨水。江二雖不敢回手。却是憤恨已極。從此一面在外面播散謠言。無中生有的妄造黑白。一面天天去擠着老太太說。

再要讓小爺這樣胡鬧。我們大家都站不住。只好一闕而散了。有一天前村有個教士知道羅家現在相信西法了。便到羅家去拜望。乘便勸他辦一個學堂。羅載田照例應接。又去回拜了一次。從此以後江二便放出謠言。說是羅載田要喫耶穌教了。把他屋子要改造教堂。了一回兒。又說羅載田要剪辮子。他自己剪了辮子。便要強迫着合家大小都剪辮子。從此中國人都變了外國種了。一回兒。又說現在第一件事要禁鴉片烟。偷然府裏頭有喫鴉片烟的。須用洋槍活打死。這一個謠言傳出。去越加逼得緊了。原來合府中喫鴉片烟的人。倒有大半。這個風聲傳出去。那不教人驚惶。連羅老太太有時借。着發肝氣。爲名也要吸兩口大烟。如今可不要斷了。糧台嗎。當時羅老太太一黨的人。早已在那裏密謀。定計可憐羅載田同一輩親信。還沒有知道。以爲老太太不管從此可以放手做事。今天商量什麼明天商量什麼。那屠常肅和他大徒弟梁澄空朝獻一計。暮獻一策。正在得意之日。不知道八月十三的那一天。忽然有大風波起來了。

原來羅載田當權。僅有幾個月。只有新進來的幾個小夥計。小弟兄。其餘都還是老太太所用的人。見他有振作之意。就十分忌他。又怕打落了他們的飯碗。心裏頭本來跳個不止。如今老太太出來勾結他們。這一班沒良心的人。那有不陰相聯合之理。原來羅老太太有個娘家的姪子。喚做葉榮貴。這榮貴在羅家可算得勢力豪大。由他向各處接洽。只說老太太來是。不管的了。但是如今越鬧越不像樣子。第一要教。咱們全家都進耶穌教。你們大家願意的。便隨他開去。咱們却是實在不願意。其次又要剪

辦子。這辦子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如何可以剪得將來。爺娘死了。要留着戴孝的。其次又要禁鴉片烟。這鴉片烟。雖然不是好東西。但是有許多老年人。喫了幾十年的。如何可以戒得。這是明明要送我們到來的。一條路上去罷了。而况還要。有槍斃的命令呢。因此我們求了老太太。仍舊出來管事。我們還有飯喫。到那時。大家都要出些力呢。可恨那。一班沒良心的人。只知道自己的飯碗。那顧別人大局到了。那一天。老太太忽然開了大廳。吩咐上上下下。內外。合府。多少的人。聚集一處。他說現在你們小主人。不圖上進。結交了一班壞人。用在家裏鬧得。七顛八倒。第一個就是那唐常肅。終日引誘他。闖禍。又離間我們母子。逼到這個地位。我却是不能不出來了。那時大家都同聲鬨然的說道。還是老太太出來支持了罷。不然我們都要成鬼子了。這時羅老太便和他。一班心腹。計議定了。就宣布唐常肅有三大罪。你道什麼。三大罪。第一樁。說羅載田有病的時候。他進了一種藥。這藥是用極污穢的東西合成的。聽說還有婦人的經水在裏面咧。第二樁。說他和羅載田商量了。要把老太太的屋子圍起來。逼着出去。不許在這屋子裏住。第三樁。就說他引誘小主人。做出種種不端的事來。看官們要知道以前在專制時代。那種大戶人家。打死幾個家裏人。不算什麼事。此刻依着羅家一班人的意見。恨不得把這新來的小弟兄。一個個活活打死。幸虧這裏議事。早有人告訴唐常肅和梁澄空。立刻逃出去。只苦了一個姓談的。還有兩個姓楊的。姓林的。遭了他們毒手。從此把羅載田拘禁在一個水亭子裏。這水亭子四面都是水。不用船隻。是不能進去的。并且常派了人去監察他。有一點兒小事。便去告訴。

老太太真個比那囚人還苦。他有個兄弟喚做羅載禮。見了他兩人也。只有垂淚不能說半句話兒。不說羅載田拘禁在水亭子裏。且說這時候又是老太太當權了一班狐羣狗黨。依然得勢。把這幾個月羅載田所做的事。全行推翻。那時候羅家的腐敗。可算到了極點了。所有田房產業。和人家鄰近的。都被人家佔去。老西兒的債越發逼得緊了。可憐那時候羅家的人。只知道同室操戈。家庭之間分了黨。派你要甘心。我要甘心。你至於外面。應當防禦的事情。却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大家都不管。因此外面的。人一步逼緊一步。他們只管借債。只管敷衍華家的親族。瞧了心中實在難過。因想我們華家。偌大的產業。都被他揮霍。浪用已盡。便是我們能懣懣復到那時。所有家產一概化為烏有。了。教咱們怎麼可以立足呢。况且又拉下許多債來。這空子越拉越大。將來我們縱使恢復舊業。也須承認這個債。務可不又是我們的晦氣嗎。想到這裏。大家說動手罷。愈早愈妙。趁着他們此刻顛頭倒倒的時候。我們預備起來。却是正好。這時華家親族漸漸有活動之機。那羅家却那裏防備着。羅載田既被拘禁。龔六先生的老性命也幾乎不保。幸虧他到底還是老人。而且算是一個西席先生。經幾位老朋友說了。借放他歸去。攆出府中。雖然做了個失館先生。却已算是大徹倖了。原來這位龔六先生是常熟人。回劉家中去享那老來之福。寫字讀讀書。有時同幾個老和尚去談談禪理。這書中交代不提。且說這時候羅家那一班人。經了這個風潮。知道和小主人做了怨家。他們原只靠一個老太太。但是老太太是風燭殘年。一旦有什麼三長兩短。依然小主人富權。咱們總逃不出他們手掌之中。總要想個法子。

纔可一勞永逸呢。

當時就有人想出箇主意來說是本來載田也是別房份中嗣過來他既然如此行爲咱們可以另外嗣一個有何妨礙現在載奇有個兒子很大了咱們就和老太太商量把載奇的兒子嗣過來只說載田多病又沒有子息趁着老太太還硬朗的時候把載奇的兒子嗣過來要是外面沒有人說什麼就慢慢兒的把載田廢了豈不是個長久之策嗎當時他們便把這意思託李小蓮兒和老太太說李小蓮兒道這事重大得很要是弄得不好咱們喫他一輩子的苦頭再說老太太春秋已高了將來諸位跑得了我可跑不了呢他們見李小蓮兒不肯又百般的攛掇他說小主人本來也恨極你了你何妨試他一試且探探老太太的口氣如何要是有點兒意思咱們就辦不然也可以休起這條念頭咧李小蓮兒便答應道瞧機會罷有一天老太太忽然高興起來了說咱們到外面去找一個照相的來大家照一個相罷老太太說要照相大家巴不得便到外面去請了一個照相的人進來大家照了幾個全身幾個半身坐的立的合府中人却也照得不少老太太說我們總要照一個別緻點兒的纔好好的說道老太太照一個古裝罷老太太道年紀輕一點兒的照個古裝還好像我們年老的人照出一個老婆子來有什麼意思况且我穿這種衣服也失了我家的體統咧有人道現在西裝盛行老太太倒不如照一個西裝罷老太太道我前年不是會照一個西裝的照相嗎後來給外國人瞧見了說是所穿的衣服全然不對倒惹了他們一場笑話况且如今又沒有新做什麼西服咧左也不好右也不

好。後來還是李小蓮兒獻了一計說我們把老太太裝扮一個觀世音菩薩請奶奶和兩位姨奶奶扮做龍女模樣奴才便扮了一個韋陀尊者陪們後園子的池子裏有幾隻游船把他點點起來做了一隻蓮船老太太坐在船艙中合掌盤膝裝做大士模樣奶奶和姨奶奶侍立兩傍奴才便立在船頭上照這個樣子拍了一張照豈不有趣豈不別緻老太太聽了果然道好那時便裝扮起來羅載田的夫人葉弄玉他總是依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教他怎麼麼朱珍兒朱瑾兒雖然心中不願被老太太強迫了也無可如何且說那天果然照了一張大士慈航圖停了幾天照相館裏就把這照片晒好送了來老太太給李小蓮兒瞧道蓮兒你瞧這照片兒像不像李小蓮兒道像極了但是老太太扮的是什麼觀音這觀音裏頭名目多得很多望海觀音白衣觀音魚籃觀音送子觀音種種名目老太太扮個送子觀音倒好現在老太太也很盼望抱孫兒了老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只怕沒有這希望了李小蓮兒道小爺年紀還輕怎麼說這話老太太道你不知道嗎他身體一向是不好的而且還有個暗毛病他和老婆兩口子又不和睦怎麼可望得子這個念頭只索休了起來罷李小蓮兒道奴才前天聽得這裏族中幾位爺們在這裏計議他們說小爺果然不能生育時不如早承繼近房一個嗣子趁着你老太太手裏有你老人家主持外面人也不敢說什麼這話呢奴才本來也不敢說想起你老人家也爲着這事担心想請老太太想想這也是一個法子老太太道只怕我們族中也没有那相當的人物李小蓮兒道這話奴才倒也問過來據他們說有一位載奇大爺的兒子名喚普音也有十

一二歲了。如今要嗣了一個年紀大些的人來。不但和老太太不便。就是和現在主子主母都覺有些兒不便。若是太小了。嗎你老人家春秋已高。難道還能撫育他嗎。從前兩個主人已經很辛苦了。況且此刻也爲着小爺身體不大。健旺。纔嗣了這個兒子。年紀太小。就不知道他身體將來如何。如今聽說這普晉官身體却非常壯實。拳頭大。臂膀粗。人人叫他大阿哥。因此大阿哥三字就出了名了。恰好輩份也相合。現在只說和主人立嗣。要是主人有了後嗣。把他退回。去也何嘗不可。不然小爺多病。老太太就作主頂了這一房香火。也誰敢違拗呢。老太太道。容我再問問族中人。他們的意見如何。再作道理。明天老太太就邀着近房幾個族中人。面議這事。兒那族中人也沒有一個肯担肩架的。都說這事一憑老太太作主。我們是沒有說什麼。老太太說。怎麼辦。便怎麼辦。便了。老太太聽得人家沒有反對。便道。不知載奇的兒子相貌如何。品行如何。明天領他到府中。瞧瞧那天一宿無話。却把個載奇喜得手舞足蹈。一夜天也沒有睡覺。和老婆兩個把兒子教導了許多許多的說話。便道。見了老太太該磕頭請安。怎麼怎麼。又道。若老太太問你話時。該怎麼怎麼。回答。又把從頭頂起。直到脚尖。止通身洗了一個乾淨。打扮得齊齊整整。到了明天。就由載奇引領着。送進府中來。先給老太太磕了頭。請了安。站在旁邊。老太太攙着他。手。瞧時。只見頭上戴一頂玄青素緞。韋陀金邊鑲滾的瓜皮京式小帽。上面綴一個猩紅帽結。兒。足有核桃一般大小。帽上還綴了一塊淡紅披霞寶石。身上穿一件紫醬色金菊芙蓉對花的馬褂兒。中襯着蜜色散花的袍子。下穿小京靴兒。雖然十一二歲。却因身體魁梧。

瞧起來。倒有十四五歲的光景。開口來聲音也甚響亮。老太太心中先允許了。一半又加李小蓮兒這一班奴才們從中一擲撥說這位官官體面得很。老太太別再錯了主意。老太太又問長問短問了。一回便道好教他在這裏住着。讓我細細的詳察他。當時便把載奇的兒子留在府中了。却說羅家自從嗣了載奇的兒子以後。便有把羅載田廢去的意思。只是探探在外面幾個老夥計的意見。却不大大贊成。因此未敢動手。再有一班鄉鄰人家也有些代抱不平。說羅載田好好兒的。他們要行這些事。暗們大家可不答應。因此一嚇老太太。就把這事攔下來。

那載奇自從他兒子入府以後。十分高興。方以為轉瞬之間。便可以候補做老太爺了。誰知這事又有阻礙。他最恨的那些鄰里人家。他說這是人家的家事。要他們管。這閑事做甚。因此他便恨得手癢癢地。說是要制伏了一輩鄉鄰。我們纔可以死心塌地做事。便是幾個老夥計也不怕他們從中作梗了。那時就有許多破落戶來奉承。湊趣有的說聚集幾個無賴。把他打出去。有的說啗們放一把火把屋子燒一個乾淨。後來有人薦了一個走江湖買拳頭的名喚神拳曹三。他不但拳頭好。而且還有法術。只消一迸氣。刀斫不入。槍彈不中。其名喚做蝦蟆勁。又會畫符。又會持咒。只要在空裏畫個圈兒。把羽毛扇一扇。道聲火起。便熱騰騰地火起了。把他薦到載奇那裏。載奇見了大喜。便吩咐府中人都稱他爲師父。他帶來的徒弟。便稱爲大師兄。二師兄。那神拳曹三又在載奇面前顯他的本領。便一迸氣。將全身的氣力。迸住。教人把雪白的鋼刀向他身上砍去。只顯了一條白痕。那時載奇非常歡服。且

說神拳曹三自從入了載奇府中便設起壇來供着什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齊天大聖夾七夾八的供了許多神位又引薦了個妖巫進來喚做紅燈女子身上穿着紅衣紅褲腳上套着紅鞋紅襪頭上裹着紅布手中執着一盞紅燈作起法來他說可以把紅燈祭起空中那紅燈女子中的魁首喚做黃蓮老母那黃蓮老母又買着許多女子收作徒弟一時牽牽扯扯都進了載奇府中終日裏弄神搗鬼把個老太太也請出來教他念經拜佛那時候早已鬧得個鄰家雞犬不甯他村裏有個禮拜堂最犯他們的忌便放出許多謠言今天說要來打教堂明天說要來燒教堂當時羅家的幾個有知識的人都知道要闖下大禍便來勸那老太太無奈這時府中一切事情都被載奇江二一班人把持有人去說說反喫了他們的虧誰知不到幾天果然闖下大禍原來西鄰有家人家姓德的一個兒子好端端的被他們打死了那時各鄉鄰都動了公憤聚了許多人要打進他屋子來起初還說有了神拳曹三的拳師保住了可以無妨還有紅燈女子作法誰知到那時一些也無用他的大師兄二師兄一見鄰家打進都伏在地下磕頭求饒道爺爺饒了狗命罷爺爺饒了狗命罷那鄰家長驅直入徑打進上房內室來嚇得老太太和羅載田一輩人出後門逃往西安村去了。

這個當兒羅家可算是喫了一個大虧老太太那時身上只穿一件藍布大褂和以前在藏書間時候和羅文宗相見做那葉翠兒時代可是大不相同回首了那羅載田也穿着一件灰布袍子母子兩人雇了一輛小車後面除了李小蓮兒和一兩個老人之外也沒有什麼人最可歎的那普晉小孩

子。還。是。一。路。上。嬉。皮。涎。笑。當。做。好。玩。的。事。情。兒。把。此。刻。逃。難。的。事。算。作。旅。行。一。般。可。憐。跑。了。一。天。大。家。纔。喝。了。一。碗。小。米。子。粥。吃。了。一。個。饅。饅。那。羅。載。田。一。路。上。只。是。長。吁。短。歎。愁。眉。不。展。看。官。們。你。道。爲。何。原。來。此。刻。倉。皇。出。走。一。家。的。人。都。帶。着。走。他。們。也。都。從。後。面。來。了。只。少。了。個。羅。載。田。最。親。愛。的。朱。珍。兒。原。來。老。太。太。在。一。家。之。中。最。恨。的。就。是。朱。珍。兒。爲。的。是。羅。載。田。十。分。寵。愛。他。說。是。載。田。和。他。姪。女。兒。不。睦。都。是。朱。珍。兒。調。唆。出。來。枕。頭。上。告。了。狀。去。自。然。比。什。麼。還。靈。要。是。沒。有。朱。珍。兒。載。田。何。至。於。和。弄。玉。不。睦。呢。因。此。這。一。番。大。家。出。後。門。逃。走。單。單。朱。珍。兒。不。給。他。一。個。信。兒。及。至。朱。珍。兒。明。天。起。身。梳。洗。聽。得。外。面。廳。上。一。片。喊。打。之。聲。擁。進。了。許。多。人。來。朱。珍。兒。一。打。聽。說。是。因。爲。家。裏。人。鬧。禍。打。死。了。鄰。家。一。個。兒。子。被。他。們。打。進。屋。子。裏。來。了。朱。珍。兒。道。主。子。和。老。太。太。怎。麼。樣。了。呢。說。是。老。太。太。於。昨。夜。三。更。時。分。得。着。信。息。知。道。不。好。連。夜。帶。着。主。人。和。普。晉。大。阿。哥。到。西。安。村。逃。難。去。了。朱。珍。兒。一。想。老。太。太。自。然。和。我。是。個。對。頭。故。意。的。丟。我。在。這。裏。我。家。大。爺。他。一。向。待。我。好。怎。麼。不。教。人。通。個。信。與。我。轉。念。又。想。起。他。是。在。水。亭。子。中。被。人。拘。禁。的。人。倉。倉。皇。皇。的。逃。出。去。也。不。由。他。做。主。了。但。是。他。們。已。去。得。遠。只。我。一。人。在。此。我。年。紀。又。輕。怎。麼。好。拋。頭。露。面。况。且。轉。瞬。之。間。那。鄰。家。就。打。進。來。了。保。不。住。受。了。他。們。的。辱。我。如。何。對。得。起。主。人。正。想。時。只。聽。喊。聲。更。迫。大。呼。道。把。他。家。裏。的。人。一。個。個。都。捉。出。來。朱。珍。兒。聽。了。又。慌。又。急。便。自。後。房。逃。出。去。到。了。後。園。子。裏。却。見。園。門。已。閉。牆。外。喝。打。之。聲。連。天。朱。珍。兒。只。叫。得。苦。不。覺。歎。了。一。口。氣。道。想。這。裏。是。我。的。死。所。了。恰。好。身。傍。有。一。口。井。便。望。西。拜。了。一。拜。道。主。人。我。和。你。只。好。來。世。

相見了。縱身一躍便跳入井中。停一會兒。那鄰家打破園門進來。大家見井邊一雙鞋子向井裏一擲。知道有人投井。連忙打撈起來。早已香銷玉殞。這府中人都認得是珍姨奶奶。便吩咐好好兒買棺盛殮。大家倒也很欽敬他的貞烈。可風直到後來。葉弄玉死了。纔和朱珍兒同葬在梁山莊。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自從羅家被衆鄉隣打進以後。便把他屋子盤據了。四面都派了人看守。他那衆鄉隣裏頭舉出一個頭腦來。這人綽號瓦老爺。現在是他率領了許多人進來。儼然是個元帥。因此人便不喚他瓦老爺。只大家趕着叫他瓦將軍。且說這位瓦老爺也是德家的人。因爲他們打死了德家的兒子。故此舉了他做頭腦。鬚髮和聯軍統領一般。這時羅家的人逃得精光。只賸幾個老僕守門。那裏做得動他們的主。瓦老爺早把他們最好的。一個上房佔據了。但是。一個人覺得淒涼。寡偶那天。便到街坊上去走走。忽然聽得背後鶯聲。應說道。瓦老爺。你到那裏去。瓦老爺回轉頭來。只見一個支鬢朱顏的少年。滿肚皮尋思。却想不起是誰。便道。足下何人。一時竟想不起來了。請教尊姓大名。府上何處。那少年把一幅雪白羅巾。擦着嘴唇。道。瓦老爺。難道連我也忘了嗎。瓦老爺細細的相了一相。道。你不是金太太嗎。可是你扮了男裝。我竟老眼昏花。認不起來了。聽說你們金先生已經故世了。真是個有志少年。天不永年。可惜。可惜。看官們。你道此人是誰。那人姓傅。名喚阿雲。是這裏一個土娼。從前有位姓金的。叫做金洪聲。也是羅家一個夥計。因爲和前村德家有一點兒交涉。便差那金洪聲去接頭。那時金洪聲

正嫖得頭昏眼闇的時候。傅阿雲要和他同去。他便答應了。帶着傅阿雲同去。表面上就算他的老婆。那德家雖知道他是個土妓。但是他說老婆自然當他金某的老婆看待。免不得也叫他一聲太太。那傅阿雲却也很會做人。把他們上中下三等。人拍得大家都喜歡。他說他很和氣。討人家的歡喜。爭奈這傅阿雲生就這一副水性楊花的脾氣。他到處是粘花惹草。不拘什麼人都要同他鬼搭搭。這時候瓦老爺和傅阿雲兩人早勾搭上了。後來金洪聲帶了他回來。也就沒法光陰迅疾轉瞬。又過了。好幾年。自從金洪聲死了。他依舊流落勾欄之中。金家的人也誰來管他。今天忽然遇見了數年前的舊好喚了一聲。果然是瓦老爺。那時瓦老爺正覺得清冷。清冷地沒一個陪伴的人。見了傅阿雲。喜出望外。便道。咱們好久不見了。也可以殺殺舊情。咧。就和他回到羅家。便在羅家祖傳的一張嵌寶鑲玉的楠木床上盤桓了一夜。從此便把傅阿雲留在他那裏。不許他回去。瓦老爺却沉湎酒色。也不想回去了。這時羅家不得回來。各鄉鄰也漸有懈心。便有人做好做歹。說不如講租了罷。大家耐耐氣。也就可以過去了。當時便請出一位李老頭子來。教他講和。原來這位李老頭子却是出名的和事。老人家有什麼齟齬事。只要李老頭子一出場。沒有不可以了事的。從前羅家的人出去。闖了禍。弄到一個不可收拾。總是李老頭子出場料理。或者齋星官點香燭。放鞭砲。賠不是。丟着老臉。什麼事做不到。處處陪着小心。臨到末了。還仗着孔方兄的力量。賠他銀錢了事。橫豎華家子孫晦氣罷了。此番又要請到李老頭子出來。講和。大家都知道這位阿爹一出來了。事情便妙了。李老頭子一到了各鄉鄰。自然個個歡

迎那一天約定日子在館子裏請客。因為這一次事情很大，不是喫講茶可以了事的了。後來磋商數次，就講到賠錢若干，把幾處毗連的地基都割讓與他，被他打死的德家兒子好好安葬立了一塊紀念碑。又要教姓羅的到德家去負荆請罪。當時就派了羅載田的本生兄弟名喚載豐的親自到德家去請罪。又把羅家闔禍的幾個罪魁禍首處治了，把戴奇逐出羅家，永遠不許他進門。那個江二也自知道事情犯得大了，早已吞了生烟自盡而亡。經這一鬧，那普晉也早已立腳不牢。大家也都知道普晉這個行爲不像好人，家子弟但是經了這一番劊鉅痛深，羅家的人應該有些醒悟纔好。誰知依舊這樣糊裏糊塗，好像疾風雷雨一過，依然沒有一些兒警戒。老太太在逃難的當兒還是聽戲喫館子，鬧得一個不亦樂乎。其餘的許多夥計們見鄉隣人家的事情平了，依然營私舞弊，只知弄了錢入自己的腰包。雖然喫了苦頭，還是不能把以前的行爲改變過來的。這時華家子孫再也瞧不過了，就鬧動了一個姓田的喚做田才，常原來這位田才常先生倒是一個血性男子，平居沉默寡言，瞧着他很像一個極拘謹的人，其實却非常激烈。他和本村一位姓談的素稱莫逆，那姓談的却在前幾年已經死了。看官們要知道在羅家村的西南那地方有個喚做留陽里，這留陽里本來也是華老頭子經營的。如今被羅家霸佔了，就算他的領地。可知這留陽里中倒出兩個人物，一個就是那位田先生，一個談先生，人稱爲留陽二子。這兩位都是讀書君子，在華家的親族中可算是個正派人。不是那種無賴行徑，潑皮情狀，見錢眼開，倚勢欺人的濫小人可比。自從談先生被羅家害了，他就瞧得總有

一天奪回華家的天下。但是一天天的遲延下去。將來把所有家私田產都送與隣家了。還欠了老西兒許多重利的債。不但自己貧無立錫。還要担負這些債款。教華家子孫如何担負得起呢。因此他便約了幾個同志商量。這事說倒不如趁他們西安村未還之時。府中空虛。直搗進去。倒也是一個機會。他們商議已定。便道總要有一個發難地點。而且這地方是要四通八達的。所在爲什麼呢。因爲現在華家親族四散在各村的很多。却是不敢舉事。還在那裏沉幾觀變。要是一處動了。便各處都響應。咧一轉瞬間。就把羅家驅逐出去。易如反掌。這都是田先生和諸同志商量定了的。後來便指定一處地方爲發難之地。看官們你道是什麼地方。原來這地方喚做大夏村。本來是個繁盛之區。又是四通八達的。所在從這地方發起先奪了大夏村。再一號召各處。自然都來歸附了。只要大夏村一得手。便可直達大梁村。截斷羅家的歸路。因爲他們現正向西安村避難。聽得李老頭子和各鄉鄰講和了。便要回來。要是他們在大梁村扼住。使他不能歸來。就可直搗羅家村了。誰知這時羅家派着一個管家在大夏村收租。這種大戶人家的管家是非常有勢力的。倘然村中人有什麼反抗的舉動。他便可以處治的那時。這位管家姓張名喚古洞。他是做皮匠出身。人又喚他張皮匠。雖是個皮匠。在他門下的人倒也不少。那田先生和幾位同志處理得井井有條。到了動手之時。誰當什麼職司。誰充什麼行當。都已派定。單差一件。那華家的親族都是窮透了頂的人。他見不得錢。面見了錢。就想把錢弄到自己腰包裏去。本來早就可以舉事了。因爲錢不湊手。只得向華家子孫各處去運動。那時田先生就託了一

位姓朱的管理錢財。誰知這位姓朱的大爺不住把那錢來喫花酒嫖堂子。蹤跡全無。他們却只呆呆的等着。這種事原要迅雷不及掩耳之法。纔可以做。得遲則生變。此乃一定之理。又兼他所召集的一班打手都是個無意識之徒。他也不曾勾通他內部分之人。這一班人便在那裏高談闊論。茶館酒店各處亂嚼。且說當時有一個剃髮匠聽他們唧唧噥噥。似商量什麼大事的。偶然問起諸位先生。到大夏村來辦什麼公事。他們却只是不言過了幾天。那姓朱的所調的錢還沒見來。一班小弟兒們日逐在街頭亂撞。那機關漸漸的有些兒洩漏了。便有人獻勤兒去告訴張皮匠。張皮匠却還不敢動手。後來那個剃髮匠漸漸和人家講起說這裏的人一羣出一羣進。不知做什麼事的。便有偵探去探他的舉動。假作入黨模樣。把他祕密情形都明白了。那一天張皮匠便踏門捉人。可憐那位田先生所有計畫一朝盡付流水。被他捉去害死了。

從此以後。這位田先生開了個先。繼起的人便不少。孫三爺的聲勢漸漸的大起來了。凡是喫了羅家苦頭的人都來歸附。他還怕羅家尋仇。大概都改姓。換名。獨有孫三爺是自己姓名人家都知道的好。在他永不到羅家管轄的各村來。只在鄰村周遊。有一天羅家派了一個人到鄰村去把孫三爺誘到屋子裏拘禁起來。想送回本村請羅家發落。幸虧得這個村喚做敦倫村。那村裏的人最是仗義。一定不肯他說。唔們一村有一村的主權。怎麼可以亂捉人呢。你既要辦他的罪。也沒有不可以的。只要把他確實的證據交出來。教那姓羅的主人寫那正式的信。唔們瞧了。可以交出來。自然交與你帶去不

然是萬萬不能那時羅家要尋出孫三爺犯罪的證據却一些兒也查不出爲甚麼呢你要知道這時孫三爺不過到處演說人家聽了他的話自然動心要是實力却還沒有呢孫三爺既然沒有實力也就沒有實據羅家的人調查不出實據也就罷了自此以後那孫三爺的名聲愈響連婦女小孩子都知道了看官們要知道凡是在江湖上做一個頭腦要壓得住衆弟兄們使他們佩服却是要資格的。你道是什麼資格第一是能出主意弄錢世界上的事本是非錢不行有了錢纔可做事譬如兄弟們落魄江湖無事投奔他也要養得起他一月兩月那時傳出許多人都來歸附了說某人是仗義疎財喜歡結交到了緩急的時候自有有人挺身出來相助這是一種資格但是他也是一雙空手這錢從那裏來呢那是全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得天花亂墜人家纔肯解囊所以做一個頭腦的人這張嘴大概不大老實的東說大洋西說海却也是一種作用第二便是那人要歷過艱難吃過苦辛也算是。一種資格小弟兄們要是有什麼相打相罵的事情他可以出來斷禍福說得響兒你只瞧地方上的潑皮光棍他們以喫官司爲榮耀受刑罰爲歷練要是這人枷過頸敲過屁股坐過監牢就爲同輩所欽敬尊他爲大哥大家都聽他的言語這一種資格却要把自己身體去挨的可也是不容易的事現在孫三爺那邊兩種資格的人都有孫三爺自然要算第一等資格的人其次張痴子也不失爲第二等資格的人他可不是坐過監牢的人嗎自從張痴子出了牢監孫三爺便派人歡迎了去那時大家以爲這兩個人碰了頭爛木頭永在一濱裏一定有新鮮戲文出來誰知不到幾天兩人就

吵架起來。你道爲何原來。一個是浮頭滑腦的人。一個是痴頭獸腦的人。浮頭滑腦和痴頭獸腦一輩。子那裏合得攏來。後來鬧出許多笑話。暫且不提。

且說孫三爺手下有一位勇將名喚黃胖蛇。黃勝這人的歷史倒也新奇。可喜原來他自小兒專會淘氣。他本來不叫黃勝。有一天瞧小說。瞧着水滸上的白日鼠白勝。倒有些兒本領。他便自己改了原名。喚做黃勝。住的地方在瀟湘街和留陽里相近。起初在學堂中讀書的時候。有幾個同學說起羅家怎麼樣的不好。他聽在心中。等先生到館時。便告訴先生。可是這位先生第一個頑固人兒。又是羅家提拔出來的。薦了他一個館。他始終不忘羅家恩德。今聽得自己的學生中有人誹謗羅家。一則怕的。被羅家人聽見。要把自己的飯碗打掉。一則怕的。學生們講慣以後。便不論那裏都嚼起來。這事將來不得了呢。因此便教黃勝指出來一頓手心打了。一個滿堂紅。大家雖然知道是黃胖蛇黃勝去告訴了先生。但是也奈何他不得。那先生以爲黃勝肯替先生出力。便把他十分親信。加着那黃勝別的本領。沒有專能調二陵四惹是弄非。一把小扇子向先生一煽。那老頭子便直跳的起來了。後來同學中人。大家都知道黃胖蛇黃勝攛掇先生買那羅家的歡心。因此都不去理他。有時同學中正在高談闊論。見他來了。大家丟一個眼色。便不語了。黃勝走來走去。都受人冷淡。着他一想。不好在這個學堂中。可是犯了衆怒了。趕緊要抽身到別處去纔好。那時恰巧東村有人辦了一個師範學堂。這師範學堂畢了業。便可以出去當一個教習。本來黃勝的家計也不大好。借此可以餬口。當時東拼西湊。弄了幾個。

錢預備到東村去上學。他一進學堂門，只見那許多學生們談論起來，都說羅家不好，華家該早早兒恢復舊門牆，把華老頭子的家產奪回纔好。原來這個學堂中有十分之七八，倒是華家的親族子弟。黃勝一想不好，我若再像前次學堂中模樣，巴結先生，得罪同學，他們又要沒有人理我。我因為那邊不能存身，纔到這邊來。此次不可再蹈前覆轍，主意已定。恰巧明天他們開同學會，他奔上演說壇，也不管青紅皂白，搥胸頓足的，把羅家大罵一場，將演壇上一個桌子用拳頭打得震天架響，可憐那一個新桌子早打了個窟窿。下面聽了他的演說，大家一齊拍手說這人很熱心。這人有膽略，有許多不認得他的人都來問詢說這位胖兒是那裏來的，便有認得的道這位胖兒姓黃名勝，住在瀟湘街，是新來的。從此東村裏便漸漸兒的名聲響起來了。

却說黃勝自從改變宗旨，一時在這個師範學堂裏頗得衆心。大家便尊他爲大哥。哥又因爲他身體痴肥是個胖兒的人家，就喚他爲黃胖哥。後來索性題他一個諱名喚做黃胖蛇人家問他們這個蛇字之意，大概取其身體滑溜之意。江湖上的取名原是隨口謔成，並無一定意義。話休煩絮，且說黃胖蛇黃勝倒也是個風流子弟，黏花惹草的本領倒也不小。加着這東村的風氣本來是不大好，私門子到處皆是。婦女們妍識幾個男子不算什麼事。他們時常在那裏誇口說村裏某人某人有多少情婦某人某人有多少外妻，有一個姓伊的老頭子年紀已有七十多歲了，還是出入於花棚場中，老當益壯，外面妍頭有幾十人，好像是榮耀的事兒。一般因此少年子弟一到東村便感染這個淫風，有

許多人讀書的事丟在腦後專去串私門的也不少。黃胖蛇黃勝一到那裏那得不見獵心喜。未免也去走走。但是他是個窮小子那裏有錢去嫖娼。事有湊巧。他們在學堂裏念書却不能住宿。只得在外面尋了個寄宿舍住了。連房子和飯錢多少錢一月較爲省些。這時那房主人家只用得一個大腳丫頭預備送茶送飯。黃勝租了他屋子住了一切飯食都貼與房主人。這大腳丫頭時時到黃勝屋子裏去送飯。見了黃勝一表人材。胖胖的臉兒。便黃先生長黃先生短。格外的殷勤。那黃胖蛇黃勝本來是個色中大將軍。而且兼收並蓄。不論精粗美惡。都可以容納人家。說他有宰相的度量。在色界天中。要是改了共和國也可以做得一個內閣總理呢。又深得他那大名蛇字之意。真個有孔必鑽。現在那房主人家的大腳丫頭和他黃先生長黃先生短的殷勤。他也趁勢和他鬼搭搭起來。一會兒便勾搭上了。這時黃勝漸漸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連書也不讀。終日躲在寄宿舍裏。和大腳丫頭消遣。房主人雖然知道也假作痴聾。本來東村的人把賣淫一件事。不但禁止。反算是一樁極大經濟。原來他這村既小且窮。一時舒展不開。可是這村中人却野心勃勃。天天要想侵占人家自己。又苦於沒有錢。他們總想像華家村有了這許多田房財產。不思整頓白白的被人家占據了。便是羅家強奪了人家產業也一毫不知整理。要是我們偷然有了這些產業。正是可以大有作爲。咧那東村的人還有一種習氣。他瞧着一個錢似磨盤一般大小捏着不肯用。但是做事却非常勤懇。這也是他的長處。他見了華家村的人還是一種大人家子弟模樣。雖然故家中落。却是大木頭上砍下來的。究竟那材料不同。

一副大壳風菱的氣魄。至今還在用錢。却是不肯算小的。東村的人見了。想這一班冤桶。壽頭落得。活他幾文補助。補助我們。這一個窮鄉村。也未爲不可。所以他們開這種師範學堂。也不是要作育人材。造就師資。爲將來教育界起見。不過是他一種營業罷了。他開了這麼一個學堂。就說是三個月。速成半個。年速成畢業。以後便可在那裏當教習。可以攬取每月幾十塊錢的薪水。說得人家心裏活動起來。那東村的人。還有一種本領。他善於貼廣告。無論那裏。都有東村人所開店鋪的廣告。人家撒潑的地方。他一定五色紛披。貼滿在牆壁上。撒潑的當兒。人家的眼睛不能東張西望。總注在他那廣告上。他就利用這一點兒。他這師範速成學堂的廣告。也是各處都貼滿。故意的說得將來有怎麼怎麼的利益。可憐華家親族子弟。中有許多人。當時也會念過幾本四書五經。到了如今一點沒有用處。因想學些什麼農業。工業。覺得太磨煩了。又不能吃這個苦。三二年五年的時候。也未免太長久了。倒是這一個速成師範。還不失書生本色。時候也極短。三半年。無論怎麼樣。也熬他熬將來在地方上謀一個小學教員做做。也算是變相的獼猴王。走出來怕人家不叫一聲師爺。因此東村這個師範學堂。投其所好。一開出來。生意甚爲發達。好在他們來者不拒。又在外面設了許多寄宿舍。一時那私門子。都搬到學堂的旁邊來。也有假女學生。非女學生的。都來做生意。一時連那東村裏的看毒郎。中瞧花柳病的醫生。也其門如市咧。

且說黃胖蛇黃勝。自從和那六腳丫頭私通以後。朝朝暮暮。陽台之下。英雄未曾垂暮。先得個溫柔鄉。

住。住。却。未。爲。不。可。知。道。那。個。色。膽。是。越。練。越。大。得。隴。望。蜀。人。之。常。情。他。又。想。到。別。處。去。兜。搭。了。恰。巧。他。有。一。位。朋。友。也。在。東。村。念。書。這。人。姓。宋。單。名。一。個。海。字。諱。名。吃。屎。宋。江。同。學。中。人。不。叫。他。宋。先。生。却。學。着。烏。龍。院。裏。的。口。吻。叫。他。宋。大。爺。那。宋。大。爺。住。居。的。地。方。就。在。半。月。街。一。個。姓。林。的。屋。子。裏。那。姓。林。的。主。人。已。經。物。故。了。只。有。一。個。女。主。人。在。家。名。喚。福。兒。他。和。一。個。妹。子。同。住。這。妹。子。就。叫。阿。蘭。姊。妹。兩。人。很。有。幾。分。姿。色。却。說。黃。胖。蛇。黃。勝。和。喫。屎。宋。江。宋。海。兩。人。本。是。同。鄉。又。是。同。學。如。今。又。算。是。個。同。志。因。此。時。相。往。來。有。一。天。黃。勝。來。訪。宋。海。拽。了。門。鈴。半。晌。有。人。出。來。開。門。覺。得。眼。前。一。亮。一。個。玄。髮。粉。面。容。光。豔。麗。的。嬌。娘。倒。把。黃。勝。怔。住。了。那。女。郎。見。開。了。門。那。個。人。還。痴。痴。的。立。在。那。裏。不。覺。的。撲。嗤。的。一。笑。回。身。就。跑。了。進。去。了。看。官。們。要。知。道。女。孩。兒。家。最。忌。的。對。人。笑。在。他。笑。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意。思。也。未。必。有。情。於。這。個。男。子。但。是。那。男。子。却。大。弄。錯。了。以。爲。是。故。意。留。情。於。他。從。前。唐。伯。虎。和。秋。香。三。笑。留。情。也。只。爲。笑。了。幾。笑。纔。成。這。段。姻。緣。那。可。不。是。做。書。人。扯。謊。有。書。爲。憑。的。呢。那。時。黃。勝。被。那。女。人。一。笑。早。把。他。魂。魄。都。勾。了。去。一。路。進。來。喚。着。宋。大。哥。宋。大。哥。你。好。福。氣。你。好。福。氣。宋。海。正。在。那。裏。和。一。個。民。困。報。館。裏。做。通。信。攔。下。筆。來。道。黃。胖。哥。你。總。如。此。大。驚。小。怪。又。嚷。着。做。什。麼。我。有。什。麼。福。氣。呢。黃。勝。道。你。同。天。仙。住。在。一。塊。兒。怎。麼。說。沒。有。福。氣。啊。宋。海。道。黃。胖。哥。你。不。是。發。了。瘋。嗎。那。裏。有。什。麼。天。仙。住。在。一。處。這。話。怎。麼。講。啊。黃。勝。故。意。的。作。那。驚。愕。之。狀。道。剛。纔。我。拽。了。門。鈴。便。有。一。個。人。出。來。開。門。那。人。如。此。的。豔。麗。要。是。凡。人。那。裏。有。這。種。顏。色。不。是。仙。人。是。什。麼。宋。海。道。原。來。如。此。可。見。得。你。是。個。貪。嘴。貓。兒。

性不改。還是這種鬼祟模樣。黃勝道：「我這話不差啊。你既同仙人住在一處，就有些兒仙氣。你到了這裏，便似桃源漁夫一般，也可以開漣了。宋海道：「你別嚼舌頭。這人是此地房主人的令妹，名喚關小姐。他家裏無人，所以依了他阿姐過活。那裏是什麼仙人？凡人黃勝道：「噯，關小姐就是關老爺的女兒。生得如此嫵嫩。從此以後，黃勝便天天來訪宋海，沒有事時，也便搭訕來談談講講。有時故意的打聽得宋海不在家，便來訪問到了林家，他就黏着不走，東也搭搭，西也搭搭，幾次一走，便被他走熟了。不管宋海在家不在家，他總來走一趟，起初只有福兒和他招呼，後來阿關也漸漸的熟了。黃勝便放出他那黃胖蛇的手段來，滑溜溜的見了，有縫就鑽，不到幾天，那個關小姐竟被他括上了。黃勝自從括上了關小姐，早把大腳了頭，扔了那時，便天天到林家來，起初到了林家，黃勝還時常到宋海那裏打個到字，往後一到了，便向阿關房裏一溜，永遠也不能見面了。宋大爺想這兩天黃胖哥的神情，不同我已瞧科八九了，却是和關小姐有什麼首尾嗎？那一天宋大爺在房中聽得有人敲門，好像是黃勝的聲音，却不見他進來。宋海輕輕的躡手躡腳走出去，向那客堂中一瞧，不見黃勝蹤跡，又走至阿關房門外，面只聽得有吃吃的笑聲。宋海便把脚步止住了，只聽阿關說道：「黃先生這人可是沒有良心，我已失身於你，你却終不肯把實話告訴我，你到底有老婆沒有？黃勝道：「乖乖的，誰還哄你，當真沒有老婆。阿關道：「聽得人家說你有個姓齊的人，叫他齊寡婦，和你非常要好，可有這事？沒有？黃勝聽了道：「誰告訴你這事？你那裏知道？別是宋大爺宋海告訴你的嗎？這人實在可惡得很，我不與他干休。」

宋海在外面聽了。早捏了一把汗。只聽阿關又道。他那裏肯說他假。正經見了我話。也不肯多講一句。咧。可知道。你雖不和我說。我自能知道。黃勝道。實告訴。你罷。這個姓齊的。是一個孤孀。當時和他有一些兒瓜葛。如今早已斷絕了。况且這人面貌。難看得。很。那裏能穀及你阿關道。只怕你如今說得天花亂墜。到了回去以後。便忘却了。黃勝道。你別擔心。只要我們小弟。兄回去。把羅家驅逐了。那時我就得勢。到那時。我何不來接你。你也可以來找我。剛說到那裏。只聽裏面一陣的笑聲。那阿關道。大白。天像什麼樣子。虧你天天嘴裏仁義道德。却是個不害羞的東西。多早晚訪我阿姐。回來了。黃勝道。阿姐怕他什麼。他也很想着有個人咧。宋海聽到這裏。一想。再不能聽下去了。便回轉身。來到自己屋子裏。想黃勝這廝。着實可惡。他竟瞞了我。做出這個勾當。來等他。來時。我倒要罵他幾句。停了一個鐘頭的時候。黃勝便故意在門外高聲道。宋大哥在家嗎。宋海道。請進來。黃勝走進門來。宋海道。這兩天你忙着什麼。這裏也不來一趨。黃勝道。這兩天忙得很。咧。孫三爺打發人來接洽我們學生。黑妖狐胡漢又來商量事件。白面耶。君汪衛又來拜望。鬧得人一個不亦樂乎。宋海道。只怕還有兩件事。你沒有說出來。黃勝道。什麼事。什麼事。宋海笑道。白蓮教裏的齊寡婦和你辦交涉。如今大刀關勝的女兒。只怕又要請客了。黃勝聽了。張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來。宋海道。黃胖哥不是我埋怨你。咱們到此讀書。總想將來做一番事業。便是我們的錢。也不是容易得來的。這東村的人也無非絞你的錢。罷了。將來我們把事辦妥了。三妻四妾。任憑你討。現在何苦的做這勾當呢。黃勝道。宋大哥。如今事已如此了。還望你包

涵些將來階們兩人關係的事正多着咧不可爲了這一點小事大家存了心况且我們在東村偶然有些兒牽掛到回去的時候自然斬斷柔情了原來宋海對於黃勝一半是恨一半是妬因想我在這裏到沒有什麼意思他却不到幾天就成功了難道我的運動工夫不及他嗎黃勝知道宋大爺心中有些兒不平恐怕他定要妨礙我們的事不可不把他也拖入立色的染缸中庶可以滅他的口不然他老羞成怒說出什麼不三不四的話來我們的名譽要從此墜落咧主意已定他明天到阿關那裏便只是長吁短歎阿關問他說你往日到此總是高高興興的今天怎麼如此好似不曾喂飽的狗一般是什麼意思黃勝道罷了合是我和你的緣分滿了階們的事兒早被宋海得知他和我不肯干休咧阿關道階們的事和他什麼相干各人走各人的路怕他怎的可見你這人不中用黃勝道我也不怕他你要知道我們在這裏念書却不能不顧着自已的名譽萬一把這事張揚出來階們回去將來便不能辦事了那關小姐聽到這裏把柳眉一豎鳳目一睜鼻觀裏冷笑了一聲說道你也知道名譽你既然知道名譽就不該做這事了兩人正在搶白恰巧阿關的姐姐福兒回來了瞧着他們這個樣子說好端端的怎麼兩口子又吵架了黃勝便把這事的長短短告訴了福兒福兒道我瞧這位宋先生也不是什麼道學先生全是假道學罷了往常間我瞧他也是丟眉做眼只怕越是這種道學先生愈容易下水咧關小姐道阿姐可以想個法子把他拖下水來就不怕他說什麼了并且也可以弄他幾個錢用用福兒道我自想法子你們放心只消幾天管教他入我手中過了幾天那林家女主人

人便放出一種迷人的手段來。宋海要茶要水都是自己親來承值。又故意黏着不去問長問短。見了宋海桌子上的書籍便一件一件的問道。這是做什麼的。那是有什麼用處。一回兒又說我要請宋先生教教書。咧那宋海本來也不是什麼糊下崽魯。男子漸漸和他有關係了。從此以後宋海據其大喬黃勝據其小喬倒也非常有趣。

恰巧那時候有幾個同學耐不得羅家的腐敗專制急謀恢復妄想用一種暗殺手段被他們捉住了。牽涉到東村同學的人一時東村的警察不能不向他們嚴密的查緝。那時宋海便遷移到柏木巷裏租了一個屋子。但是那時候林福兒還時的到宋海家裏移樽就教。看官們要知道東村地方女多男少所以有許多商店都是女人家做着掌櫃。因此從小兒也讀得幾本書識得幾個字。不算什麼事。這地方用人執役也大半都是女子。且說宋大爺宋海搬到了柏木巷去便雇了一個女用人。那女用人却年紀又輕容貌還去得也識得幾個字。聽說還是個女學生。咧宋海本來年紀也不大。况且被林福兒引逗了一回子。如今乾柴烈火那有不引着發火的呢。這一回子却不是宋海被人家誘引。是人家被宋海誘引了。他想這種便宜貨落得占不兔自己揚揚得意。却不知道那林福兒東村地方著名的一隻雌老虎。他瞧着宋海此刻不屬意於他。另有了主顧。不覺憤火中燒。那天恰巧他到宋海家裏却見宋海和那箇女人坐在一塊兒。正在那裏動手動脚。猝不及防。林福兒跑進去撞個正着他。道。好你們樂。阿一個頭拳撞過去。把個宋海頂住在牆壁上。那女人瞧着來勢不佳。早一溜烟跑了。宋海

嘆道：有話好講，怎麼如此動蠻！林福兒道：我和你還有什麼話講？你既然有了，我不該再和人家有什麼勾搭情事。宋海道：你這人也太潑，賴我和你，不是什麼正式的夫妻，你又何苦如此？林福兒道：嘆原來你存心要丟棄我了，我爲你破了女子神聖的貞操，到頭來却落得一個如此的结果，你們這種人，枉稱讀書人，還有一點良心嗎？好好既然如此，你也與我一個了斷，不然皓們索性到警察署去請官裁判便了。林福兒那時扭着宋海，只不肯放手。宋海没法，只得用好言撫慰了一番，教他回去。說這裏耳目多，教人家瞧見了，不免取笑，而且許多同學之中，都是貧嘴寡舌的人，又溫存了半晌，然後林福兒回去，還是氣憤憤的，道：你要欺負我們姊妹，看你還欺負得我們成功嗎？除非他們和我輩一些兒沒有瓜葛，否則教他一輩子灑不開手，咧。這時宋海以爲敷衍他過去，就算沒有事了，依舊把那女人招回來，雖然經了一場吵鬧，也沒有妨礙他們的事。林福兒等了幾天，見沒有一些兒動靜，因想這廝倒也可惡，他把我掇出了門，便如此假痴假呆，打量老娘就沒有法子處置你嗎？那林福兒便每日派人到柏木巷偵察，知道宋海依舊廢續了舊歡，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停了一天，打聽得宋海這天要去赴官，原來他們到東村去讀書的人，專紮同鄉之誼，一村便紮一村，同鄉一落便紮一落的同鄉，因此便設立了十幾個同鄉會，那賽勝、宋海都是瀟湘街人，便結了個瀟湘同鄉會，凡是瀟湘街的人都來聚會。宋海正預備着一場演說，要吹他的同鄉同心戮力，驅逐羅家，誰知剛走出門，只聽背後有人呼道：宋大爺慢走。宋海回轉頭來一瞧，不是別人，却是林福兒，心中先是亂跳，想

今天出門不順利又遇着這婦人多早晚的晦氣只得耐着氣說道你到那裏去林福兒道昨天我差人來約你今天到我家來喫飯怎麼你不來教人好等因爲今天是個禮拜知道你不上學特備幾樣菜誰知你一點鐘也不來兩點鐘也不來我沒有法子只得自己親自來恭迎大駕了宋海道實在對不起你了今天開同鄉會本來呢可以不去無如被他們捉住了要演說只得去走一趟說完了趕緊到你那裏林福兒道不行你這人說話可靠不住宋海道此刻開會的時刻已到了他們正等着我演說咧有話停刻兒再說罷我此番決不再哄你林福兒道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前天怎麼樣自己說的你說不再和那女子來往如今你仍舊用他可見你是有心欺負我我可知道你這個人是第一等負心漢子今天你到同鄉會我也跟着你去請你那貴同鄉評這個理應該不應該宋海聽了他言十分着急說道我知道了你且寬恕我一遭從今以後我再不留那女子了林福兒道你前天也是這般說一轉背兒忘記得乾乾淨淨你那花言巧語誰還信得過你今天你到那裏我也去到那裏我總跟着你宋海道多謝你今天別爲難我了林福兒道不行我說得出做得出你若不給我一個了斷我天天跟着你跑出你的醜也好宋海那時灑又灑不脫逃又逃不去宛如跟屁蟲一般跟在後面沒法兒只得撒一個爛扇連同鄉會也不去仍舊跑回家中賭氣睡了林福兒見宋海不去理他也便回去臨走時還冷笑了兩聲道你別瞧得我們東村女子一個大錢也不值要是我們放出手段教你在這裏存不得身這一天同鄉會直等到夜那宋海兀自不來就有人三三兩兩講起宋海和林福兒的事那

知道的人却還是少數。宋海想這如何是好。難道真爲着他逃出東村嗎。不然這一輩子的受累到幾時纔滿期呢。

且說東村那時有一位皮條客人他的姓名却無人知道因爲他有些鬼頭鬼腦大家都喚他小鬼頭。這小鬼頭知道到東村留學的一班少年子弟都喜歡遊蕩他便專門做牽線從中沾些利益此番他知道宋海和林福兒兩人的歷史因想這裏頭可以尋些食喫他平時也在林福兒家時常走動那天他來尋林福兒一進門便唱着劇場上宋江鬧院的口調道多時不到烏龍院走走今天却到烏龍院走走林福兒笑着便向小鬼頭上敲了一下道啐你別亂嚼舌頭這兩天正和他辦交涉咧小鬼頭道難道宋大爺再也不來了嗎他既不來你也活動些有什麼不好林福兒道我怎麼便能放過他當初山盟海誓到如今不算就不算了可有怎麼便利我不揭他一片皮也不姓林小鬼頭道依你要他多少便可放手林福兒道多了教他也拿不出少了我也不肯干休教他取五百塊錢來還要承認以後再不做這等事纔可了結小鬼頭道好好在我身上我去向宋海說項這要錢的事你們自己總不好意思開口我說成了須要扣加一成用錢林福兒道你這小鬼頭終日在銅錢眼裏打筋斗我們這錢不容易得來你却還要如許的扣用小鬼頭道我這錢不是白花的我也要給你出力說得他不能不把錢取出來呢林福兒道也好就託了你罷那時小鬼頭便直奔宋海家裏來小鬼頭到了宋海家裏便道宋先生你前天同鄉會沒有到大家都盼望你的演說咧宋海想這小鬼頭常在林福兒那邊串

來串去。那有不知道。嗒們的事情。倒不如直捷的告訴了他。便把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他小鬼頭道。宋先生不是我埋怨你。你可知道那林家姊妹。原不是好惹的。他是東村出名的雌老虎。你既租他來往了。好似濕手捏了乾麵粉。一時就灑不開手了。但是此番他租你。鬧也無非想幾個錢。宋先生你將來前程遠大。這種女人他拍破了面皮。什麼事做不到。你不犯着租他。鬧鬧到底。你總是喫虧的分兒。多我勸你。不如花幾文丟開手罷。宋海道。我那裏來錢呢。我們到這裏讀書。已經辛苦。苦那有這種閑錢給他呢。小鬼頭道。宋先生。不用客氣。你曉得過。此人却瞞不過我。我知道你新得一注財。是不是說着。便伸手把兩個指頭揚了一揚。宋海不覺漲紅了臉。說道。我聽便聽你。但是教他以後不許再來吵鬧。小鬼頭道。有了錢就好說話了。總之這事愈發愈妙。那時宋海不得已。便取出五百塊錢的鈔票來。小鬼頭攔了直奔林福兒家裏來。林福兒道。事情怎麼樣了。小鬼頭搔着頭道。不行。不行。他說在東村讀書。也不過圖一個虛名。停幾天就要回去了。那裏有錢給他聽憑什麼法子來罷。林福兒道。阿呀。這如何是好呢。你便空手回來嗎。小鬼頭道。後來幸虧我掉着三寸不爛之舌。半騙的說了半天。他纔沒法兒答應了。便在袖中取出五百塊錢的鈔票數與他看。自己就在裏面取了五十圓。把四百五十塊錢交給林福兒。林福兒自然歡喜。後來聽得宋海又遷移到一個寒香園酒肆中。去住那當墟的。女人名喚阿初。宋海和他廝混。又被他括上了。却和林福兒藕絲未斷。又被他詐去一筆錢。這時林福兒和宋海的關係。總算是斷絕的了。就有人做媒。配與一個商人之子。那商人之

子起初見了林福兒有幾分姿色。倒也願意。後來打聽得林家姊妹和宋黃有這一段因緣。他道。阿呀。這。是。無。緣。無。故。弄。一。頂。綠。頭。巾。往。自。己。頭。上。戴。了。捐。一。個。元。緒。公。的。頭。銜。却。是。何。苦。來。呢。便。把。林。福。兒。退。了。婚。那。林。福。兒。到。他。門。上。他。却。拒。而。不。納。林。福。兒。只。好。一。路。哭。轉。來。誰。知。這。拆。不。開。的。冤。家。又。狹。路。相。逢。剛。到。了。小。京。街。又。遇。見。了。宋。海。宋。海。問。他。到。那。裏。去。只。見。他。眼。淚。似。斷。線。珍。珠。一。般。那。裏。說。得。出。被。人。家。趕。了。出。來。宋。海。見。了。他。哭。得。似。淚。人。一。般。不。免。起。了。憫。惜。之。意。當。夜。兩。人。就。借。一。個。客。棧。住。了。重。敘。舊。好。這。一。天。林。福。兒。是。久。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把。商。人。之。子。退。婚。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宋。海。意。思。裏。就。說。宋。海。害。了。他。終。身。大。事。如。今。教。他。弄。得。上。不。上。下。不。下。你。又。丟。了。我。我。倒。不。如。死。在。你。面。前。倒。乾。淨。些。咧。那。時。宋。海。便。慷。慨。說。道。嗒。們。兩。人。離。離。合。合。想。來。也。是。前。世。裏。結。下。來。那。解。不。開。的。冤。擊。我。以。爲。你。既。另。嫁。了。人。從。此。緣。分。盡。了。却。不。想。仍。在。這。裏。相。會。既。然。如。此。我。們。可。以。重。敘。舊。歡。了。那。天。住。了。一。夜。明。朝。一。早。仍。回。東。村。不。題。

且說那時林福兒的妹妹阿蘭和黃勝止在十分親熱之時。但是這黃勝不是從一而終的人。他齊寡婦那裏也要點綴點綴的門路也。很多。那能注意在一方面。那蘭小姐正在盛年血旺的時候。怎禁得他一暴十寒。便想另尋主顧。他那一天便和黃勝說道。我們東村的女人。却和你們家裏不同。我們這裏。凡爲女子者。都要有個職業。可以自食其力。現在我有個親戚住居青山橋。他勸我在那裏開一個茶食店。我想這倒使得。只是本錢還不彀。我想向你移挪二三百塊錢做資本。你可以幫我這個忙。

嗎。黃勝道。這倒可以。我前天在孫二爺處。劃到五百塊錢。分你一半。便了。原來那時黃勝已別有所眷。他怕的阿爾也。和林福兒一般。糾纏不清。很覺討厭。倒不如給他兩百塊錢。讓他到青山橋開茶食店。去。青山橋那裏的路又遠一些。兒趁此。他也不能來稽查我。我就可自由了。誰知他作如此想。那阿爾也。在那裏作如此想。他。我要靠黃勝一個人。如何能穀過活。錢財倒還是小事。一個人冷清清守着。一盞孤燈。教我如何忍耐。我到青山橋開了一個茶食店。借此便可以物色人材。咧。黃勝和阿爾兩個人一樣的心思。從此以後。阿爾便向青山橋開他的茶食店。去。黃勝有時高興。便到青山橋走走。居然是一個茶食店的老板。誰知暗地裏已戴上一個綠頂子。原來阿爾本是移花接木之計。早和一個東村的學生。姓武的。喚做武田。公有染了。那黃勝却自以為得計。還是各處招搖。笑就容貌而論。那阿爾要比齊寡婦有天壤之隔。第一阿爾年紀輕。又善於修飾。在東村是出名的。那齊寡婦年紀比黃勝大了小一半。容貌又極醜陋。你想黃勝如何和他有了瓜葛。一則齊寡婦自命是個開通的女子。他嘴裏也能說幾句新名詞。大家都引為一個女同志。聽說還是黃勝生了病。在香港的一個醫院中醫治。那齊寡婦在那裏當看護。婦他見黃勝一表人才。胖胖兒的身軀。言語極其清爽。他就十分注意。漸露願託終身之意。這時他既送。上門來。黃勝想却之未。免不恭。起初要好。到十分後來。漸漸把要好之心。換了懼怕之意。他把黃勝弄得一步也不敢動。但是世界上終有一個反動力。婦人的管束。男子宛如父兄的管束。子弟一般。越是管束得緊。越容易出毛病。譬如一家人家的子弟。他祖父在日。一個錢不

許他用一步不許他出門。及至祖父一故。世他有錢在手。凡是從前沒有做過的事情。都要嘗新。那時嫖賭喫着。不到幾天。可以頃刻立盡。往往有七裏完。要緊完。這種名詞。那婦人家管束男子亦然。你越是行坐都監守着。不許他越雷池一步。他只要離開婦人家五尺地步。什麼事不可做。任憑跟着他走一個槍花。一掉小房子。租了三處。現在黃勝也是如此。雖然齊寡婦拘管得緊。無奈他是個偷食貓兒。性不改。見了那東村地方的女學生。一隊進一隊出。他嬉皮涎臉的好似喫得下的樣子。有一天同學許多人。大家都講那裏有古跡。那處有名勝。我們準備怎樣的遊玩。他却說我想帶着六七个女學生到西湖邊上。逛去那時說笑笑。要算是一個人最快樂的時候了。有人說道黃先生。你這話差了。女學生豈是做你的裝飾品。你這話可是沒有道理嗎。也有人說道黃胖哥。你可不是做了。西遊記上盤絲洞七個蜘蛛精把豬八戒絆住的一段故事嗎。說得大家呵呵大笑。

閑文少敘。且說黃胖蛇黃勝那天出來遊玩路上。忽然遇見一個人長長的。輪兒瘦瘦的。臉兒戴着一副鋼絲邊眼鏡。向着黃勝兜頭唱了一個大喏。說黃先生。久違了。黃勝倒怔了半晌。說足下是誰啊。一向不曾識得。請教貴姓大名。那人道黃先生。貴人多忘事。小可姓陳。名英。前天在錦堆館不是相會過的嗎。久聞先生的演說。實在佩服。得很。黃勝道。不敢當。不敢當。足下是幾時到此的。那人道。來了。已有一個多月。我是學的速成警察。三個月可以卒業。比了先生的速成師範。便當得多咧。看官們。你道這位陳英。是何等樣人。他本來是湖州人。氏人家都叫他小湖州。讀書不上進。十幾歲時。父母便把他出

來。學。生。意。那。湖。州。人。家。有。錢。的。人。開。絲。棧。的。最。多。就。把。他。送。入。絲。棧。中。學。生。意。誰。知。那。陳。英。學。問。沒。有。志。氣。很。大。他。想。做。一。個。絲。棧。中。的。學。徒。等。到。三。年。滿。師。後。也。不。過。一。個。絲。棧。夥。計。有。什。麼。出。勝。之。處。那。一。天。來。了。一。個。算。命。先。生。身。上。穿。一。件。破。青。布。長。衫。頭。上。戴。一。頂。開。花。瓜。皮。小。帽。脚。上。鞋。子。早。已。沒。了。後。跟。一。步。一。拐。的。走。上。門。來。說。先。生。算。一。個。命。罷。那。陳。英。正。在。無。聊。借。此。倒。可。以。消。遣。便。道。幾。個。錢。算。一。命。那。算。命。先。生。道。只。消。三。十。五。個。大。錢。便。可。談。談。終。身。之。事。陳。英。道。也。好。譬。如。多。吸。了。一。包。強。盜。牌。香。烟。我。就。給。你。三。十。五。個。大。錢。請。你。談。談。終。身。問。問。流。年。那。算。命。先。生。知。道。這。生。意。穩。了。便。掇。一。條。長。橙。坐。了。說。請。先。生。報。下。生。年。月。日。來。算。命。先。生。用。手。指。輪。算。了。一。回。道。先。生。不。是。得。了。你。三。十。五。個。銅。錢。奉。承。你。的。貴。造。實。在。離。奇。得。很。你。的。前。程。決。不。是。商。界。中。人。是。個。官。星。照。命。兼。掌。兵。權。大。富。大。貴。之。象。陳。英。想。出。了。三。十。五。個。銅。錢。由。他。奉。承。一。回。子。也。是。好。事。教。他。們。以。後。同。事。中。不。敢。輕。視。我。小。湖。州。咧。便。道。既。然。如。此。我。的。官。將。來。做。到。怎。麼。大。還。是。一。二。品。還。是。三。四。品。還。是。督。撫。司。道。還。是。尚。書。侍。郎。文。的。還。是。翰。林。武。的。還。是。將。軍。幾。時。可。以。發。達。幾。時。可。以。成。名。請。你。一。一。道。來。那。算。命。先。生。把。手。指。輪。算。了。一。會。眉。頭。皺。了。幾。皺。說。道。你。的。命。倒。也。奇。怪。講。品。級。却。是。沒。有。品。級。說。頂。戴。又。是。沒。有。頂。戴。好。像。是。督。撫。那。裏。有。全。省。的。統。治。權。說。你。是。司。道。你。的。名。稱。居。然。像。督。撫。說。你。是。尚。侍。你。又。沒。有。到。過。任。說。你。不。是。尚。侍。你。也。可。以。算。得。尚。侍。你。的。貴。造。連。我。算。命。先。生。也。弄。不。明。白。文。也。不。是。翰。林。武。也。不。是。將。軍。但。是。你。也。算。個。文。武。全。才。我。自。從。算。命。以。來。你。的。命。要。算。第。一。奇。怪。的。命。了。陳。英。道。且。別。管。他。你。

算算我幾時可以交運。那算命先生又輪算了一回，叫聲詫異。陳英道：「怎樣算命先生道奇了奇了，你那脫運交運之時有絕大危險，這就叫絕處逢生，而且有六個鐘頭的牢獄之災。陳英道：「胡說牢獄之災，那裏只有六個鐘頭起碼，也有幾個月。算命先生道：「我是依着你的八字推排，我又不懂得法律，知道幾年幾個月，不過你的命裏在那絕處逢生的時候，應受這六個鐘頭的牢獄之災。陳英道：「以後怎樣算命先生道：「以後便是一部好運了，自有貴人相逢富貴，就在這個當兒。陳英道：「是何等樣的貴人？算命先生又輪算了一回，道這提拔你起來的貴人，倒也奇妙，也說不出是何等人。這人皇帝也做，宰相也做，皇后也做，公主也做，倒底是什麼一個人。我想除非是一個戲子，纔有這個資格。陳英道：「一發是胡說了，那裏有一個戲子可以當得貴人之理。算命先生道：「因為他那貴人不是真正的貴人，是個空花富貴，而且能做皇帝皇后一身兼而有之，不是個戲子，是誰。陳英道：「就是戲子也，那裏有男女一個人扮的算命先生道：「現在做新戲的人，倒不拘了。陳英道：「交運以後從此便一路順風了嗎？算命先生道：「我只能算到那裏，以後的事要你自己當心說了。你別動氣，你是一個絲棧裏的小夥計，究竟有多少本領，自己應該知道。大丈夫偶然得意，也要想想前後急流勇退，方是正理。況且你一生與小人爲緣，是命中注定的。既與小人與緣，就不能防此輩小人搬動是非。你若自己知足安分守己，或者仍回你的商界，下半世安妥穩穩，還可以享一輩子福。倘然野心勃勃，那時禍到臨頭，就避不開了。因爲你的貴造實在離奇，得很。這是我算命先生忠告之言，聽不聽由你。陳英道：「算了，算了，出了三十五個。

大錢聽你胡說白道了一陣子末後還要受你教訓一場可算是我的晦氣罷了。算命先生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說着把破長衫的袖子一灑，踱出絲棧門自去。

這裏絲棧中大家都來取笑陳英有的說：恭喜你將來是個督撫現在却屈留你在這裏蛟龍不是池中物你要破壁飛去咧有的道：小湖州你將來得法了別忘記了我們湖州人大家是同鄉也得拉扯一把有的道：我們湖州地方好久沒有出偉人了如今你小湖州要出勝了說得陳英不好意思起來便道：你們別這樣說一個人交起運來自然而然的有貴人相逢我將來得意了也決不忘同鄉一輩人的從此以後陳英却時時的把算命先生之言擺在心上他想怎麼叫做又像督撫又不像督撫呢什麼又說是文武全才呢有一天他同了一個朋友去聽戲正做那羣英會他見周瑜出場排場十足便請教朋友道：他做了幾品官如此闊綽到底是個文的是個武的那朋友道：這三國時候沒有什麼品級周瑜的官名是個都督他是個文武全才陳英一聽碰在心坎裏暗暗想道：那算命先生的說話可是有來應了他也說我是沒有品級他也說我是文武全才別是我將來合該做都督嗎便問那朋友現在時候咱們國裏誰做都督我們也可以捐一個都督做嗎那朋友笑道：這話怎講你怎麼忽然想做起都督來了陳英便把算命先生的話告訴了那位朋友那朋友道：你別痴想現在的官制中却沒有都督的官名了陳英回去了他那朋友便當做一件笑話逢人告訴都說陳英要捐個都督做做又有人說他不能做正式的都督做一個野雞的都督罷看官們這是上海的一句土話凡是非正

式的都喚做野雞。所以有野雞妓女野雞打夫野雞接客野雞車夫之類。不想這一下子把陳英的野雞都督也叫出名了。大家便不叫他小湖州都改口叫他野雞都督了。却說野雞都督陳英在絲棧裏又過了幾天越覺得沒趣。因想我在這裏一輩子沒得出身。便有機會也要錯過了。機會不來尋你。是要你去尋機會的。死守着在這裏有什麼意思。有一天絲棧裏的人大家起來却不見陳英了。以爲他是回家去的。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那算帳先生開着銀櫃一瞧叫聲阿呀不好了。一查點却少了三百塊錢。那時大家就疑心陳英到他家裏去問問。却是說從來沒有回家。家裏正要向絲棧中討人。咧幸虧過了幾天絲棧中接得從郵政局寄來的一封信。折開來看。却是一張借票。還有一張信箋。信箋上寫的現今出外謀趕一事。暫移三百圓奉上。借票一紙。請檢存有朝一日稍爲發達。尊款可以加倍奉還。如無出頭之日也決不還。故鄉了。那經手先生見了也只得付之一歎。又想這個小孩子或者有些兒志氣。將來果然能殼出人頭地也未可知。這三百塊錢且宕他一筆帳。就是了。撇開絲棧中事。且說陳英取了這三百塊錢。惘惘出門。心想到那裏去好。現在大家都說進學堂去讀書去了。但是我究竟年紀大了。如何還來得及。倒不如有什麼速成的法子罷。聽說東村各種的速成學堂很多。我要是學法政速成師範速成。這都是要自己闢文的根柢的。我可沒有這個根柢。倒不如去學一個速成警察。將來倒可以當一個警長咧。

且說陳英因此便往東村讀書進了那個速成警察。又暗暗託人去捐了一個未入流。以應了那沒有

品級的。一句話又担承着給民困報館裏通通信。因此和宋海却算一個同事。此番遇着了黃胖蛇。黃勝便問起他。近來有什麼信息。陳英道也沒什麼消息。聽得有一位姓秋的小姑娘們。他也想運動恢復。華家他們還有姓徐的姓熊的姓李的都聯絡一起。只是他們是復社中人和唔們盟社中人無關。好在各人幹各人的事。要講勢力還是我們大你只瞧提起孫三爺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他們要不過張痴子稍爲有點兒名氣。無奈他又是一個痴頭痴腦說話不落辭脈。至於那位姓陶的陶先生專做黑幕中事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咧黃勝道孫三爺前天不是又到過東村嗎。你見過他沒有。陳英道可不是嗎。前天在錦堆館演說了一場。那孫三爺的口齒實在利害。他把前幾次和羅家爭鬧的事都說。是他的主動力。他在那裏指揮其實他瞞得過旁人。也總瞞不過我們同黨的人。何苦的要扯這個大謊。呢。黃勝道你那裏知道這是孫三爺的一種作用。此刻華家子孫人人想恢復故業。只要有人肯難發。他們就肯解囊相助。孫三爺拿得他們的錢也不少。這也難怪他自己一個人的淺裏也就不省了。還有許多弟兄們入了他的黨。都來依附着他。他也有時也得點綴點綴。陳英道他不是發行一種預約票嗎。這種票子外面也發出不少。想來也可以弄到幾個錢。黃勝道你有所未知這種預約票。他果然印得不少。但是到底是個空頭票子。要華家恢復以後纔生效力。究竟在未定之天。况且這孫三爺自己單獨出的票子。將來華家認他不認他。尚在不可知之數。萬一將來恢復的力量不關孫三爺事。人家豈肯認這一項款子。現在華家子孫有許多流落在外面的。他們急於要想把羅家驅逐出去。所以

聽得肯出力的他們就肯捐錢。至於那種票子有也罷沒也罷他們把錢已經捐出去了。就算丟了。并且中國人有種脾氣凡是捐出的錢向來不再顧問你的用途的。但是用了他的錢終要有些兒顏色給人家瞧瞧。講到孫三爺。他奔走演說的功勞自然是有的。至於自己親身和羅家去交涉。却是沒有過。因此前幾個月却有人家寫信去質問過他。孫三爺幾乎下不得台。陳英道是誰去質問他。黃勝道聽說也是一個華家子孫。他道孫先生你老人家開口說要捐錢。閉口說要捐錢。一年總要捐幾次。咱們盼望你老人家早些給我們華家恢復轉來。把羅家驅逐出去。咱們忘不了你老人家。一輩子大恩要是在那裏大大的吹起法螺來一點沒有實力。這個空架子實在擺不起了。我們的錢也是吃辛吃苦得來的。可不是容易的。請你老人家照顧些兒罷。陳英道孫三爺得着了這一封信。便怎麼樣還是辦呢。還是不辦。黃勝道要是再不做一點事兒。給人家瞧瞧。往後的接濟就要斷了。大家就要解體了。孫三爺也沒蛇弄了。難道還做他的蹩腳醫生去嗎。因此上他就自己不得不告一個奮勇了。陳英道到那時孫三爺果然自己出馬。咧黃勝笑道。何嘗是自己出馬。也不過運動別人罷了。那時有一個王阿和住居在海防橋手下。狠有幾個小弟。便是他自己。手把子也來得。這時孫三爺的預約票剛行出來。賣去不少他票面值一百塊錢的票子。只收一成的錢。就是十塊錢。十塊錢的票子。只售一塊錢。他說等待華家恢復以後。照票面換錢。該是票面一百塊的就給他一百塊。該十塊的就給他十塊。人家貪他這個重利。又聽他說得天花亂墜。因此出錢買這豫約票的很多。孫三爺來運動王阿和就教

他去奪取廣南街這也是華家土地之一現在被羅家佔了算一重門戶其實王阿和也早有此心却是沒有錢分派這班弟兄們因想孫三爺來了却是來得正好人家捐下來的錢都在他掌握之中他也從沒有報銷一次好在終是運動恢復華家用的此番他發出這個預約票來賣出也不少我給他出力他應該出錢况且這錢也不是他自己的全是華家的子孫和親族中捐來的我也正好向他開口咧這事做成了也是華家的光榮呢陳英道後來怎麼樣黃勝道後來王阿和向孫三爺開口了孫三爺只給他五百塊錢倒是歎了一番窮訴了一番苦又說那裏要錢那裏要錢都沒有給付他只好再想法子又說此刻的捐款不似往前踴躍了因為前番所做的事失敗了幾次又說這預約票那裏賣的掉許多究竟是個空頭哄騙人家收下來的錢又是零零碎碎七折八扣把個王阿和說急了將他五百塊錢向地下一丟怒氣沖沖的說道罷了罷了有便沒有便沒有那種囔囔囔囔的話可不必去說他我要這錢來也不是自己用的要使喚那班弟兄們那能一雙白手不給他幾個錢用你老人家在江湖上好幾年了難道還不明白人家都說你手下有許多錢又行什麼撈什子的預約票你老人家又特地的趕來我以為自然來照應我了可是這幾個錢我王阿和雖窮還湊得出再不然索性教他弟兄們盡盡義務罷你這錢收了回去做你的運動費自己使用罷了廣南街的事有我咧三爺可不必管了孫三爺不想到此碰了一鼻子的灰連忙自己避到一個內河公司裏去了不管他們的事因此孫三爺和王阿和給下這個怨仇到如今也沒有解釋咧後來廣南街失敗了孫三爺就說

王阿和靠不住。因此傷了弟兄無數。王阿和又說孫三爺只會批評人家。我雖靠不住，還是自己親身臨敵。況且這一番就喪在孫三爺手裏。咧陳英道：「怎麼說喪在孫三爺手裏呢？」黃勝道：「他們說都是孫三爺不肯出錢，以至於弄得一敗塗地。後來廣南街一班人逃回來，路過安南村，原來這安南村地方已經被鄰村一個姓法的佔去了。犯了他們的疆界，他們就不依，把他們解往清嘉坊。這時孫三爺也住在清嘉坊，就推託到香溪去了。因為這一件事，大家都不免恨他。他就是雲河口的一件事，你既是個頭腦人家，自然要找你得意了，要找你失意了，自然愈加要找你。雲河口的事失敗下來，自有小弟兄們去尋孫三爺說話。他怕這班人要向他尋事，却暗暗地教一個姓鄧的勸他們去做工。只說替他們謀一個位置，其實那等做工，苦得很。他們要寫了年頭，彷彿把個身體押在他們那裏。總之，教你進了這個工廠，一輩子脫不了身，只好永遠在這個工廠裏做奴隸罷了。」陳英道：「這話不對啊。」我聽孫三爺講雲河口這一回子的事，他花了錢不少啊。」黃勝搖頭道：「他的話可靠得住。他說是總這樣說，無奈事實上却不對。這事我知道，他不過託黑妖狐胡漢送了四十塊錢去，怨不得人家背後說話。」

正說着，陳英搖手道：「禁聲！你瞧那邊不是黑妖狐來了嗎？」只見遠遠地一個瘦高身體長長的臉兒，同了一位俊俏白面書生同行。原來一個兒是黑妖狐胡漢，一個兒便是白面郎君江衛。他兩人前來，和黃胖蛇握手為禮。這時陳英趁他們說話時，早一溜烟跑了。黑妖狐胡漢道：「黃胖哥，你聽得一樁新聞嗎？」黃勝道：「什麼新聞？」黑妖狐道：「你可知道那譚老六羅家派他出來到各村去連絡，還有什麼姓戴的。」

姓召的好多人。誰知喫了一個炸彈。他們的這些混帳東西。倒沒有炸死。倒把自己炸死了。你瞧瞧。這事可惱不可惱。我們得着那邊的密電。說是一個姓吳的他放的炸彈。咱們查查弟兄們。沒有這姓吳的。敢做這冒險的事啊。黃勝道。只怕又是復社裏的人。聽說如今他們實行家很多。那一位姓秋。秋姑娘在這裏運動得很成熟。咧汪衛道。罷了他們倒興高采烈。咱們盟弟兄便如此。銷聲匿跡也未免對不起人啊。黃勝道。衛兄弟之言不錯。我們也得做幾件驚人之事。纔可增我們盟社的名譽。單靠着出一本小民報。鼓吹鼓吹大家扭頭搔腳。做兩篇罵人的文章。有什麼用。處黑妖狐。胡澤民。道。這兩天連小民報裏罵人的材料也沒有。了。幸虧有姓吳的一件事。也可以裝點裝點。門面只好仍舊用孫三爺的法子。只說他去施放炸彈。是我們主使的。把他拉過來。借給我們用。用也是好的。我現在正向各處搜集他的材料。預備出一册小民報的增刊。我知道他單名是個越字。是桐城鄉人。他們這桐城鄉人都是會做文章的。桐城鄉吳氏更是出名。却不想出了這位先生。把炸彈來做個頑意兒呢。白面耶。君道果然呢。我們盟社裏的少年。除掉那姓史的。史堅犧牲性命。和那羅家決鬪以後。現在繼起無人。也不免太寂寞了。吳越既不是盟社中人。硬拉了來也無甚趣味。我倒很有意思。願做一個實行家。在盟社中吐吐氣。只是沒有機會。但是我已有這個決心。將來一定做到。所以我把未婚妻早已離了。教他們另覓良緣。沒的耽誤了。好人家女兒。我一身落得乾淨。黑妖狐拍着汪衛的肩頭道。老弟。只怕你別有用意。罷汪衛漲紅了臉。晃道。放屁。你又說什麼來了。黑妖狐連忙改口道。不是我說。我們既然

要犧牲也要值得纔好。第一須要羅家最重要的人兒。倘然一個不甚重要的我們和他拼一拼不是自失價值嗎？就像這吳越把他們一個人沒有炸死自己倒喪了性命已經覺得很不得了的了。汪衛道那倒不是這般說。羅家此次所派的五個人出去聯絡各村却不能不算一件緊要的事。那幾個人也不能不算是個重要的人。在他初意原望事成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況且幹這等危險的事原不能成。敗論英雄的。黑妖狐道兄弟你誤會了。我並沒有怪他。現在那小民報的增刊不久就要出版。我還覓到他的照片也是個丰姿美秀的少年。前天還有人寄來一個女郎的照片說是吳越的未婚妻。姓嚴喚做嚴文。但是這人寄來却說得不明不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汪衛道。怎麼說又是不明不白。胡澤民道據他們說那吳越實行推翻羅氏有了此心很久了。所以他便住到羅家村來。在這爛糊胡同相近的地方。我一個住處恰好有一家嚴家。和吳越是個世交。却住在保定街和爛糊胡同相去甚近。因此吳越便住在他家聽說那嚴家老太太也知道些文墨待他極好。嚴家有位公子纔十歲有位姑娘纔十二歲就拜他爲師請他做一個教讀。那吳越的來意本來想到爛糊胡同把羅家的宅第轟他一個大窟窿。但是這幾年來羅家也知道外面風聲不好。因此防備得十分嚴密。沒有法子可以進去。吳越在那裏只好待時而動。恰巧探得羅家派這五個人出去聯絡各村他就變計向他們了誰知弄得不得法却送了自己的性命。照這樣講來那嚴家姑娘和吳越只有師生之誼。却無夫婦之緣。但是寄給我照片的人却說是吳越的未婚妻。或者他們在讀書的時候嚴家老太太已把女兒許

與吳越也未可知。這是我們無從得知了。好在我們小民報裏，只要搜集材料有人送來，都是好的。不管他是真是假，登出來，興奮人家就算了。汪衛道豈有此理？你這人太無道德心了。我只問你那寄來的嚴家姑娘照片約摸有多少？年紀胡澤民道：年紀輕得很，去不過十二三歲的光景。汪衛道可又來：無論未必有這事，就是有這事，人家姑娘要另締良緣，怎麼平白無故給他登出來？胡澤民道：汪兄弟，你也太迂拘了。人家恐怕都不像你汪衛道，不是這般說。你也得弄清楚。況且現在羅家法網嚴密，別無端坑陷了人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富沒的牽牽拉拉。胡澤民道：你這話果然不差。只是我的民報增刊已經發印了，好在也沒有註出嚴某某，可不要緊。黃勝道：胡先生，你也聽得此地有位秋瑜秋姑娘在這裏運動得很成熟嗎？胡澤民道：我不知道他們去做他們的事，和嚙們聲氣素不相通的。黃勝道也好，雖然異黨究竟也是個同志。你們兩位今天往那裏去？胡澤民道：就爲着這事，我們去探聽探聽，聽有幫助他們的地方，該幫助幫助。老實說，他們的名聲在江湖上勢力很小，大家都只知道孫三爺。他們那個事情鬧不成也就罷了，萬一鬧成了，我們也不犯着不享這現成天下。只要小弟兄們大家一闕，把他們闕掉了，他們這少數人兒也不設我們擠讓他們去打頭陣。我們也不能不打定個主意兒呢。黃勝道：你此刻到那裏去探聽黑妖狐道他們復社中人大概都是浙水村的少年。其次便是皖公村人。聽說這兩天醉金剛黃金方在這裏，他們和醉金剛有些兒淵源，又是一村的人。橫豎醉金剛這人沒有什麼黨派的，只要三杯酒到肚，什麼話都講出來了。黃勝道也好，回來有什麼新聞，告

訴我罷。我們暫別了。不說黃勝自去遊玩。且說黑妖狐和白面郎君來訪黃金方。探聽秋瑜消息。原來這位秋瑜姑娘也是浙水村人氏。嫁與一個姓王的爲妻。那人却是羅家一黨的人。秋瑜嫁了。過去兩口子就不大和睦。有時吵吵鬧鬧。他便一賭氣跑了出來了。只說自己要去求學。那姓王的想他要出去。我們也留不住他。只索讓他自由。他橫豎跑了。我們中國的規矩。三妻四妾。任憑我討怕他。怎的這時秋瑜出門以後。想着東村地方各種學堂。都有便是女學堂也。不少我聽那友朋中到那裏讀書的。很多何不到那裏瞧瞧。原來秋瑜雖是個女流。他生性慷慨。又極喜歡結交人。因此江湖上贈他一個外號。喚做女孟嘗。而且這人落拓不羈。有時學着東村人的裝束。有時穿着男子衣服。他有兩位最要好的女朋友。一位姓吳名蔭。也是吳越的本家。因爲他能寫幾筆字。人稱杜園衛夫人。還有一位姓徐的名喚華士。因爲能填得幾首詞。人稱翻板徐淑。真秋瑜從東村回來。有時便耽擱在他們家裏。不在話下。再說秋瑜姑娘當時有位表兄。姓徐名麒麟。這人很有膽略。爲人尤沉鷲。得很。一些不露聲色。秋瑜在東村時。和他是親戚。時相過從。玉麒麟便道。妹子啊。我瞧現在東村這班人。都是口不應心。嘴裏說得怎麼樣。怎麼樣。叫他真去實行。便似蘇州人相打盤。辦子了事。你瞧他們盟社中的孫三爺。可稱全本滑頭。還是他們那黃胖蛇。黃勝有時倒肯抗個木。稍秋瑜道。我也這樣說。那黃勝還有幾分俊氣。逢到要緊時候。他還肯挺身上他。一上不過太亂。沒有甚主意罷了。若講孫三爺。真是滑不留手。除了他一張嘴。外一概都不相干。玉麒麟道。照孫三爺這樣的人物。該派他做一個經濟幹。

事他別的本領沒有運動錢的本領。可是不小。就是此番發出的豫約票，將來是一敗塗地。有幾個人，拚着丟掉了那也罷了，還有一等人，貪他的便宜，謂趁此可以發財。有一個姓許的，他就收到這種豫約票。他說：待羅家倒了，華家恢復，便向他要錢。到那時，用錢的地方正多，那有這閑錢來算？還你這個人，可不是想得太痴了。孫三爺却就是利用這一班人，因此在外面常常和唐常肅兩個相薦也。為此故，秋瑜道：這輩人，自私自利之心太重，便是他們一朝當了權，也要弄得一塌糊塗。華氏的家產，交託在這輩人手裏，也就很危險。咧，他們這裏頭，有兩個人，大概心地還好些。一個姓蔡的，單名一個鷄，字人稱失館先生。原來他一向做教書先生，有時失了館，東也蕩蕩，西也游游，一件袍子的袖，拖得很長。曾經在女學堂裏教書，這個雅號，還是一個女學生給他題出來的。他也是我們一村的人。離我家不過幾步之遙。我知道這位先生心地還好，不過人太老實些。從前在香港村辦學堂的時候，我還見過他。幾面此刻聽說到日晏村去遊學去了。第二位就要算這個白面郎君，汪衛了。那個人還不失讀書人本色。無論如何想，這個人心地還乾淨些。這兩位要算他們盟社裏最高尚的人物了。徐麒道：還有那賽無常吳文這人，如何秋瑜道：這人，我便不大贊成。我也認得他。這個人兒，全身都是假氣。他雖是個唱小熱昏出身，也知道些文墨。從前在香港村辦學堂的時候，我親見他握着一把挺大的掃帚，在操場上給學生們掃那落葉。因此學生們都道吳先生好。那張痴子當時也在這個學堂裏。人家雖然佩服張痴子有些學問，但是他獸頭獸腦，學生們很不歡迎。他有一回，學生們也不知要求什麼事。

租張痴子去說。只說吳先生已經答應了。只要你張先生答應了。這事就可以成功了。那知張痴子咬定了一定不答應學生。其勢洶洶。說你不答應我們。不管你是教習。不教習。要老拳。奉敬了。現今這個學堂裏。學生便是主人。翁教習是我們雇用的僕人一般。我們要打便打了。徐麒道。張痴子怎麼說。秋瑜道。這一點我就佩服張痴子了。他說道。我的宗旨是不能變的。我滿身雞肋。恐不足以飽老拳。有的是薄面皮。兩片牙齒多半也。已脫掉了。你們愛打那一面。就打幾個巴掌去。我決不計較也。決不回頭。但是我的宗旨是不能變的。學生們聽了。也沒有法子。只得散去。後來有人說。這件事也是養無常攪撥出來的。故意與張痴子為難。徐麒道。不差。當初我也聽得人說過。香海村這個學堂。很熱鬧。當時許多有名人物都聚在那裏。可算是盛極一時。這種學堂。喚作什麼學堂。我却忘懷了。秋瑜道。喚做愛種學堂。在那極盛的時候。和尚也有。妓女也有。鹹水妹也有。後來一個一個的都走完了。只賸一個失館先生。還在那裏支持着。到如今。僅存一個愛種女學堂。還是從前的基礎。咧。徐麒道。那養無常。吳文不是也。到過東村來嗎。如今可在這裏。秋瑜道。哦。怨不得哥哥不知道。那時你還沒有到東村來。當初爲了吳文的事。大起風潮。養無常跳溝。要算是一齣著名的戲劇。咧。徐麒道。你這話。我更不知道了。怎麼叫做養無常跳溝。秋瑜道。也是爲着學生們一件事。和東村裏的監學爭執。他們不肯答應。他却一定不肯回去。和他大鬧。後來東村中用強硬手段。教警察押着他出境。養無常憤極到一個轉灣地方。他便縱身一跳。跳入溝中去了。人家說。跳海。跳江。跳河。倒是常有的事。那跳溝。可是第一回。咧。徐麒道。

跳入溝中淹死了。沒有秋瑜呵。呵笑道：你真是一個獸子。跳入溝中，可以死了。明天下了雨，路上行潦，可以撐帆船。咧。徐麒道：既然不死，跳他做什麼？秋瑜笑道：你這話真越說越左了。跳是他自己的決心，不死是他天賦的運命。那個溝，他生就在那裏來也。由他去也。由他更無所用。心總之跳溝不死四字，是具體的，不是演繹的。徐麒道：其實不是這般說。一個人當憤氣填胸之際，他也不管他可以送命，不可以送命。奮身一跳，就是了。大家當原諒他。這時的心不該借此題目奚落他。妹子剛纔所言，雖是妙論，未免刻薄了些。秋瑜道：哥哥之言不差。妹子從小時節，吾父親就說我，只怕不壽，就是好刻薄人。一生就喫這個苦。無奈生性如此，是不能改的。到了如今，我的身世，我的境遇，更是瞞不過哥哥。便是不壽，便是橫死，又希什麼？所以，我使酒罵座，早已脫略形骸。一個天涯畸零之人，還有什麼顧忌？我這番新從香海村來，瞧着我輩華族中，益發墮落了。回到東村，又聽得你哥哥捐了一個功名，預備回去爲羅家所用。妹子聽了十分詫異，難道一個人變起節操來，却如此容易嗎？徐麒歎口氣道：有是有的。我父親寫信來，說已給我捐了一個小功名。我也將錯就錯，難道妹子還不知道愚兄的心事嗎？現在我們通統在外面提着一枝筆，掉着三寸舌。天天說是要驅逐羅家，恢復華族，究竟那真幹得什麼事？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愚兄是主張實行的。既主張實行，須想出從那裏進身的道兒。我想，就此入手也。未爲不可。秋瑜道：可不是嗎？我原說哥哥不是這般人，豈有半途改變宗旨，似這般腳跟不定的人？總之我們抱定宗旨，任憑什麼污穢齷齪之場，也都去得。只要自己守得定，就不爲人所同化。

了。徐麒道：這話說得很。是一個人要在患難貧苦之中，却守得定，要在富貴利達之中，却守不定。了。我瞧有許多人做那窮書生的時代，很有些兒節操，居然是不畏強禦，到了漸漸發達了功名，就便似換了一人了。錢也，要了死也，怕了不拘什麼鬼祟，崇自私自利的事，都肯做了。這就是自失身分，自失價值。愚兄此心耿耿，無論如何保守初心，以我家計而論也，開着幾處，綴號，燭鋪，本不要做什麼，官依賴了羅家受這種腌臢氣，但是我實行我志，不得不如此。秋瑜道：聽了哥哥一番言語，不由人不欽敬。要是現在這一班口頭講恢復華族的人，都像哥哥這樣的人就好了。妹子雖然是個女流，倘然有什麼驅遣之處，赴湯蹈火，也所不辭也。替我們女界爭一口氣。徐麒道：妹子若肯幫忙，那是更好的了。現在我這裏也有兩三個同志，一位姓陳的，喚做陳復子，一位姓馬的，喚做馬宗貽，這兩人都是一鄉也，都是爲兄的好友，沒有什麼話，不可以同他們談的。我們三人誓同生死，將來回去也預備着，一同回去。秋瑜道：哥哥想從那處地方下手？徐麒道：我已預備到皖公村去，那邊同志多，交通便。況且那下流還有個江南村，蓄志已久，只要一舉手之間，他們都響應了。江南村響應了浙水村，那裏有不響應之理？況且這裏是我們的家鄉，更是容易。妹子既肯幫我的忙，我倒有一事要奉託妹子了。秋瑜道：哥哥要託我什麼事？徐麒道：就是那浙水村一部分的事，要奉託妹子。大概浙水村全注重於紹家莊幾個人，其次那溫家莊的人也大可用得。紹家莊有兩個人可以用的，一個就是醉金剛，黃金方，一個是病韋陀。竺康不過這種人，暫時聯絡他，却可以使得將來須得好好兒約束。其實呢，也不過富貴聲

色之好。我想也。還好處。置好在妹子。你是個女界奇才。勝愚兄十倍。我也大可以放心。所以要請你獨當一面。秋瑜道。大家是爲恢復華族起見。妹子那有不出力的。就是醉金剛病。韋陀妹子向來也熟識他們的。聯絡他們也不難。只要事成以後。許他一個願罷了。只是我想哥哥入手的。地方還請斟酌。何以不在大夏村下手呢。若在大夏村下手。這是個華家土地的中心點。四面八方都可以去得。那時皖公村。潯陽村。江南村。浙水村。相繼響應。豈不是揚子溪以南都是我們的勢力範圍。還有香海村一個繁華市鎮。交通便捷。豈不更好。徐麒道。妹子的話可不差。但是那地方是田才常田先生當時失敗之地。因此大家都說這地方不得手。爲的羅家很注意於這地方。防備得十分嚴密。二則那地方的人也不大好弄。愚兄又不熟悉。除非大夏村的人自己發難。纔可以使得若從外面陌陌生打進去。可是。不容易呢。現在我的意思。却要做得能收能放。纔妙。秋瑜道。怎麼喚做能收能放。倒要請教。徐麒道。我想這事。倘能成功。各村響應。藉此驅逐羅家。恢復華族。自然達了我們目的是最好的事。萬一那事做不成功。或者中途有什麼變卦。愚兄一人自然早把此身犧牲的了。沒的連累了許多小兄弟們。除了那陳復子。馬宗哇。兩君本與愚兄同生。死外。其餘的人一概都不願意株連他們。就是我們同志裏頭。他果然有志。也可以再接再厲。不必無端的送上去。被他害了。那時候。不過犧牲了幾個人。就完了。愚兄所說的。能收能放。就是如此。便是妹子那裏知道。我那裏失敗的信息也望。早早收篷。免得同歸於盡。秋瑜道。這事妹子知道。但是我想我們女界中人。大家都說是個廢物。這一番妹子也。想做

個榜樣。給人家瞧瞧。可見得也和男子一樣。從此後男女就該平等了。徐麒搖首道：「這件事要講實力的。我瞧就是恢復漢族。後怕一時也做不到。况且這裏的程度還遠着。咧如今浙水村的事情就請妹子注意起來。當時兩人辭別各人幹各人的事。去秋瑜有的事也會和醉金剛病韋陀商量過。所以今天黑妖狐到那處去探聽消息不在話下。」

且說徐麒在東村畢業。便到皖公村。這時皖公村的村長名喚羅恩。也是羅家的一族。見了徐麒。年少英雄。頗爲器重。知道他學過警察。便教他去當一個警察。長去一天。徐麒忽然請那羅恩去看警察的操練。在一個操場上齊集了許多人。停了會兒。羅恩也來了。徐麒衣冠濟楚的在旁伺候。到了羅恩坐定。徐麒忽然上來請一個安。只見他袖子向上一揚。砰的一聲。就是一手槍。直打入羅恩的腹部。羅恩叫聲「阿呀」。不好。有刺客在這裏。徐麒順手又是一槍。這時羅恩的一個親隨喚做陸永的。要想來護他。豈知徐麒的手槍是一種九響的槍。他一連可以發九個彈子。只聽那砰的幾響。把個陸永也打倒在地。那時陳復子馬宗貽兩人也在旁邊。把一個操場上攪得落花流水。本來羅恩是皖公村一個村長。其餘的鄉董鄉佐之類。隨了他來的也不少。如今一聞槍聲。大家都抱頭鼠竄而逃。幸虧還有幾個村夫把羅恩背負了塞在一肩小轎子裏。兩個轎夫飛擡回家。這時徐麒想趁此擾亂之際。我先奪取了皖公村。纔是道理。只是時機迫促。此間弟兄們都沒有運動。安貼他這裏有幾個防勇。我知道他們雖然練習還沒有發給軍械。其餘也都不足爲慮。我先把羅家幾個家奴殺了。其餘和華家有關係。

條的也就不要緊了。我既據了皖公村，便可直搗江南村。先把譚六兒殺了。這人可不是好人。咧看官們。可知道徐麒在皖公村槍擊羅恩的當兒。譚六兒那時做了江南村的村長。所以他說要直搗江南村。把譚六兒殺了。只可惜時機未熟。也是華家恢復之期。恐怕還沒有到呢。這時羅恩已經被他們擄回去了。其餘鄉董鄉佐裏頭有一個姓馬的喚做馬二先生。這人却還好。還有一個也是姓羅的喚做羅毓。這人也是羅家的族中。便是徐麒想把他一網打盡的那時。各人都避匿在操場近旁一個鐵佛巷內。徐麒大踏步前來迎頭就遇着。一人。這人姓戈名松。本來和徐麒是一黨的。他今瞧着徐麒一個人。在那裏亂跳亂嚷。知道那事有些不妙。轉瞬之間。四面的兵警合攏來他。一個人如何抵敵得。住徐麒手下。本來也預備一班小弟兒。誰知到了臨時。一無所用。都呆呆的立着。戈松一想。我還是見機行事的好。便暗暗的把一班鄉董鄉佐放掉。及至徐麒來時。早已逃之夭夭。這時徐麒一想。不好。那戈松是奸細中了他的計了。就在旁邊奪取一柄馬刀。斫來戈松。一閃只削了他半個肩頭。陳復子飛步上前。照準他一槍。那彈子啣的一響。端端正正從東耳朵管進。西耳朵管出一個。戈松早已嗚呼哀哉了。這時徐麒想手無寸鐵。怎麼可以抵敵知道皖公村有一個安置軍械的地方。那裏却還有三十支槍。便直奔軍械所來。這時外面的人還不知道刺客究竟是誰。徐麒却用一個移花接木之計。說道。今天村長被人刺死了。略門大家帶着槍看守軍械所。捉拿刺客。這是我輩的責任。他這時率領了二三十個小弟兒。衝開一條大路。早向軍械所奔來。且說徐麒闖入軍械所。那管理軍械所的人早已一溜烟。

跑了。只見七橫八豎的槍枝倒也不少。都是槍不對子，子不對槍。有的已經是鏽舊不堪的了。有的連機件也不完全的。所帶來的一班小弟，兄又都不會開槍的。徐麒到此，只有陳復子馬宗貽兩人還有用處其餘的人都一些兒沒有用場。你想到此地位怎麼不束手再說羅恩受傷後擡回家中家中已鬧做一團羅恩還有點兒知識人事咬定是徐麒下手的那時衆人做好做歹一面請醫生一面捉兇手傳齊鄉勇團員立時把個軍械所圍起來你想徐麒等三人雖然奮勇無奈寡不敵衆早被一個姓杜的捉住可憐陳復子也早在軍械所被他們打死小弟兄們東逃西竄如捉小雞一般一隻一隻都捉起來那姓馬的這時也走不脫了都押到一個土廟裏來這一番沒有牽動軍士沒有傷害平民這便是徐麒所說的能收能放了。只這個驚報一傳不到一天江南村譚六兒得信就派了一位姓朱的來了大夏村張古洞那裏亦派了他丫姑爺來了。你道什麼喚做丫姑爺諸位先生沒有瞧過一部新出的小說孽海花嗎？裏面載着一個莊壽香和他一個大腳姐兒開心作樂一書架的書都倒在身上。這段故事可知（孽海花）裏的莊壽香便是（不可說）裏的張古洞這位大腳姐兒原來就是他家一個丫頭後來嫁與一位姓張的呢？這位姓張的他名喚虎子本來是張古洞一個得意的家人後來就把那大腳姐兒許配了他大夏村的人就稱爲丫姑爺因此這丫姑爺便出了名這人與後書有關現在暫且不題再說徐麒當時被他們網綁到一個土廟裏立時開堂會審馬二先生坐在當中羅毓坐在上首還有一位姓許的綽號香狸貓也是江南村人氏他坐在下首那時馬二先生就問他

道。你。這。人。怎。麼。沒。有。良。心。這。時。羅。村。長。待。你。很。好。你。怎。麼。害。他。徐。麒。道。羅。村。長。待。我。好。是。私。情。我。此。番。是。要。報。公。仇。來。的。香。狸。貓。道。你。此。番。行。刺。必。定。有。人。指。使。你。的。到。底。是。何。人。指。使。你。從。實。說。來。聽。說。孫。三。爺。外。面。羽。黨。很。多。你。可。是。孫。三。爺。的。羽。黨。徐。麒。笑。道。孫。三。爺。那。足。以。指。揮。我。們。我。方。且。瞧。不。起。他。這。種。人。你。倒。把。孫。三。爺。來。算。我。的。同。黨。實。告。訴。你。罷。這。事。我。只。和。吾。同。志。一。兩。個。人。做。的。就。是。那。些。小。弟。兄。們。他。們。也。實。不。知。情。因。為。我。迫。脅。了。他。們。他。們。纔。不。得。不。如。此。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你。們。只。把。我。一。身。殺。了。就。完。咧。我。就。抵。了。羅。恩。一。人。之。命。便。也。殺。了。香。狸。貓。道。告。訴。你。罷。羅。村。長。實。在。沒。有。死。僅。不。過。受。了。些。小。傷。當。時。就。延。西。醫。診。治。已。經。全。愈。了。到。明。天。還。要。親。自。來。詢。問。你。咧。徐。麒。一。聽。此。言。登。時。變。色。想。我。用。盡。心。機。連。一。個。羅。恩。也。打。不。死。失。敗。到。這。步。田。地。這。是。那。裏。說。起。啊。况。且。我。親。見。陳。復。子。已。被。他。打。死。我。也。眼。見。得。不。活。把。兩。個。拼。他。一。個。還。不。能。嗎。當。時。想。到。那。裏。便。垂。首。不。語。那。個。羅。毓。却。惡。很。很。的。說。道。你。這。沒。良。心。的。忘。八。羔。子。你。知。罪。嗎。徐。麒。道。我。不。知。罪。羅。毓。便。哼。了。一。聲。道。明。天。咱。們。要。把。你。開。膛。破。肚。挖。出。你。的。心。肝。來。瞧。瞧。你。這。人。的。心。肝。怎。麼。樣。兒。生。就。的。徐。麒。聽。了。忽。然。大。笑。道。然。則。羅。恩。死。了。不。然。何。致。於。要。剖。我。的。心。肝。呢。我。生。怕。枉。費。了。許。多。精。神。空。流。了。幾。許。碧。血。把。敵。人。一。個。也。沒。有。損。傷。如。今。雖。然。只。死。得。一。個。羅。恩。我。志。也。算。稍。酬。了。我。志。既。酬。便。把。我。戮。屍。萬。段。我。也。願。意。區。區。心。肝。何。足。掛。念。說。着。又。指。了。羅。毓。道。便。宜。了。你。沒。有。斷。送。你。的。性。命。睜。着。眼。睛。向。他。一。瞧。那。羅。毓。嚇。得。幾。乎。打。跌。徐。麒。又。向。他。笑。了。一。笑。道。其。實。像。你。這。種。東。西。却。是。無。足。輕。重。殺。了。你。也。無。濟。於。事。不。

殺你也沒甚要緊。我本來預備先把羅恩結果了。其次便是譚六兒。其次便是鐵寶兒。再有一個阿良。也不是好東西。好在我。不結果。他將來自有。人來結果他。咧。我這一次。本來可以慢慢兒的。却因爲機。關漸漸兒洩漏。那羅恩。前天又假痴假呆的說。我不懷好意。姓戈的。又去告發。所以我想。不如先下手。爲強。不然。怕要先遭他們的毒手了。至於孫三爺。他却與我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做這事。其餘小弟兒們。更不相干。此番的事。他們一概都沒有知道。咧。馬二先生。問到這裏。却也不敢再問下去了。便教他畫了供。把罪定了。預備明天處決。看官們要知道殺人償命。是千古不易之理。此刻徐麒打死了羅恩。無論他宗旨如何。一命抵一命。也是正當的道理。誰知羅家的野蠻。慘酷。要算絕頂。真個把徐麒開膛破肚。挖出他的心肝來。致祭羅恩。大家說這種行爲。宛像那強盜山中的舉動。從前那種水滸傳上。或者有之。至於羅家。雖然他們的出身也未必十分文明。然而沐浴文化。在近年來。何論如何。總算一個大家。就這種野蠻行爲。瞧來。可知這羅家。氣候。不久了。

且說那徐麒。是浙水村人。這個消息。一時便傳到浙水村去。他既有這等舉動。保不住在家中。還有什麼機關。而且他家。住紹家莊。紹家莊的人和羅家有切齒之仇。那地方。是華家子孫創辦復黨的根據地。況且在皖公村。徐麒的家裏。又搜出許多和秋瑜往來的要信。因此皖公村的人。就打一個電報。給浙水村的村長。說從徐麒那裏。搜出許多書信來。都是和紹家莊一個姓秋的女人往來。要信。雖然沒有十分關係。但是你們也不可不防。那浙水村。這時候。那個村長。姓張喚做張颺人。倒是個好人。只是

羅家提拔起來的人自然效忠於羅家。他也知道浙水村的人不大好弄。所以也請了幾位顧問。一位姓湯的。他的大名喚做養仙。二字是浙水村最有名的人物。綽號喚做清朝及時雨。張颺把他封爲大軍師。有什麼疑難雜症。都去詢問他。因爲他說一句話。浙水村的人不敢違拗。第二位姓張。喚做張推。四。因爲他無論什麼事。都是推三讓四。所以提出這個名兒來。他的混名喚做養虛。這本是甯波人。一句罵人的話兒。不知如何做了。那位先生的雅號。這一位張颺。便請他做了一位二軍師。凡有什麼要事。都去請教。這兩位軍師。今天得着了。皖公村的急報。連忙令人去請兩位軍師來商議。大事且說。那位大軍師清朝及時雨湯養仙。是一個道學先生。他有一位老太爺。凡有什麼事情。都要稟明。那一位老太爺。老太爺教他怎麼樣。便怎麼樣。却是逢到爲難之處。也可以把老太爺出來抵當。一抵當。不過要請到那位老太爺出場。便是這位湯先生得意之筆了。有人說水滸傳裏有兩個人。一個是宋江。一個是假李逵。都是借他父親母親出場的。因此就喚他做清朝及時雨。他的大號喚做養仙人家。叫別了。就喚做三鮮。後來不叫他。湯三鮮就叫做三鮮湯。咧。這不過說他在浙水村。樣樣有份的意思。這一天張颺令人來喚他。他說我要伏侍老太爺睡覺。咧。來人道。今天村長吩咐有極要緊的事情。一定要請你老人家過去。的一面把張推四張老爺也請來了。因爲外面有些下雨。所以特備轎子。前來湯養仙道。我向來不坐轎子的。誰要坐什麼轎子。你先回去。我就來便了。那時湯養仙先生便穿着一件元色大布馬褂。月灰色袍子。脚上着了一雙釘鞋。撐了一把油紙雨傘。到村長處來到了。村長辦事的地

方。迎。面。却。見。張。推。四。也。來。了。兜。頭。就。唱。了。一。個。肥。喏。說。道。湯。老。先。幾。天。不。見。你。老。人。家。了。想。來。一。向。貴。忙。得。很。極。欲。到。你。老。人。家。府。上。拜。訪。請。安。却。是。沒。有。功。夫。今。天。下。了。兩。你。老。人。家。還。是。安。步。當。車。自。己。穿。了。釘。鞋。撐。着。雨。傘。可。是。儉。樸。極。了。說。着。又。一。連。唱。了。幾。個。喏。原。來。這。位。張。推。四。先。生。打。恭。作。揖。是。他。的。拿。手。戲。說。幾。句。話。就。要。唱。一。個。喏。湯。養。仙。道。不。是。我。的。儉。樸。實。在。我。生。平。最。恨。的。那。官。氣。現。在。許。多。人。動。不。動。便。擺。出。官。派。來。中。國。的。事。情。就。壞。在。這。輩。人。像。我。雖。然。也。做。過。幾。天。官。自。信。還。沒。有。官。氣。張。推。四。道。不。差。不。差。像。你。老。人。家。這。樣。的。人。不。要。說。我。們。浙。水。村。中。揀。不。出。第。二。個。人。就。是。世。界。上。也。很。少。的。了。只。是。今。天。村。長。急。急。的。召。呼。我。們。兩。人。進。去。不。知。是。何。用。意。再。說。這。位。村。長。待。我。們。浙。水。村。人。總。算。不。差。却。還。有。人。反。對。他。可。奇。不。奇。想。你。老。人。家。耳。目。近。今。天。的。事。終。摸。着。些。邊。兒。了。湯。養。仙。道。我。那。裏。知。道。大。概。爲。着。辦。學。堂。的。事。不。然。便。是。要。商。量。造。路。的。事。正。說。着。裏。面。有。個。家。人。出。來。說。老。爺。請。兩。位。師。老。爺。進。去。湯。養。仙。和。張。推。四。兩。人。推。推。讓。讓。的。進。去。轉。一。個。灣。要。推。先。後。進。一。重。門。也。要。推。先。後。直。到。張。颺。的。書。房。內。那。張。推。四。見。了。張。颺。已。經。唱。過。十。七。八。個。喏。了。只。是。湯。養。仙。穿。了。一。雙。釘。鞋。吉。閣。吉。閣。很。不。得。緊。那。張。颺。書。房。中。很。講。究。的。地。毯。不。免。有。點。點。梅。花。之。迹。張。颺。瞧。不。過。便。吩。咐。家。人。取。一。雙。舊。鞋。子。給。湯。師。老。爺。轍。了。免。得。吉。閣。吉。閣。的。聲。音。家。人。領。命。便。給。湯。養。仙。換。了。張。颺。却。慢。慢。地。從。袖。子。管。中。取。出。一。封。電。報。來。說。道。今。天。請。兩。位。先。生。到。這。裏。來。非。爲。別。事。只。因。皖。公。村。馬。二。先。生。那。裏。來。了。一。封。電。報。說。有。暴。徒。徐。麒。擊。死。該。村。長。羅。恩。牽。涉。到。這。裏。紹。家。莊。一。個。女。人。喚。做。秋。瑜。說。他。們。同。

時起事。我却不知道秋瑜是什麼人。所以特地請你們兩位先生來請教。請教這事。怎麼辦法。我想一個女人有什麼了不得。紹家莊的人。難道聽命一個女子嗎。但是果然。是個歹人。我也不便得罪。羅家把我自己的地位弄掉了。所以請二位來商量。湯賽仙正一正他的衣襟。說道。村長。你別瞧他是個女人。如今的女子。還像女子嗎。現在那些女學生。頭上戴着一副金絲眼鏡。腳上穿了一雙皮靴。自以為世界獨一無二的人了。眼高於頂。到處橫衝直撞。也論不定他一定不做這事。這位姓秋瑜。我前月在香海村見他。有時穿了東村的衣服。有時索性裝扮個男子模樣。那天我住在一個客棧裏。他不管有人無人。直闖的闖了進來。我起初當他是個男人。後來聽他開口。却是個女人。聲音問他姓名。纔知道是秋瑜。他那時便大發議論起來。湯先生長湯先生短。我也無從插嘴。後來說要辦個女報。教我提倡我見着香海村那種尋常的報也恨如切齒。別說是什麼女報了。二軍師張推四也說道。湯老先的話不差。現在這班學生實在鬧得不成樣子了。從前香海村有個學堂。喚作南海公學。我也在那裏當過教習的。無父無君之說。都是這輩人倡出來的。後來大起風潮。便另組成一個愛種學堂。還有什麼愛種女學堂。如今這許多人都是這幾個學堂裏的人。不懲治他們。一兩個他們越鬧得利害。咧張颺道。說一句良心上的話。我們雖喫羅家的飯。究竟還是華家一脈。辦得急了。那華家親戚故舊們。可要抱怨我。又何必呢。湯賽仙道。我有個法子。在這裏那徐麒秋瑜他們的宗旨。不是要驅逐羅家嗎。但是此刻紹家莊的莊正。便是羅家的僕人。喚做羅貴。他們聽說要驅逐羅家。他也是羅家之一。怎

麼不恨如切齒你就交付他辦好了將來人家有理怨你的你就推託在羅貴身上便了張颺想這話不差到底不愧爲大軍師請教了他就有主意來了那時立刻寫一封信專差一個急足送到紹家莊去教莊正羅貴辦理又派了幾名巡丁幾名團勇教一個隊長帶領了來到紹家莊且說那位隊長姓李喚做李燦猪因爲他的顏色發紫好似廣東人做親時候所用的燒猪一般所以題出這名兒來當時到了紹家莊便來與莊正羅貴相見

看官們要知道這羅貴的爲人却非常奸滑那時秋瑜在紹家莊辦一個女學堂他非常殷勤十分巴結他家裏有位老太太他借着老太太爲名請秋瑜在家中喫飯一會兒說是要請他教兩個女孩子了一會兒又是說要捐助些學堂的經費了他故意和秋瑜周旋暗中便在探聽他的行爲可知秋瑜雖是個女人却是行動慷慨說話也沒有忌憚他在紹家莊所辦的一個學堂喚做殉道女學堂所有經費大半是徐麒的因爲徐麒是紹家莊一個有錢的人一切公益的事都肯做的人家往往說華家親族貧乏者多因此引起他的不平來要驅逐羅家恢復華族所以提倡這個主義的都是些窮小子沒有法兒了便和他拚一拚兒要是徹倖成功了坐汽車討小老婆兒登時窮漢變了富翁再不借了這個主義從中漁利報虛帳做空頭引誘人家子弟欺騙人家財產獨有這位徐麒他是個真熱心家他有那些財產也可以過活了何必要做這種事呢所以把華家親族中人一比較起來就覺得徐麒這人可貴閑文少敘且說羅貴假意殷勤其實胸中却十分奸惡那秋瑜却是忠實的人暗暗想道

人家說姓羅的沒有一個好東西。現在瞧那羅貴倒也還好。我們講究人道。主義的萬一有事。倒要保全他。况且他家中還有個老母。咧誰知你要保全他。他却要害死你了。這時羅貴接到了張颺的急信。他暗暗想我早知這個女人不是好東西。果然今天落在我手中了。羅貴又想着這浙水村的村長張颺。素來有什麼事。總和大軍師二軍師商量的。這大軍師二軍師便是浙水村全村人的代表。此刻他交付我辦。又明知我是羅家的人。就是教我重辦的意思。也可不言而喻了。原來羅貴這廝也十分狡猾的。他就怕浙水村的人鬧起來。他一個莊正却是喫不消。現在知道清朝及時雨不說什麼話。還有養虛齋幫着。可知浙水村人是平服的了。那時專待李燒豬一到。便好動手按下不提。

且說徐麒的父親名喚徐菊生。年有七十多歲。是一位忠厚正直的老先生。那一天覺得心驚肉跳。到晚來就做了一個夢。見他兒子徐麒回來了。那老先生就問他道。你在皖公村好端端的。如何便回來了。徐麒道。孩兒此來。特來拜別父親的老先生。道怎麼說。你又要到那裏去嗎。徐麒道。孩兒此去。天長地久。不能長侍膝下。了說畢。便又向父親磕了一個頭。說孩兒志願已酬。可以不必在此世界橫豎。再過三四年。大家也就明白我心可以無憾。家中想是無礙。只是秋瑜妹。我可對不起他。連累了他。咧說着。又向父親磕了一個頭。長笑一聲而去。那徐菊生老先生也就驚醒。知道這事有些兒蹊蹺。他老先生七點鐘起身。外面說是有位蠟鋪裏的掌櫃。要見東家。老先生想怎麼如此之早。便到書房中相見。那位掌櫃却是徐家幾十年一個老夥計了。那老夥計鬚髮白如霜。雪喘吁吁的說道。老東家。我今天

早。起。得。一。個。消。息。從。莊。正。那。邊。有。人。走。漏。出。來。的。說。是。吾。們。家。小。主。人。在。皖。公。村。出。了。事。把。個。村。長。羅。恩。用。洋。鎗。打。死。了。由。皖。公。村。打。電。報。給。浙。水。村。村。長。此。刻。村。裏。已。經。派。人。到。莊。中。來。捉。人。我。想。你。東。家。一。把。年。紀。的。人。了。難。道。還。吃。這。官。司。去。而。且。這。事。鬧。出。來。株。連。家。族。非。同。小。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勸。你。老。人。家。不。如。走。了。罷。那。老。先。生。歎。了。一。口。氣。道。事。已。如。此。教。我。往。那。裏。走。去。我。七。十。多。歲。的。人。了。由。他。便。了。我。兒。子。也。死。了。將。來。自。有。人。知。道。我。老。命。一。條。在。這。裏。也。說。不。得。了。兩。人。正。說。時。那。外。面。的。家。人。奔。進。來。道。不。好。了。那。莊。正。羅。貴。同。着。村。裏。派。來。的。李。燒。豬。率。領。了。許。多。人。打。進。殉。道。女。學。堂。把。秋。瑜。秋。姑。娘。捉。了。去。咧。老。先。生。道。就。是。要。查。抄。捉。人。也。該。到。我。家。裏。來。查。抄。捉。人。如。何。闖。進。女。學。堂。去。無。端。把。人。家。女。孩。兒。捉。去。這。是。什。麼。意。思。家。人。道。聽。得。外。面。人。說。是。秋。姑。娘。和。我。家。大。爺。通。同。的。大。爺。在。皖。公。村。打。死。了。羅。恩。搜。出。信。件。所。以。來。到。學。堂。中。捉。人。不。一。會。兒。就。要。到。我。家。來。捉。人。了。還。是。請。老。太。爺。略。避。一。避。的。好。老。先。生。道。我。不。走。你。們。把。少。奶。奶。暫。時。送。往。娘。家。其。餘。你。們。要。走。的。儘。管。走。別。因。爲。我。們。連。累。了。你。們。你。們。要。盤。川。的。向。帳。房。裏。去。領。當。時。上。上。下。下。家。人。們。一。齊。跪。下。來。說。道。一。向。受。主。人。的。恩。至。今。有。了。事。我。們。就。跑。還。算。是。個。人。嗎。徐。老。先。生。道。你。們。不。走。也。任。憑。你。們。但。是。我。却。終。不。強。留。你。們。又。回。頭。向。老。夥。計。道。你。把。這。店。中。帳。目。料。理。料。理。清。楚。預。備。他。們。要。封。店。咧。徐。老。先。生。吩。咐。他。們。去。後。自。己。便。親。自。投。到。莊。正。那。裏。來。聽。憑。治。罪。那。羅。貴。便。命。人。拘。禁。了。聽。候。村。長。報。告。羅。氏。發。落。不。題。

再說秋瑜那天正在殉道女學堂中聽說外面風聲緊急有關切的人便去通信與他說姑娘還是走了罷省得被他牽涉在裏頭秋瑜道我們做事原是安立定腳跟在當初大家說得咬金嚙鐵到了事情過不去了便只顧着自己一跑我不是這般人况且我這裏又沒有什麼憑據他們怎麼可以憑空誣陷我當日徐大哥和我約定的他那裏失敗了還有我這裏可以繼起可知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咧原來秋瑜還以為沒有憑據不能加害與他可知在羅家這時候全用着野蠻法子那裏要什麼證據就在這晚上羅貴和李燦豬兩人率領了許多壯丁深夜闖入殉道女學堂把個秋瑜生擒活捉出來說他是徐麒的同黨快快招出這紹家莊許多人來秋瑜說你們說我是同黨自然有同黨的憑據這憑據給我瞧瞧羅貴冷笑一聲道好個伶牙俐齒的女子你打量人家不知道嗎快些把紹家莊的同謀多招幾個出來我和你素日略有交誼還可以筆下超生不然也沒有法子救你的了秋瑜想我既被捕那有可以望活之理他不過哄騙我罷了我肯陷害他人嗎那羅貴逼着他他道羅先生我們一向相熟你難道不知道我嗎羅貴一想不好怕的他又說出什麼話來連忙說道也罷你是筆下很來得的請你自己寫罷秋瑜握着一枝筆想教我寫什麼呢便在紙上寫了七個大字道（秋兩秋風恣煞人）他知道既已被捕終無生還之望便咬定牙關不吐一字這時李燦豬在旁邊羅莊正他既不招難道我們罷了不成我們可以把他就地正法的羅貴向着秋瑜道秋瑜你聽得嗎秋瑜道也好你們要殺我一個女子怎能抵抗不過我奉求你一事我門女兒家神聖之軀你行刑時不該

教他赤身露體。你須明白這一點。我就感你的恩了。羅貴點頭稱是。後來有人講起羅貴。倒還有救護秋瑜之意。無奈李燒猪不肯。就在半夜裏從監中提出斬了。那時秋瑜身上却還穿件鐵線的夾衫。李燒猪見殺了秋瑜。自去村中覆命。後來那李燒猪到了廣東。在沙艇上挾妓飲酒。正在陶情作樂。當兒誰知水面大火。那個船都是四面繫住的好似三國志上火燒赤壁的時候。一般一片大火。燒得精光。那李燒猪也燒死在裏面。真個應了廣東燒猪之讖。一言表過後。不再提。且說秋瑜這個消息。傳到香海村。人人義憤填胸。大家說這是羅家必亡之兆。據生理學家講。凡是一個人要遭橫死在將死之前。必定有一種兇狂態。這就喚做死物狂。現在羅家這種舉動。便是個死物狂的明證。這時江南村村長譚六兒。另有差遣羅家。就要把張颺調往江南村。江南村的人便反對起來。張颺也覺得這事辦得於心不安也。上了這兩位軍師的當罷了。且說上回書不是說秋瑜有兩位女朋友。一位是杜園衛夫人。吳蔭一位是翻版徐淑。眞徐華士兩人可惜都是斯文一脈。不能和秋瑜報仇。吳蔭只寫了一部金剛經。算追薦他自己也。可以賣兩個錢。倒是一舉兩得之道。徐華士也做了幾首詞。追悼他一番。後來還有許多文人墨客。設立了個秋社。要把秋瑜葬在浙水村的西冷橋畔。此時後話。暫且不表。再說羅家自從得了羅恩。被徐麒打死之信。到底心中也有些驚慌。便說要搜羅人材。整頓家業。但是弄去弄來。還是這幾個人。當時替羅家出力表表的幾個人。除了張皮匠。張古洞。浪子譚六兒。還有兩個人。大家算他手段老辣。能辦事的。原來一位是人稱去鬚大黃。盛三兒。那大黃本來是藥中將軍。他

的性子很急。那盛三兒的性子也有些暴躁。所以題他這名兒。後來人家把大黃二字喚做大王。也不知是什麼意思。一位人稱毛頭賭火星。辛儒原來這位先生生平好賭。到了賭輸了。却無所不爲。這是在香海村的人。大家都知道的。當時羅家便思重用這兩個。人且說那一天去鬚大黃盛三兒到了香海村。便有許多人都來奉承他。一時盛三先生長壽三先生短鬧個不了。這也是一班小人趨炎附勢的常情。不足爲怪的。又有一位伸手閻羅岑呆子。還有一位假勿清李平。都是和盛老三極要好的。那岑呆子爲什麼叫他伸手閻羅呢。他無論到那裏。總是死要錢。其實東手接來。西手便用去。却和妻女做馬牛。自己老了。也終日忙忙。沒有享過福。他家裏的姨太太小姐。却大出風頭。所以叫他岑呆子。那一位假勿清李平。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那人有些假仁假義。有時假愁窮。有時假撐場面。買幾幅假字畫。收幾樣假古董。混過日子。因此人稱假勿清。且說盛老三到了香海村。便住在一個最講究的客棧中。他也算羅家一個最得用的人。因爲前年老西兒打進羅家莊的時候。葉老太逃到西安村。他恰在那邊服侍得葉老太十分得意。葉老太要什麼他就去弄什麼。因此葉老太十分賞識他。他弄得錢也不少。無奈姨太太太多。弄到錢來。你也要一千。我也要八百。一轉瞬間便告罄了。沒有錢時。便逼着老頭子要錢。老頭子無可如何。到了沒有錢時。便什麼事都肯做了。如今到了這裏。好在有伸手閻羅岑呆子和假勿清李平兩人。一千八百還可以通融。拚着利息重一些。兒也不打緊。却說那一天盛三兒所住的旅館裏。却來了一個相面先生。鬚着盛三兒。要給他相面。盛三兒却生得相貌豐滿。鬚子也

很好。自爲不是貧薄之相。就請他相一個面。樂得聽他奉承幾句。却不想那相面先生向他熟視了半响。道：「尊駕那種的部位都好。單是這一部鬚子。却不大相稱。」盛三兒道：「這是什麼話？我那鬚子也留了好久了。並不是新留啊。」爲什麼說我的鬚子不好相面？先生道：「照尊駕這副相。應得大元帥之位。但是據這一部鬚子而論。却是一個逃官的相貌。所以依着鄙意。何不把鬚子剃去。再留了。或者是大元帥的鬚子。咧。盛三兒道：「胡說那鬚子怎麼說留了。又剃去呢？做一個玩弄的東西。留了。又剃了。又留了。況且我留這鬚子的當兒。還請酒唱戲文。咧。今天好端端的。把鬚子剃去。連小孩都不認識。咧。豈非笑話。相面先生道：「剃鬚子有什麼要緊。現在那些新學家。一回兒見他留了鬚子。一回兒又不見了。無足爲奇。你老先生說怕小孩子見了不認識。只怕姨太太見了。倒很歡迎。咧。盛三兒道：「瞧機會罷。等着機會到時。再剃去也。不遲。」相面先生道：「妾等機會。却就怕要喫苦了。鬚子這件東西。很是個奇怪的東西。像你老人家。這樣須得剃過鬚子。一次。纔得有大元帥的職分。做了大元帥之後。或者再剃一次。那也很難揣度呢。但是這一次。是必剃的。我今天相了兩位先生的面。都和鬚子有關係。盛三兒道：「還相了誰的面相面？先生道：「有一位姓田的。喚做田昭儀。他夫人死了。心中想娶續絃。纔知他這鬚子也與他夫人有關係。也要剃去鬚子。然後有正式的夫人。咧。盛三兒道：「那一位田昭儀。可是以前在西村念書的嗎？這是我的熟人。却也在這裏相面。」先生道：「這位便是大號喚做少三的田先生。他的相貌很好。就是這一部鬚子。生得蹊蹺。他此刻正在想娶續絃。我說他這鬚子是尅妻的。他却還不信我的話。但是

他將來剃這鬍子在歡天喜地的時代中你將來剃這鬍子却在開天闢地之中盛三兒道這話怎講相面先生道那田少三先生的鬍子是家庭鬍子你老先生的鬍子是政治鬍子去掉鬍子宛如革命他是家庭革命你却是政治革命了盛三兒道我却不知道有這般講究咧那田先生此刻已經續了紋嗎相面先生搖着手道還沒有說着又湊近了盛三兒說道我告訴你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咧我和田少三先生相完了面他又喚出一位姑娘們來令我相他的面我見這位姑娘十分縹緲穿着一件銀紅的長袍也不纏腳又不像滿洲人又不像東洋人聽得婢女們都喚他大小姐我想一定是田少三的小姐了相他的面倒也沒有什麼不過鬍短一些兒我也不敢說人家姑娘們似花一般的。一朵我無端嚼舌頭說他鬍短可不准備喫耳光嗎我只得奉承了一陣子後來他進去了那唐少三却偷偷的問我道你瞧這位姑娘可做得我的續紋嗎我那時不覺駭然方纔知剛纔所見的並不是他家小姐險些兒弄差了盛三兒道這事我約略有些知道聽說當時羅家派那唐少三往高勾村的時候唐少三在那裏括上了一個歌妓後來這歌妓死了有個女兒唐少三就領在身邊大家都叫他爲大小姐鬍鬚算他的女兒一般因爲是個高勾村人所以服飾有些兒不同咧但是他已經認爲乾女了怎麼又要把他做續紋呢那唐少三這人也太好色了相面先生道這也是他的相上注定除了這幾個夫人之外零零碎碎的還不少咧盛三兒道也難爲他如此高興要是我就只幾位姨太太也鬧不清楚咧再要講時那底下人來報說是李平李老爺來了那相面先生聽說有客來了他便自去不

提。

原來這便是假勿清。李平的號喚做書成本來也是在羅家當差的因爲他生平最好的是內方外圓的東西就是銅錢了。其實冤枉他洋錢也要元寶也愛就是現在行用的鈔票他也可以將就將就因此羅家便不用他但是在香海村偷天換日移花接木居然也好過日子香海村有什麼公共的事情便請他出場他那手中的爪牙却也不少不過他弄了錢來也不甚積蓄這人却喜歡做些生意東搭西搭無非蝕了許多本錢他又認識一位女教習是知道醫理的這位女教習姓祝名超羣有人說他和李平不過要好的朋友罷了有的說那祝超羣是李平的乾女兒有人說也不是朋友也不是乾女兒人家便問既不是朋友又不是乾女兒究竟是個什麼他又吞吞吐吐說不出什麼來後來說道他們什麼稱呼我們也不必管他總之李平對於祝超羣是百依百順他要什麼便是什麼好在李平也讀過一本湯頭歌訣知道些中醫祝超羣又是個女醫生他們開了一個醫學堂喚做中西合璧醫學堂那時李平在香海村担任的事情很多又是自來水咧又是印書公司咧又是陳列所咧又是古董店咧忙個不了盛二兒來了也沾他個光兒敲敲他小竹槓如今盛二兒聽得李平來了連忙帶笑相迎李平道盛二先生你該和我道個喜兒盛二兒道做什麼別是羅家又要起用你嗎李平道這算什麼事便是起用我也不去實告訴你罷我今天買得一幅石谷的山水立軸還有一本烟客的冊頁價錢極其便宜盛二兒道平先生你別受人之愚我聽得人家說你收藏的古董字畫大半都

是假的只怕這石谷的山水和烟客的冊頁都是假的不然怎麼能便宜呢大凡收古董的人說他是假的一句話恨如切齒比了辱罵他父母玷污他妻女更爲怨毒因爲現在的風尚無論什麼人阿貓阿狗家中都有些古董有的是字畫有的是磁器爲什麼說他假的其恨非凡呢原來這種東西可以代表銀錢一個人送他一萬五千銀子他或者愛名不受送他那古董或者受了這李平專做這個生意他自己一二百塊錢買了就要賣人家一二千世界上自有那種冤桶以爲李平的東西終不差或者是真的了誰知給人家一瞧都是西貝的也只得忍氣吞聲自歎晦氣罷了那盛三兒也曾上他這當所以今天向他如此說其實他那假勿清的名聲也早已人人皆知個個都曉那時盛三兒和李平兩人談論起來盛三兒便告訴他剛纔算命先生所言田少三要把他乾女兒做續絃你想有這個道理嗎平先生聽說你也有一位乾女兒別學了田少三的榜樣啊李平聽了正打在他心窩裏不覺臉上一紅一時又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便道盛三先生這可是說笑話兒嗎你這話傳到外面去可不是要盛三兒知道他發急了便道我是一句笑話罷了你別發急今天我有一話和你商量你却來得湊巧此次羅家招我進去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好差使但是此刻的盤費却還缺乏向你那裏調兩三千銀子終還可以使得李平道我此刻正是窮得不得了這裏香海村的公款也挪用了不少咧那裏還有錢出借盛三兒道你自己沒有錢也和我想個法子李平道你不能向岑呆子想個法子嗎盛三兒道岑呆子那裏更難了他那裏有現錢除非有幾張股票和他開口要是多一些兒却還值得如今

這。三。千。銀。子。也。不。犯。着。向。他。說。咧。李。平。道。也。罷。我。就。給。你。和。沈。阿。茂。商。量。商。量。罷。
看。官。們。要。知。道。沈。阿。茂。是。何。等。人。物。也。算。是。香。海。村。商。界。中。一。個。人。材。本。來。那。香。海。村。的。商。界。全。靠。一。
種。滑。頭。手。段。組。織。而。成。那。沈。阿。茂。更。是。一。個。滑。頭。中。的。無。賴。原。來。他。的。出。身。倒。很。闊。做。過。看。巷。門。的。這。
看。巷。門。的。職。司。你。們。別。瞧。輕。了。他。掌。着。北。門。鎖。鑰。管。理。交。通。機。關。還。有。公。家。賞。賜。他。一。個。住。宅。這。個。府。
邸。縱。有。六。尺。橫。有。二。尺。半。坐。臥。飲。食。非。常。便。利。黑。漆。的。牆。門。今。天。可。以。朝。南。明。天。可。以。朝。北。好。像。拆。字。
先。生。擺。攤。瞧。方。向。一。般。沈。阿。茂。得。着。了。這。個。安。樂。窩。心。滿。意。足。原。來。他。本。是。個。孤。兒。自。己。也。不。知。道。父。
母。在。那。裏。也。不。知。道。姓。什。麼。也。是。他。一。朝。時。來。運。來。恰。巧。有。一。位。姓。沈。的。瞧。着。他。怎。麼。年。紀。輕。輕。便。做。
了。一。個。看。巷。門。的。嚴。冬。臘。雪。戴。着。一。隻。五。老。老。的。帽。子。懷。中。挾。着。一。個。沙。鍋。在。那。裏。只。是。零。碎。動。分。明。
是。個。叫。化。子。的。阿。哥。了。便。把。他。喚。進。牆。門。問。問。他。的。行。徑。倒。也。口。齒。清。楚。說。話。伶。俐。那。姓。沈。的。沒。有。兒。
子。本。想。螟。蛉。一。個。兒。子。因。想。這。個。窮。小。子。倘。然。有。些。出。息。我。就。過。繼。了。他。便。教。他。香。湯。沐。浴。說。你。不。必。
看。巷。門。了。我。給。你。學。生。意。去。便。把。他。一。送。送。往。一。個。錢。莊。店。裏。去。那。錢。莊。店。裏。的。擋。手。是。個。鎮。江。老。他。
見。沈。阿。茂。生。得。俊。俏。便。十。分。看。重。他。沈。阿。茂。也。很。會。拍。馬。屁。拍。得。那。個。鎮。江。老。心。花。怒。放。沈。阿。茂。便。給。
他。鋪。床。疊。被。倒。夜。壺。件。件。做。到。因。此。不。到。幾。年。便。升。了。店。中。最。高。的。缺。原。來。那。姓。沈。的。只。有。一。個。女。兒。
生。得。蠢。陋。非。凡。臉。上。一。臉。的。黑。麻。子。大。約。是。天。公。賞。識。他。的。臉。兒。生。得。好。所。以。密。密。加。圈。又。是。一。身。痴。
肉。重。量。用。外。國。磅。磅。起。來。終。有。二。百。磅。光。景。但。是。人。家。獨。養。女。兒。又。沒。有。兒。子。可。是。在。家。中。稱。心。適。意。

慣的而且性情非常暴戾動不動就要呼奴叱婢敲棹拍橙家中人因爲就只這一位小姐不免讓他的幾分所以這脾氣越弄越壞了姓沈的也知道女兒脾氣不好容貌又醜要嫁與高等人家這個聲名早傳在外面如有人提及沈家小姐大家都在那裏橫答頭不敢再接言語下去媒婆走了十家人家倒有九家是關門落門拒絕的有人說那就好了可不是還有一家嗎這一家可不便成了事嗎但是這一家那新耶君年在五十多了沈小姐的父親見了他還趕着叫老伯這如何使得姓沈的左思右想眼見得自己女兒要攀高等人家是不中用的了只好降級以求但是女兒有這種脾氣如何過活萬一那女婿也是心高氣傲的人兩口子別吵架起來這如何使得後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阿茂那人不是我提拔起來的嗎雖然是看巷門的出身好在如今已爬上高枝兒去了我把女兒許配他他受過我的大恩終不好推却我索性把他入贅在我家中省得我女兒還要出門豈不一舉兩得嗎好在這個阿茂本是個孤兒無依無靠又無家室姓沈的却又沒有兒子兩方面如木匠師務做工漸漸的鬪起箭來有一天姓沈的從店中喚了他回來就託一個親戚和他說這段親事那阿茂自從姓沈提拔以來常在他家裏出進這位小姐也會見過幾面因想這如何效勞得下別的倒也罷了那一臉大黑麻子這翻轉石榴皮教人怎麼好呢因又想他以前提拔我此番如何可以回答他再者他此次把我入贅在他家鬍鬚當我做兒子了他這一份家私自然穩穩是我的我有了這一份家私做生意自然要活動得多了便是要討幾個小老婆也由得我做主因想這個主義不差便滿口答應

了那親戚道這一番既是招贅了你做女婿你要頭頂他姓從今後你也要姓沈了阿茂道是是是我便姓沈我便姓沈所以人家都知道他喚做沈阿茂却不知道他連自己的姓也不知道此刻的姓沈因為他做了男媳婦嫁與沈家纔有此姓却說姓沈的爲了女兒操盡心計至今一方面總算弄妥了也得問問女兒究竟願意不願意呢那一天晚上便和他女兒說了說阿茂這個小子人很玲瓏我倒有意於他招他爲婿省得我再過繼他人爲子那沈小姐起初嫌他窮又聽得人家都說看巷門的出身我做一位看巷門的太太未免說不過去這個職司應該讓江北縫窮婆子做了纔合身分沈小姐只是不願意他老子一想這可不是弄左了嗎那阿茂一方面已經說妥我以爲女兒一定可以答應的爲的前幾天親戚人家有個女兒攀了親送了茶葉蜜餞來他一見了就生了氣賭氣睡了一天他母親去瞧瞧他他使着性子說你們只當我死了就完了還來瞧我則甚因此老太婆說你要轉轉念頭常言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女兒自然心中要不舒服了我所以給他想出這個法子來至今忽然變卦這如何是好呢便力勸了女兒一場又引證了許多古人說你沒有瞧見戲文上做的彩樓配嗎一個彩球拋在化子身上就嫁了他後來做到一品夫人我瞧阿茂這小子還有些出息將來萬一做了大官你便是一位誥封太太咧那沈小姐起初還不肯答應經不起他老子再三夾及他自已把鏡子照照這尊範實在覺得難看要想嫁那富家兒恐怕沒有這希望又想想阿茂的爲人却也很圓到將來也容易制服他生得眉清目秀這樣一個小夥子擺在面前也不算討厭我自己生得難看也只

得如此將就將就了那時他便答應了他老子揀了一個好日子姓沈的便把阿茂招贅爲婿從此沈阿茂做了姓沈的兒子得了姓沈的產業在商界上漸漸活動了

看官們可知道目下開錢莊的宛如做翻戲一般輸了錢東家晦氣贏了却是他們的所以開錢莊的人因此起家立業的都不是資本家倒是那種窟穴於錢業中人借着東家的錢在那裏滾來滾去到得支持不下開一個大窟窿撒一個洋爛扇他一溜烟跑了讓你十萬八萬出來料理所以做錢莊店裏的擋手的沒有一個是好人至今且說沈阿茂用了他老婆的錢於商業上居然活動得多只是依舊不得舒服爲甚麼呢原來沈小姐非常嚴厲向着沈阿茂不假詞色動不動便說你不要像煞有介事沒有我家你只好依舊看你的巷門去如今糊猴戴帽子倒很像一個人了沈阿茂被他呼叱倒也無可如何只好兩只眼睛向他替換開閉說不得這討小老婆的心思暫時擱起因此便想我總要自己立一番功業然後可以塞塞人家的嘴幸虧他拍馬屁的本領很好近年來香海村一班商界偉人約略都可認得又認得了一位姓周的喚做周阿慶是無錫人據說這周阿慶是鐵器店裏一個學徒那一年有一位老西兒作成他們的生意把一個皮包忘却在店裏那皮包裏頭有種種匯票契據莊票等不少那老西兒忘却了這個東西急得要死幸虧周阿慶拾了等到老西兒來尋時周阿慶便還了他老西兒得意非凡因此便賞識他說你做生意能如此誠實將來一定是有的因此便十分照顧他只要老西兒肯照顧那有小小發財之理周阿慶也是合交這一步運不到幾年自己開

鐵器店了。各廠都也進一些兒股本了。因爲老西兒相信他人家就推他出名開辦公司了。且說那時羅家喫了幾回驚駭知道外姓的人靠不大住一應重要人物都用了本族的人有位本房的房長喚做羅慶大家都喚做慶爺這位慶爺總算羅家一個老人被他錢也括得不少了他的子弟們都是驕奢淫佚大兒子喚做羅珍人稱珍哥兒又喚他珍大爺他老子慶爺就給他運動了在羅家管理買賣做工事業工於作弊這出息便不少那周阿慶不知怎麼樣把個珍哥兒珍大爺巴結上了兩人便互相結交起來這時周阿慶巴結珍哥兒沈阿茂又巴結周阿慶三人便商議開起銀行來這銀行喚做信完銀行那時候香海村的商界自己開銀行的很少况且周阿慶還有一些兒名譽因此和他來往的很多他又發行鈔票這鈔票上印着珍哥兒的像珍哥兒自然快活非常這時信完銀行的名譽還好其實裏面已經出了毛病此刻李平說要替沈阿茂商量就是要在銀行中想法盛三兒道我不管沈阿茂不沈阿茂我總問你要錢便是了李平道也好也好明天我和沈阿茂商量就是一宿無話到了明天李平便寫信去叫沈阿茂來告訴他盛三兒要借錢的事本來盛三兒只要三千就毀了李平就說要借五千趁這個當兒自己借他二千用這時李平和沈阿茂說了又說此刻盛三兒進去羅家預備重用他於你這銀行十分有益沈阿茂一向拍馬屁功夫是第一拿手况且也素來聽得盛老三鼎鼎大名是一個羅家得用的人便請盛三兒吃飯盛三兒見沈阿茂十分和氣倒也十分稱賞。

那時沈阿茂又請盛三兒在春舞台看戲。且說那春舞台裏的人物倒也算香海村中必不可少之物。無論什麼事他們好像藥裏的甘草終有一個份兒。又編了許多似通不通的新戲上了台。各戲子都是激昂慷慨義憤摯胸的樣子。說出來教人肉麻。他却自以為得意。偏偏有等知識淺薄的人說他好。這春舞台裏有一位姓夏的喚做夏日升。還是譚六兒身邊一個旗牌官。他本來在春舞台是當開口跳的。如今跟了譚六兒。譚六兒把他當做黃天霸。因為春舞台能做這種似通不通的新戲。香海村的一班文人才子把他提倡起來。把一個中國向來視為最賤最醜業的人。如今差不多要擡上天。就中有一個姓潘的喚做潘小蓮。從前也是當相公出身。到了上海和上海的那種娼妓們一攪。先把嗓子弄壞了。幸虧他做工還好。這時大家提倡新戲。他就擠在裏頭。便有一班人和他給納潘小蓮。這個機會也有拜人家為老師的。也有給人家拉手做朋友的。只這一鬧。那香海村的報紙上便常常有個潘小蓮的名兒。此刻沈阿茂請盛三兒在春舞台看戲。定了一個包廂。原來沈阿茂和春舞台裏的人結連一氣的他自己也會上台串過戲。所以和夏氏弟兄以及潘小蓮早已如兄若弟。此刻盛三兒來了。他便告訴他這裏的夏日升便是譚老六的黃天霸。常常隨來隨去的保護他。但是夏日升又那裏及潘小蓮。潘小蓮是有新思想的人。你只瞧他出場新名詞在舌頭上打滾。咧你老人家將來得法了。要我人當衛隊。我准保薦他。停了會兒。果然潘小蓮出場做的是一齣新戲。喚做潘烈士投海。他又姓潘。活脫是一個潘烈士來了。盛三兒瞧得非常得意。連連拍手。却不提防傍邊包廂裏來了兩個人。和

沈阿茂。打招呼。一個高高的身材。是個陝西口音。一個五短面白書生。還有一位女人。却是穿了西裝。脚上一雙皮鞋。吉閣吉閣的聲音。你道這三人是誰。原來一個是姓余。民哭新聞館的總理。一個姓張。喚做楊樹頭。張年那個穿西裝的女子。便是張年的老婆。喚做阿男。那阿男本來姊妹。兩人生長在香港。海村他老子倒是個厚道人。而且是個詩家。從前張痴子常住在他家裏。張年是最崇拜張痴子的。所以也嘗來過大家。都是聞名相思。後來張年到英吉村留學。恰巧阿男姊妹也到那裏。大家既是同鄉。又是同學。自然越加親密。親密到了極地。男女異性。自然把結婚做了最後之解決。只是那張年雖然學的是文科。却喜歡談法理政治。因此民哭報館便請他當一個投稿家。只是諸位要知道。那吳阿男他的祖上是做武官。有幾個錢在家裏。是喫慣用慣的嫁了這個張年。是窮書生。他那裏能彀結交他。而且是個女學生。他什麼都不在心上。原來他在家裏的時候。見父親討了一個小老婆。喜歡得如同活寶。一般常常做詩讀他。那知不到幾天。他却捲捲東西。一溜烟跑了。他父親氣成一場病。所以他說這小老婆總是攪家精。他恐怕丈夫也和現在時下少年的習氣一般。所以行步不離三寸的看住了。他張年到東阿男也到東。張年到西阿男也到西。人家有請客的終請他在一塊兒夫婦兩人雙雙同至。所以今天春舞台看戲也。兩人同來。沈阿茂素來認得。而且他現在也是民哭報館裏的股東。便一說與盛三兒聽。說這位張年張先生可算得是個政治家。現在無論辦什麼事。總逃不了個法理。將來你老人家辦事要物色人才。這位張年張才子可當一個翩翩幕府之才。盛三兒聽了記在心中。當

日看罷戲。坐着馬車回去了。

到了寓中家人說是今天那位黑目和尚來過。說請老爺明天搬到他們園裏去。住着官們可知道。這位黑目和尚是誰。原來這位黑目和尚他本是個常熟人。雖然是個和尚。那尋花問柳。軋頭弔膀子。倒是一等大名功呢。原來他却會做幾首歪詩。時常送到香海村的小報館裏去。也用着黑目和尚署名登了出來。他自以為得意。有一天不知在那個寺院裏。他藏着一個婦人。在那裏參歡喜禪。被地方的人捉奸捉了出來。便驅逐出境。他登時飄飄蕩蕩的來到香海村。東塗西抹的混日子。過就在小虹橋開了一個佛店。看官們你道什麼。喚做佛店。這個名目只有香海村有。有種野和尚跑到這裏租了一上一下的房子。門前豎起木山門題了一個什麼巷的名目。那和尚便帶了家眷住居其中。也有把樓上房子租與那些老太婆開花烟間。或台基下面倒供了兩尊如來佛。觀世音。鑿神聖。莫此為甚。這就喚做佛店。也是他時來運來。那天有一個廣東鹹水妹作成他的生意。和他談談倒覺得很有意思。那廣東鹹水妹却很有幾個錢。又最相信佛教。因此便說你把這佛店關了罷。所有供應你。都向我取。便是黑目和尚從此交了這步運。便一天一天的名譽也好了。身價也高了。加着他筆下比了尋常那種鄉村和尚勝。居然也看看新學書說兩句新名詞的話兒。有一天香海村的一個蕪園開了一個大會。原來近年來爲着羅家和華家的事。香海村的人常常開會演說。非常激烈。走上演說台的人不用說話。只要狂喊幾句把槿子擊得震天架響。下面人也不知道他說的什麼。就有人拍手贊好。

那天又是蕤園開會。陸續續來的人已經不少。恰巧那天是個禮拜日。連着妓女馬夫等等。足有一千多人。那天可算得是一個最大的盛會了。只見一個人走下了演說台。便有一個人上去。却是個瘦小伶仃的女孩兒。大家一陣子拍手喝采。把全園的人哄動了。聽說這位姑娘姓薛。也是一位女志士。他聲音太細。說些什麼都聽不清楚。大概是好的就不能不拍手了。那位姑娘演說完了。便自下去。黑目和尚暗暗尋思。在這個當兒。倒是個好機會。我要上去演說幾句。一定可以哄動衆人。從此我那黑目和尚的名聲。可以大家知道。這個機緣如何可以錯過。他主意已定。便在妓女馬夫叢中。軋出來。嘴裏說阿彌陀佛。請你們大家讓讓。我衆人道。你一個和尚在女人裏頭。軋出軋進。做什麼來。黑目和尚道。我要上去說一句話。咧。他這時擠向前面去。跳上演說台。這時大家見一位姑娘們剛跳下來。預備有人接上去。演說却你推我讓的不上去。正在窘急之際。只見演台上跳出一個和尚。一個女子下去。一個和尚上來。怎不吡動全場。一時大家鼓掌道。好啊。那裏來的和尚啊。又說大家聽和尚演說。啊。今天這會場可算是奇觀了。那時黑目和尚走上。去貧僧長貧僧短的一大篇演說。說得大家都十分佩服。爲的從來和尚裏面沒有像他這樣說話開通事理明白的。這時大家竭力的拍手。也不顧那手掌的痛了。及至他跳下演說台。便有許多人擁上前來。問長問短。那黑目和尚的談鋒自然。是好的。和他們一談。十分投合。那時香海村正是極繁盛的時候。有什麼教育社。有什麼愛種學堂。許多有名人物。都在那裏。像那張痴子和那失館先生。蔡鷄賽。無常。吳文。都是大頭目。楊樹頭。張年。賽學。究。葉。梧。都是。

小頭目還有一個野雞大王喚作徐鏡愛種學堂裏的學生們中有那摸着天穆瑤三六九楊斌皺面虎且同都是著名人物大凡一個社會中終有個女人和尙戲子妓女等類點綴其中這是香海村成了一種習慣好似人家編一部詩集末後便有閨秀方外伶人校書的詩也附入其中此刻香海村一輩人却少一個和尙難得來了一個黑目和尙宛如天上掉了一個至寶大家捧着他到事務室中都請他入這個教育社黑目和尙本來要借此出風頭自然應允這一天的會場末了還經賽無常唱了一隻五更調一隻香海碼頭就此大家便散了會那黑目和尙有人接濟了他銀錢可以供他的揮霍在教育社中漸漸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有一天那社中重舉社長他們想我們大家都沒有錢還是在黑目和尙瞧他倒有幾個錢我們不如舉他做了一個社長罷不怕他不把錢弄幾個出來到了那天開會的日子張痴子穿了一件日本人的寬袖大衣腳上着了一雙蒲鞋手中執着一柄團扇搖搖擺擺的來到會場先自演說了一番然後說要辭去社長的話起初大家說留他但是預先早已商量定妥的了就有人提議說舉黑目和尙做社長贊成的人倒也很多黑目和尙道貧僧是世外之人怎麼做得社長諸位先生都是當世極有名望的人如何不舉倒舉了一個和尙不教外人聽了笑話大家說我們這個社裏不拘和尙不和尙只要和我們社中有益便舉他爲社長大家正在你推我辭之際那賽無常立在椅子上大聲呼道你們大家不要你推我託只要自己已有責任心的就該擔任了你們該知道東村不是有個空月和尙嗎這空月和尙最是個有志之士大家知道的如今我們這黑目和

尙便是東村的空月和尙。咧說得大家都拍手。那時黑日和尙只得答應了。這一天又議了幾件事。忽然那個野雞大王徐鏡同一個姓蔣的相打起來了。摸着天穆瑤今日却派他做了會場的警察。只得在會場裏兩面解和了。閑文少敘。且說黑日和尙從此以後聲勢越大。他那認識的這位廣東阿姐後來嫁了一個西幫富商姓尤。大家呼他爲尤太老爺。這位尤太老爺起初給人家看看門。極爲落薄。如今是發了財了。造起一個花園十分寬廣。把個黑日和尙供養在花園裏。那黑日和尙更是結交官場。有什麼有名望的人他都十分拉攏。現在盛三兒總算是羅家得意的人。如何不巴結呢。

盛三兒聽得黑日和尙來邀他住居。尤太老爺的花園中十分願意。恰巧他那家眷也來了。明天便搬往他那花園中。誰知早有一位客住居其中。你道此人是誰。是那毛頭賭火星辛孺。原來辛孺本來弟兄四人。常在贛江村當差。他的爲人近年來名譽很好。雖然他怨家外面不少。還有從前一班賭徒說他的歹話。但是這幾年來他是力圖上進。有一天人家想運動一件事。送他幾吊錢。他立刻把那人罵了一頓。將錢充了公人家。因此便說那辛孺真是個清官。一個大錢不要的。旁邊便有個人冷笑道：「一個大錢自然不要。多些兒就要了。你想蒼蠅不鑽沒縫的蛋。他既是一清如水人家。那裏便肯送錢來。不過那個人笨頭笨腦。不知趣兒。那爲數也不多。何苦受這惡名呢。這正是他的乖覺處。且說辛孺自從在贛江村當了幾年差。那羅家便把他調往江南村來。只是辛孺有一個病。常常要痔瘡發發起來時。痛不可當。要昏暈過去。因此常到香海村來治病。請教外國醫生。割他的痔瘡。他有個兒子。

靠着老子的勢力到處招搖動不動便伸手打人在那香海村的妓寮之中也算一個有名人物他兒子名喚辛華所交的都是一班執袴少年有什麼方仲虎咧邵真三咧朱翔雲咧都是這種少爺流氓。在香港村橫行無忌他老子也假作痴聾不問他的信兒一任他去胡鬧如今辛孺到了香海村也住在這個花園裏這花園名爲同春園取松柏同春之意大凡世界上人只要有錢自有許多騷人墨客替他花園題種種匾額做種種對聯把一個花園裝點得花團錦簇不愧爲香海村一個名園園主人尤太老爺待人接物十分和氣這却有兩層緣故第一層他自己本來是窮出身現在發了財難道就驕傲起來了嗎二來呢他們西幫中的客商最重的是那團體他們各幫有各幫的團體惟有這位尤太老爺却不入他們西幫的團體因此他們西幫中都瞧不起他尤太老爺因爲被西幫中輕視所以和本地人格外的要好况且他所討的這位廣東阿姐又是生長在本地的因此感情更好只有一件那尤太老爺到了這般年紀尙膝下空虛沒有子息掙下了這偌大家產到後來還是拋與他人自己想想也不大值得原來他們西幫中有一個規矩西幫中人的產業到了死後沒有子嗣仍歸入西幫中去那尤太老爺生前瞧不起他死後倒要收管他的產業你想這事情公道不公道因此尤太老爺凡事也總看破些兒趁着這個當兒那黑目和尚便說佛教精深廣大勸化那位女主人女菩薩十分崇信在園中設立講壇請着有名的大和尚到他園中講經說法哄動一時又捐出一筆錢來刻了一部經這都是黑目和尚替他經手辦理的事只是那位黑目和尚雖然能勸化他人自己於貪嗔癡

要一個字都不能擺脫。借着印經爲名。他把這錢在外面去做生意。把錢蝕得一塌糊塗。因此與廣東阿姐也吵鬧了幾次不在話下。

且說盛三兒住了幾天。也就往羅家莊進發。誰知那個富兒羅家出了驚天動地的事來。原來羅家自從羅載田不得歡心於他母親一向憂憂鬱鬱。生下一場病來。各處延醫服藥。也不見痊愈。大家說除非老太太死了。羅載田或有出頭之日。不然終沒有望了。那時羅家一班人分爲兩黨。一班是母黨。一班是子黨。母黨的一班人是幫着老太太的。老太太在世一日。他們就靠他勢力專權。一日老太太要是死在小爺的手裏。他們就要耽心了。子黨的一班人是巴不得老太太早歸天。把老太太一班信用的人全行掉換了。或者羅家還可有發達之望。誰知天下的事有出於不可思議的。却是羅老太太和羅載田同時歸天。只差不到半天。因此外人便紛紛議論說。裏頭終有不實不盡之事。這是人家的家事。縱有祕密。我們也不必去說他。不過羅載田受了一世的苦。却一生沒有出頭的日子。大概是和羅老太太兩人前世裏有什麼宿孽。到今世裏來討債的呢。當時因爲羅載田沒有兒子。便嗣了他兄弟載禮之子。爲後原來這載禮之子名喚普義。年紀不過三歲。不識他。不知道做了羅家末代的子孫。咧因爲普義年紀小。就叫載禮代理了。所有一切事情都是載禮代理。辦喚做代理。總管據他們說。那羅家當初到這裏。拿華老頭子的產業田地的時候。也有一個代理。總管這個代理。總管名喚多嚙。嚙奪取華家莊是他的功勞最多。那人是他們小主人的叔父人。極能幹。誰知他嫂子新寡。他便欺着姪子。

年。幼。竟。做。了。陳。平。盜。嫂。的。故。事。原。來。這。羅。家。本。來。是。個。鄉。野。人。家。不。大。知。道。倫。常。風。化。以。爲。是。件。尋。常。的。事。如。今。行。出。這。件。事。來。怕。被。華。家。子。孫。見。笑。當。時。有。位。華。家。老。帳。房。姓。吳。的。名。喚。梅。翁。見。多。識。廣。便。招。他。來。問。問。那。吳。梅。翁。先。生。本。來。深。恨。羅。家。便。說。這。是。尋。常。的。事。沒。有。什。麼。希。罕。你。們。喜。歡。怎。麼。辦。便。怎。麼。辦。就。是。了。他。又。做。了。幾。首。詩。慶。賀。此。事。後。來。直。至。小。主。人。年。紀。大。了。漸。漸。沐。浴。文。化。知。道。凡。是。書。禮。之。家。從。來。沒。有。這。等。事。把。個。吳。梅。翁。恨。得。咬。牙。切。齒。然。而。當。時。可。是。人。家。都。知。道。了。有。人。說。羅。家。最。強。盛。的。時。代。有。一。位。代。理。總。管。羅。家。最。衰。落。的。時。候。也。有。一。位。代。理。總。管。顯。見。得。羅。家。氣。數。已。盡。了。還。有。人。說。羅。老。太。在。日。雖。然。他。的。爲。人。利。害。但。是。做。事。倒。還。有。些。決。斷。還。能。用。幾。個。得。力。人。兒。自。從。載。禮。當。權。却。是。疲。軟。無。能。兩。隻。肩。頭。上。担。不。起。重。大。事。兒。一。班。家。奴。們。瞧。着。主。子。幼。少。這。位。代。理。總。管。又。是。閻。孺。得。很。他。們。便。在。裏。面。東。攪。西。掇。鼓。動。是。非。先。攪。他。一。個。合。家。不。甯。且。說。那。時。載。禮。還。有。兩。個。兄。弟。一。個。喚。做。載。旬。一。個。喚。做。載。壽。他。們。都。是。執。袴。習。氣。從。前。載。田。在。的。時。候。被。老。太。太。壓。住。他。們。不。敢。怎。麼。樣。現。在。見。載。禮。當。權。又。是。個。懦。弱。的。人。他。們。便。都。想。爬。上。高。枝。兒。來。了。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你。要。是。不。答。應。他。他。便。敲。檯。拍。機。慣。傢。丟。具。和。你。鬧。他。娘。又。護。着。小。兒。子。只。說。載。禮。不。肯。照。應。兄。弟。們。載。禮。逼。得。走。頭。無。路。說。得。揀。好。差。使。給。他。們。做。無。奈。他。們。又。不。肯。安。靜。還。是。在。外。面。招。搖。撞。騙。那。載。禮。的。母。親。也。有。人。去。攬。撥。他。只。如。今。不。比。從。前。你。老。人。家。也。該。有。些。權。力。了。便。有。人。來。求。他。種。種。事。情。那。載。禮。的。老。婆。本。來。是。羅。老。太。的。姪。女。一。向。載。禮。懼。怕。他。的。如。今。他。兒。子。承。繼。長。房。愈。加。出。風。頭。了。就。有。一。

班小人來趨奉。這時候什麼古董店珠寶肆綢緞莊票號老班都是他們的門路。要在羅家當差使的人趨之若鶩。他們一家子就分了幾條路。兒人家就把載禮比了賈璉。把他老婆比了王鳳姐。把那載句載壽比了賈蓉。賈璉這個風聲傳出去。人家就知道現在有許多新道路。連那羅慶記的老招牌都受了影響。只覺得門前冷清。清地他們在那裏興高采烈。却只苦了一人。便是載田的夫人葉弄玉。他丈夫在日又大和他親睦。都爲着老太太之故。如今老太太故世了。不想這位小爺也早赴泉台。自己又沒有生育。把人家螟蛉爲子。到底不着肉的。因此心中時常不快活。却不想這一天那一個譚六兒撞在他的氣頭上。幾乎鬧出大事來。

原來譚六兒自從在江南村做了兩年村長。以來結交了許多名士。沾染了許多積習。自命有一些兒小聰明。放出浪子行。逕那時這些雞零狗碎的名士。折足爛腿的文人。東扭西捏的詩家。前坑後廁的才子。已擠了他一門。他又怕的是雜家。一個奴才被人暗算。因此十分防備。當時羅家派五個人去聯絡各村。也有譚六兒在內。誰知被一個姓吳的喚作吳越。施放一個炸彈。險些兒送掉了性命。因此他慄慄畏懼。自從被蛇咬了。見了爛草繩也怕了。有一天也是一個東村留學生去見他。他也學了現在文明時派不設官廳。喚做招待室。這招待室裏擺了一張大餐桌子。鋪上白檯毯。他自己坐了主位。教人家兩傍坐了。算是開通的樣子。那天却是有幾位學生一同進見。與他坐地相近的一位學生和他談了幾句話。却頻頻用手去掏懷中。那時譚六兒見了已經起疑。往後那人便立起來說。學生有

一件東西敬呈村長譚六兒。一想不好炸彈。手槍來了。便立刻從座上躍起。教一聲。拿下。頃刻走進。幾個虎狼般的家人。把這學生拿住。譚六兒說一聲。搜家人們。便把學生搜了一搜。却没有搜出什麼東西來。那學生道。這是那裏說起。村長怎麼把我拿起來。譚六兒連忙陪笑道。不是不是。其中有個緣故。咧。學生道。到底是什麼緣故。譚六兒道。實不相瞞。近來我探聽得有人要謀害我。所以我時常防備着。剛纔見足下在懷中掏了半天。我道是個炸彈。所以驚惶了得罪你老兄。搜大家也放心。還要請問你。到底向懷中掏着什麼東西。學生道。這是我做就了一個條陳。要請村長施用的意思。掏出來呈上。那裏有什麼炸彈。譚六兒道。笑話。笑話。那時便一笑送客。從此以後。譚六兒刻刻防備人家要謀害他。因此便用了兩個人。常常在他左右保護着。一個兒便是前書所提的夏日升。他本在春舞台當一個武二花。專做時遷偷雞。這齣戲。身手十分敏捷。譚六兒瞧在肚裏。想這人倒可以用得。要是有什麼飛簷走壁的人來行刺。用了這人可以去追他了。還有一個姓米。喚做米田公。那人是當馬販子出身。一向在北邊和他們戲子成淘結隊。有人介紹於譚六兒。譚六兒也用了這兩位。髣髴是譚六兒的左輔右弼。又故意教他們在外面廣行結交。以便偵探消息。自有一班不要臉的人。要想巴結譚六兒。巴結不上。便去巴結夏日升。米田公和他稱兄弟。那一天夏日升在香港村堂子裏請客。請的都是一班知名之士。夏日升向着他們左也請一個安。右也請一個安。掛了十七八隻火腿。引得這一班僧人都掩着口吃吃的笑。個不住。其實夏日升外作痴。暗中却在偵探人家。且說那時候。皖公村裏。

有一家姓孫的。倒是個大族。那族中有一位子弟名喚孫小侯。也到東村讀書。聽得他們驅除羅姓。恢復華族的話。十分贊成。便入了他們的黨。不過那位先生。執袴之習。未脫。却喜歡吸幾筒鴉片烟。只是他那心地。却不算十分壞。家裏有幾個錢。大概也被他們騙完了。原來皖公村和江南村。是接壤。孫小侯却常常住在那裏也。和他們時時通信。那一天。却被譚六兒的探子。探着了。說這位姓孫的。有秘密書信。相往來的。都不是好人。譚六兒立時捉到。把他訓斥一場。關在牢獄裏。頭那姓孫的。却也隨遇而安。在那獄中。研究他的佛學。譚六兒那時常常怕有人去暗算他。所以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都去暗中尋訪。偵索。因此羅家也很相信他。到了羅載田母子去世的時候。浪子譚六兒早已不在江南村了。最熱鬧的是羅家。母子出殯的這一天。一時吡動了。西村東村的人都說。他們的儀仗。甚盛。有什麼紙糊的。朝官。紙糊的駱駝亭子。有幾百隻。鑾駕。有數百對。許多男男女女。都來瞧熱鬧。真個是萬人空巷。也有許多人。攜着照相器具。照了他。這個儀仗回去。做活動影戲。的那譚六兒。在這個當兒。主子家出殯也。當了一個差。使旁人都哀痛迫切。他却還是嬉皮涎臉。早有幾個羅家的老人。一向受了老太太知遇之恩。想着前情。自然揮淚不止。還有可憐那位小主人。載田的。也在那裏中心懊惱。這時有一位姓梁名海的名士。便是前幾回書中說他的。老婆和文必定有關係的。這位先生。他最是羅家一個忠臣。深恨華家子弟。在外面胡鬧。當初徐麒在皖公村打死了羅恩。他却在大夏村張古洞那裏。先得了電報。便把徐麒的名字寫了出來。送到學堂裏去。問各學生。你們可認得這人嗎。這是一個有不領人

這裏要想重用他。咧你們認得的。可以介紹介紹。幸虧學生中沒有一個人認得徐麒的。要是有一個人說認得他。立刻把你捉去。只說你和他通同爲謀。你說他狡詐不狡詐。因爲他滿面奸詐之氣。人家便送他一個外號。喚他白驢。狐原來他生就一部連腮帶鬚的大鬚子。人家說十個鬚子。九個驢。因此叫出了名。有人說他夫人不喜歡他。也就爲這鬚子。有人說不是這其中。另有別情。那梁海却自己又題了個別號。喚做節亭。人家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有人說大概他取忠於羅氏之意。以爲在羅家當了差使。喫了羅家的飯。猶之一個女人嫁於羅家。生爲羅家人。死爲羅家鬼。替羅家守節之意。有人說不是這個意思。他題節亭兩字。所以愧他夫人。後來聽說有他。幾個學生替他造了一個亭子。真個喚做節亭。這也不免畫蛇添足了。閑文少敘。且說那天羅家母子出殯。自然是白驢狐梁海出風頭的日子。到了却說這一天。正是羅家開喪出殯之期。裏裏外外掛着無數的素彩。素燈。家裏自老總管羅慶以下。都分派了職司。祭者。司祭。掌禮者。掌禮。值廳者。值廳。迎賓者。迎賓。內裏有幾位老人。有位姓徐的。喚作徐昌。別號東海。使者他一向在東江村當差使。今天也回來了一位姓陸的名喚祥石。別號喚做綠狀元。這位陸先生生長於江南村的元莊。當時那地方有兩位才子。一位姓洪的人稱紅狀元。一位姓陸的人稱綠狀元。姓洪的名喚洪馨。早已亡過。那姓陸的便是這位陸祥石先生了。如今年紀已不小也。老得七跌八撞了。現在那位普義年紀小。說轉瞬之間。要上學讀書。便請這位老先生當個西席先生。早有這話。却尙未實行。還有一位也是羅家的族中。單名一個續字。這位別號人稱當

家太保大家都反穿着羊皮外套戴了光頂帽子到處照料從孝堂裏面一直到大門外作起樂來一時素車白馬門前非常熱鬧賓客繹絡不絕也有穿西洋裝的也有穿東洋裝的穿西洋裝的到了靈前脫去帽子向靈前鞠了一躬就算是行禮了便有人導引到西花廳去陪茶陪酒穿東洋裝的拖了一雙木屐吉閣落吉閣落到了靈前把兩手向膝上一按頭便低下去直碰到地這是他們恭敬的意思也便有人導引他們到東花廳陪茶陪酒除了這兩種之外便都是本國裝在這個當兒只見一個人衣冠濟楚的跑了進來伏地大哭大家一瞧却是盛三兒原來盛三兒受着老太太知遇之恩自然不能忘情了當時羅家得罪了西幫被他們打進宅子來的時候老太太只穿了一件青布褂兒逃到西安村的時候要一樣沒一樣在路上只喝了碗小米子赤豆粥你想苦也不苦幸虧那盛三兒在那裏當差使便竭力報効老太太只動動嘴兒他立刻辦到不但是喫的用的連玩意兒也弄得不少因此老太太十分賞識回來後便連次提拔了他所以他感念前情不能不流此眼淚大家見盛三兒哭了也陪哭了一回兒正在衆人熱鬧之際只見人叢中擁出一個人來穿着一件麻布外套腳上穿着一雙麻靴頭上戴着風涼帽兒一路上哭了進來一骨碌兒却跌在棺材底下去了大家把他攙起來一瞧却是白驢狐梁海他便從懷中取出一張紙來原來是一篇祭文他且讀且哭且哭且讀人家也不知道他講些什麼哭了一陣子也便收住眼淚自有人來照料起初那梁海說是要學古人的方法廬墓三年後來有許多人勸他不必了墳上自有看墳人在那裏你儘可放心停了會兒內外鼓樂喧

闌說是要發引了。於是把儀仗一隊隊排了。出去也有排儀仗的。職司專管此事。那時瞧熱鬧的人。真個人山人海。路上也斷絕行人。不許隨意往來。這時譚六兒却在人叢中鑽來鑽去。在那裏瞧熱鬧。又想我已經雇了一個照相的人。把這奇形怪狀的儀仗。已經照了許多。大概也已毀了。現在不如到他們墳上去。老等着。到了墳上。他們許多內眷們。下轎的下。轎下車的下。車便是那羅家女主人葉弄玉的相貌。如何我亦沒有知道其餘內眷們也。多他們鬧嚷嚷的時候。我在暗中照他幾個。相誰還留意呢。譚六兒想到這裏。便約定了照相人預備。先到墳上等候。便也不管一路上儀仗排滿。只一衝却被他衝了過去。大家忙追問何人。說是一個滿腮都是鬍子。胖胖兒的人物。大家一想不用說。這定是譚六兒了。只是這位先生也太高興了。人家便是未必悲痛也得裝出這悲感之容。他却是一羅家的奴才。怎地與高采烈。不怕被人家議論嗎。大家心。上如此思想。不在話下。且說那儀仗排齊了。一隊隊過去。路上倒也肅靜無譁。一直到了墳堂屋內。把靈柩供在中間。早有代理總管。禮引着小主人。普義跪接。停了一回兒。各內眷都來了。就在墳堂裏下了轎。都是穿着縞素衣裳。麻衣如雪。拜奠已畢。暫時更衣。那譚六兒一想。趁此時。候正可照相了。不然便要錯過機會。便暗暗吩咐。照相人在遠遠地立着。等他們臉兒向那邊時。便趕緊照他一個相。兒。譚六兒吩咐已畢。便自己走開。等到那相照好了。再去評論優劣。誰知事不湊巧。你想羅載田夫人葉弄玉這幾天裏。頭那裏有什麼好性氣。他想我自從嫁在羅家。沒有過得一天好日子。起初我們那小爺。原不屬意於我。都是老太太從中強迫成了的。因此面

和心不和。早知如此。我嫁了別一家人家。夫妻和睦。過光陰。豈不甚好。但是自己。想沒有什麼失德。一切事情。都是老太太。夾在裏頭。弄左了。或者老太太。歸天。小爺。或有回心之日。也未可知。誰知他先死了。又沒有生得一男半女。倒被他們一擁而進。享了這現成天下。去名雖嗣。在我的名下。爲子。其實不過虛名罷了。如今出了殯。我瞧他們外面。雖不敢做出來。心中却在暗暗裏歡喜。只苦了我一個人罷了。正在心中焦躁。抬起頭來。却見一個人。攜着照相器具。在那裏照這邊的相。不覺怒從心上起。氣向膽邊沖。想這個時候。他們還在高興照相。而且私照我們內眷的相。也不通知我們。一聲兒。有如此蠻野的人。嗎。怪不得我近來倒運。連忙吩咐。拿下。早有幾個家人。飛奔前去。把照相人。似捉小雞一般。捉到那裏。把照相器具。打得粉碎。葉弄玉立傳。總管在旁邊。審問。須問他是誰人。主使。膽敢如此。無禮。那照相人。早已嚇得亂抖。便說是譚六先。生命我在這裏。照的總管。一想。這譚六兒也。正太荒唐。怎麼這個地方。可以來照相。呢。此時葉弄玉自己也聽得這話。總管也不敢隱瞞。便疾忙稟明了女主人。說是據照相人說。譚六兒。勸他來照的。葉弄玉一向聽得。譚六兒是個滑頭。因爲略有小才。老太太便重用他了。只是今天的事。太覺有此理。便道。譚六兒不是。嗒們家一個奴才。嗎。他敢如此。無禮。嗒們家還有家法。嗎。與我立刻拿下一頓板子。打死了。他再來回話。其實這個當兒。照相人被掌的時候。譚六兒早已跑了。因爲譚六兒手頭鬆。肯用小錢。結交一輩下等人兒。早有人通風。與他。他已腳下明白。此刻女主人吩咐。把譚六兒。拿下。總管不敢怠慢。立命幾位小弟兒。去捉拿小弟兒們。早知譚六兒已

一溜烟跑了。只得在墳堂前兜了一個圈子回來。說他已跑了。總管這時不敢進去覆命。一定被女主人申斥。大家都攢撥着。載禮說。還是你老人家進去回一聲罷。旁人也不敢說什麼。載禮起初不肯。後來被大家逼着。無可如何。只得進去。先請了一個安。說求太太息怒。只見葉弄玉氣得面如鐵青。坐在椅子上。說道。好了。如今奴才家也來欺負我們了。試問當初老太太和主子在時。奴才們敢如此放肆嗎。左不過欺負我一個女流之輩。奈何他不得。况且我如今是個孤另之人。無人做主。不比人家有勢。都去趨附他們。我這個主人。原不放在他們心上。我只問這奴才靠着誰的勢頭。如此橫行無忌。幸虧我自己瞧見了。不然你們也隨他如此冷眼瞧着。不管了。載禮連忙請了幾個安。說這話。太太重了教我們如何當得起。我們大家照料了老太太和太爺的靈柩。一時便沒有顧得到這裏。這怪不得。太太生氣。這奴才也實在放肆得很。葉弄玉道。我已吩咐總管把他拿來。一頓板子打死了。這是家法。如此打死幾個奴才。不算什麼。希罕的事。載禮道。剛纔從總管處來聽說。那奴才已畏罪逃避了。我們求求太太。嗒們還是把這裏的喪事。張羅清楚了。回去再辦他的罪罷。那個照相人已交與地方官辦理。照相器具業已打毀。照是沒有照成功。便是照了我們。已把他的暗匣悉行開過。無用的了。葉弄玉道。不行。我們自己家裏的奴才。敢於如此放肆不處他一個死罪。做個榜樣。往後大家都效法起來。可怎麼辦呢。况且一個奴才已經如此。將來合族的人都來欺負我們。母子不放在他們眼裏。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道。怪不得人家都想欺負我。連奴才也如此了。這時把個載禮弄得進既不

能退。又不可。踟躕了半晌。只說請太太息怒。我們把譚六兒這奴才重辦就是了。原來載禮進去的時候。一班有權的老人們。都在窗外竊聽。知道此番女主人動了真氣。便一齊進去。跪在地上哀求說。譚六兒這奴才實在放肆。我們誰還肯和他說情。打死了他。也不算什麼事。只是如今辦老太太和主子的百年大事。就打死了個人。他們在天之靈心中不安。又說這譚六兒那人。略有小才。所以老太太十分寵用他。因為寵用了他。纔有今天這種事情。想他也沒有三個頭六條腿。敢於來照內眷的相。不過照照陪們儀仗的威嚴。和那墳墓上風景。這是例所不禁的。陪們一路上來。那西帶客人。攜着照相機的。也不少。咧請太太高擡貴手。讓他過去了。葉弄玉想府中許多大頭腦。來和他求情。我如何不賞個臉兒。要是我再執定要辦人家。可是要下不去了。便說既然如此。瞧你們分上。把他革去職司。逐出府中。那總管們便說這點兒是應該懲治的了。從此譚六兒便一路倒了霉。直到送了性命。此是後話不提。

再說這時候。羅家因為譚六兒一個照相案。却又引出一個照相案來。你道是誰。原來便是白面郎君汪衛。他一向有志要做個實行家。替盟社裏吐吐氣。只是沒有機會。但是他打定一個主意。決計要做一做的了。他又想機會不能碰到我手裏。這是要自己去尋的。原來白面郎君汪衛。他從小就對了親那女家姓吳。也是詩禮之家。他的未婚妻在女學堂念書。要講從前婚姻的舊法子。從小兒由父母做主。配了親事。永不見面。也不管性。情。相。合。才貌。相。當。就算解不開的了。白面郎君汪衛。很不以為然。但

是從小由父母做主。一時却又說不出離婚的話。直到這時候。他想趁此機會。我不能不說的了。此番說明白了將來。便也有許多自由之處。這時白面郎君便去尋着吳女士的哥哥。名喚吳蘭的。告訴他兄弟已入了盟社。又願做一個實行家。將來和羅家定然拚一個你死我活。好在我還沒有望家之累。令妹正在青年。不能爲了我一個亡命之徒。耽擱了他終身。所以我如今情願把庚帖奉還。請令妹另締良緣。吳蘭道。這事我如何可以做得主。我自自然然把足下所言轉達舍妹。便了。那庚帖請你暫時收起。這時吳蘭便回去把那汪衛一番言語告訴妹子。吳女士道。人各有志。何能相強。他既然有這志氣。難道爲了一個女子。絆住他的身體嗎。不過他既有他的志氣。我也有我的主義。我既以父母作主。許配與姓汪的人。如何可以再許配別人。好在我已經讀了幾年書。明白了一些兒事理。我做一個守貞不字的人。我現在讀書的學堂。是一個教會學堂。那外國女教師也待我好。難道容不得我這一個孤另的女子嗎。哥哥。你告訴他。儘管教他幹他的事去便了。吳蘭把這話又和汪衛說了。汪衛道。吾兄。要與令妹說個明白。從前的訂婚。不能算得訂婚。豈有男女大家沒有見面。就可訂爲夫妻之理。我們既然大家是明白人。不能再爲舊社會所拘束。所以請令妹早別締良緣。我也可以放了心。不然好像心頭終有一件事橫梗在那裏。吳蘭又把這話說與妹子聽了。吳女士道。他這話倒也說得好。笑他要離婚也罷了。嫁不嫁到底由我做主。難道要逼着我早嫁嗎。又懇切向他哥哥說道。你告訴他罷。總之我將來不去牽掛他。他要怎麼樣辦。便怎麼樣辦。至於我的再嫁不再嫁。請他也不必問訊。便了。吳蘭把

這話再和汪衛說了。汪衛也就無話可說。這時他有一位朋友姓王號福生是川東村人氏也算是一個實行家便和面耶君商量說我們要等機會須得向羅家莊去纔有機會可尋我有個親戚他在羅家莊開了一家照相館我們便在照相館裏存身再不然我們須把那照相館盤了下來好在這種照相館往來的人多可以熟識許多人還可以弄種種的照片到了那裏再尋機會你道好不好汪衛點頭稱是那時王福生和汪衛兩人便從東村動身到香海村來誰知這時候東村又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來你道是什麼事原來東村地方有一位老相公姓伊名文那位伊文老相公年紀有七十多了却還是個風流浪子外面的姘頭弄了許多但是他他在東村要算是個有功勞的人因此東村人十分敬重他當初那高勾村也屬於華家管轄自從華家的產業被羅家奪去了到如今一天的衰弱高勾村也自己已不爭氣便被東村人佔了去一切村中的治理都聽東村人的指揮其實這佔取高勾村的主謀也都是伊老相公一班人的主意所以高勾村人恨如切齒妄想甘心於這個老頭子處心積慮也不止一天了却說高勾村這時出了一位少年姓安名木良自從高勾村被東村佔了去便用種種苛刻之法待他那高勾村人也覺得自己太不爭氣那安木良也一向在教會中讀書他瞧着各村的人都是興高采烈說着自己的高勾村都被人家暗暗罵安木良因此非常氣憤說這都是那東村的伊老相公主謀這個老不死的年紀也有七十多歲了如何還留在世界上害人我要不給他一些兒顏色瞧瞧也不姓安了或者因此

一着人家把我這高勾村不敢奚落說這村裏還有一二個人罷了安木良打定主意便到處結訪伊老相公的蹤跡且說這高勾村雖然也有村長不過是擁個虛名一切事情都由東村人做主那伊老相公便是東村人派他到高勾村監督他們行事的有一天安木良知道伊老相公要來了原來從東村到高勾村要經過一個花兒濱這個花兒濱本來也是華家莊的地方現在入了羅剎村的範圍之中安木良知道這花兒濱是伊老相公必經之路早已等候在那裏天天出去探聽信息過了一天大家都說伊老相公今天到了一時到火車站上去迎接的人倒也不少安木良便也在人叢中擠了進去那安木良雖然不認得伊老相公但是伊老相公的照相却到處皆是很容易認識而且今天定有許多擁護着更容易識別不至於落了一個空且說那位伊老相公年紀如此還離不開女色所以分充足兩臉紅得如嬰孩一般一部銀絲似長鬚子遮臉過腹原來他年紀如此還離不開女色所以在東村的許多倡家沒有一個不認得伊老相公的伊老相公也素舊風流至老不改無論有什麼心中不高興的事兒一見了妓女們便眉開眼笑了因此有一位相面先生相了他的臉兒說他要死在花裏誰知這個花字却應了花兒濱的花字不應在女子身上閑文少殺那伊老相公下了火車剛走到火車站的月台上只見人叢中擠出一個少年直趨前面粉伊老相公來攔手伊老相公愕然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人誰知他一面和他攜手一面便伸手到衣囊中取出一支勃郎甯手槍連發數響正打在伊老相公的腰骨裏只見伊老相公在月台上打了一個旋兒登時跌倒在地大家走上前去

瞧時却見伊老相公面色發青，嘴唇發紫，大家大呼捉兇，手捉兇手，一霎時把安木良登時捉住了。又把伊老相公擡往醫院中去，到底老年紀的人如何喫得起這種苦頭，不到一週時早已嗚呼哀哉了。這時那東村的公娼私娼聽見了，無不爲之墮淚，那安木良審了數次，自然情真罪當，把他抵了伊老相公的命。人家便說高勾村到底還有幾個少年，這個風聲傳到白面郎君汪衛的耳朵裏，他想高勾村小小地方，尙有這等氣節，我們到不如他咧。

過了幾天，汪衛和王福生兩人已到了羅家莊尋着了那家照相館，原來這照相館取名存真兩字，兩人且暫時住在那裏，以待機會住了幾天，却沒有什麼消息，誰知又有一件新聞傳出來，教白面郎君汪衛多添了一重刺激，你道是什麼事？原來在皖公村地方自從徐麒打死了羅恩以後，頗有人再想在那裏舉事的，當時有個人姓蔡的，喚做曾基，很想在那裏幹些事兒，他這時早把皖公村的一班小弟兄運動成熟了，只要一呼而起，先把那皖公村地方占據了，各村便可響應，那榮曾基有位老師喚做顧聰，生據說也很贊成，只是那顧聰生的手腕魄力都不及他徒弟，誰知那時候羅家因爲先前喫了虧，所以十分防備，又暗中偵探嚴密，那小弟兄都不能齊心爲的，他們都是窮昏了心的人，見錢眼開，華家子孫要運動他，反對羅家也要先拿錢來，羅家子孫要運動他，反對華家也要先拿錢來，但是華家已窮到這般田地，那裏還弄得出錢來？只要羅家略運動一運動，他們便會鑽到那一方面去，因此榮曾基雖然熱心，只鬧了一鬧兒，爭奈羅家防備嚴密，無可下手，這是去年十月十六那一天的事。

兒那榮會基見勢不佳惟有逃走的一法。你可知道他往那裏逃。直逃向烏龍村的一帶地方去。原來他也有他的意思。諸位可曉得。烏龍村一帶地方是個荒寒之區。近來却出了一種響馬。這一種響馬却是慄悍非常。他有一種詭號。把一般紅顏色染了鬍子。個個都成了紅鬍子。起初原算是一個識別。後來覺得這紅鬍子很顯出猛悍之狀也便成了一种習慣。他們出沒在那裏一帶地方不但烏龍村人見了他慄慄畏懼。便是東村人到這裏來的也不敢惹他。因此他們招兵屯糧獨霸一方在那裏很有勢力。榮會基想這輩人大可運動。要是他們能夠出力幫助華家倒也是很得用的。况且他們也是華家子孫居多。一時落魄做了響馬未嘗不願意歸正。因此榮會基便急急到了那裏也結識了幾個人。可知道江湖上人類不齊。良莠各別。有的是傾肝披膽待朋友。非常熱心的人。見人急難和自個已急難一般。有的是口蜜腹刀。外面很覺得殷勤胸中却便在那裏暗算你。瞧着你有什麼破綻。他便借此傾陷你。這種人目下很多。且說榮會基的友朋中有一個姓倉的。喚做倉冠山。這人便不是好人。却是與榮會基十分莫逆。原來榮會基自到烏龍村以後。却也不會說出真姓名。只說是姓張。喚做張建勳。人家都喚他張大哥。可是榮會基坦直無私。一天談論時。局榮會基多喝了兩杯酒。說兄弟要不是跑得快。這條性命早送在羅家的手中了。別人聽了。不打緊。那倉冠山聽了。心中先自一動。想這可是我的機會到了。便道張大哥。你此話怎講。這時榮會基酒已喝得醉醺醺了。便拍着桌子道。諸位兄長。有所不知。小弟實在不是姓張。也不是喚做什麼張建勳。小弟原名喚做榮會基。只爲在皖公。

村。闖。下。一。場。禍。他。們。捕。捉。得。緊。所。以。逃。到。這。個。地。方。來。我。想。羅。家。如。此。行。爲。氣。數。也。是。不。久。的。了。現。在。我。們。的。弟。兄。外。面。分。佈。得。不。少。瞧。着。機。會。便。可。動。手。諸。位。都。是。自。家。弟。兄。所。以。我。素。性。把。我。的。行。藏。說。了。罷。省。得。藏。頭。露。尾。諸。位。可。是。暫。時。要。和。我。守。着。祕。密。而。且。還。要。望。你。們。助。我。一。臂。之。力。咧。說。着。舉。起。酒。杯。來。又。一。吸。而。盡。道。諸。位。偷。然。贊。成。的。請。飲。乾。此。杯。那。時。衆。弟。兄。們。都。齊。聲。說。道。怪。不。得。原。來。是。榮。會。基。榮。大。哥。是。一。位。英。雄。豪。傑。我。們。有。眼。無。珠。幾。乎。把。一。位。偉。人。錯。過。從。今。以。後。咱。們。可。以。改。口。喚。張。大。哥。爲。榮。大。哥。咧。倉。冠。山。道。慢。着。慢。着。剛。纔。又。是。張。大。哥。說。請。我。們。暫。守。祕。密。咱。們。這。一。會。兒。便。改。口。喚。了。榮。大。哥。人。家。怎。麼。不。生。疑。呢。據。我。說。還。是。仍。叫。張。大。哥。的。好。衆。兄。弟。道。不。差。不。差。到。底。這。位。倉。二。哥。比。咱。們。精。細。可。見。得。咱。們。都。是。草。包。心。中。有。什。麼。口。中。便。說。什。麼。咧。當。時。大。家。便。詢。問。他。曉。公。村。的。事。榮。會。基。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回。倉。冠。山。一。一。記。牢。想。羅。家。正。在。那。裏。捉。他。的。反。對。黨。此。去。報。告。必。然。有。賞。着。官。們。要。知。道。這。時。東。江。村。的。村。長。姓。趙。喚。做。趙。汝。兌。是。個。屠。戶。出。身。人。家。因。此。便。呼。他。爲。趙。屠。戶。那。趙。屠。戶。起。初。也。是。華。家。的。人。在。羅。家。奪。去。華。老。頭。子。產。業。的。時。候。趙。屠。戶。家。首。先。投。降。情。願。幫。着。羅。家。這。種。人。在。華。家。瞧。來。可。算。得。一。個。奸。細。了。然。而。在。羅。家。却。當。他。是。一。個。盡。忠。的。人。這。也。不。獨。趙。屠。戶。一。家。當。時。瞧。着。華。家。失。勢。來。歸。爾。羅。家。的。也。很。有。幾。人。因。此。羅。家。把。這。班。人。編。成。一。部。喚。做。華。家。隊。自。從。趙。屠。戶。的。祖。父。入。了。華。家。隊。後。他。那。子。孫。永。遠。不。出。這。籍。了。閑。文。少。敘。且。說。當。時。那。倉。冠。山。把。這。事。記。在。心。頭。預。備。告。密。恰。巧。那。一。天。榮。會。基。也。到。花。兒。溪。去。了。倉。冠。山。知。道。他。的。行。蹤。便。向。警。察。署。一。

告立刻在花兒濱捕住你想那榮會基在皖公村鬧事闖禍的人各處都在畫形捕緝如今在花兒濱捉住了立刻打一個電報到皖公村叫人來認可不是你們要捉的那個榮會基皖公村的人認得榮會基的人很多一瞧說怎麼不是呢驗明正身立刻解到趙屠戶那裏那趙屠戶正沒有事做麥柴當了令箭說如今是要用文明審判法了當初他們皖公村爲着徐麒打死了羅恩剌心致祭人家都說是強盜山上的行徑我這裏可不然一切改用文明法子人家已經喚我屠戶可知我這個屠戶是一個文明的屠戶呢當時審問榮會基便一切用文明制度教那犯人坐了慢慢地的講榮會基想我早晚是個死被他們捉住了還有什麼說的倒不如索性從實說了罷那時榮會基便一五一十的說了羅家這地方痛恨華家一班子弟早在東江村結果了他性命可是這位榮會基又是復社中的人不是盟社中的人所以白面郎君汪衛心中又加了一層激刺他想在外面弄錢說得我們盟社如何如何出力如何如何替華家子孫增長勢力到頭來却一事不辦他們復社中人並沒有鋪張揚厲過却在近年來做出幾樁大事現在一班人還是瞞在鼓中將來終有明白之日可不大大的丟了我們盟社中的臉嗎只是我們雖到了這裏却依舊沒有下手的機會這如何是好呢

又過了幾天那天照相館裏來了一位太太模樣說是要照相丫頭僕婦隨了一大淘那個婦人雖然年已半百却還塗着一臉的粉裝出一個半老徐娘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他娘家姓許也是浙水村人氏却嫁一位姓陳的這位姓陳的名喚玉龍曾經做過吳門村的村長本來陳玉龍一個小子如何

幾年來便闖起來。其中却有個緣故。原來浙水村許家一向是羅家的老夥計。他們婦女們也常相往來。有一天他們那老總管慶爺家裏請客請的都是些內眷們。幾個羅家有體面的夥計都帶了家眷進來。這時陳玉龍的丈人喚做許庚申正在得用的當兒也帶了他老婆女兒進去。外面男客自有老慶爺招呼裏面的女客可是要慶太太周旋了。那時慶太太大瞧着許庚申的女兒倒也玲瓏可愛。便道：「你肯做了我的女兒嗎？那慶總管是羅家最紅的人如何不拍他馬屁？那位姑娘便向他母親瞧了一瞧他母親點了點頭兒。那姑娘會意便跪下去叩頭口稱乾娘。那慶太太本來說一句玩笑話兒却不。想弄假成真。只是到了如今却又改不過口來。好在我們慶爺外面乾兒子多我多弄幾個乾女兒也不打緊。當時便連忙雙手扶起說：「阿呀呀請起請起。又笑說：「怕你們母親不願意你母親只有你這樣一位貴千金我如何來奪他？那許庚申的老婆却會湊趣便道：「太太說那裏話來？太太肯收他爲義女正是小女的幸福了。早晚間教他進來伏侍太太。譬如太太多添了一個使女。這時慶太太便取出一份極重的見面禮兒。他們母女兩人歡喜而歸。回去告訴了許庚申。許庚申道：「好了你們娘兒倆爬上高枝兒去了。別丟了我老頭子啊。從此以後他母女兩人常常出入老慶府中。可知事不湊巧。那位許小姐忽然出起天花來了。延醫服藥自不必說。但是別的都無妨。却是先弄成了一臉麻子。後來嫁與陳玉龍。後那家中一班促狹的丫頭使女們却稱他一個別號喚做麻姑奶奶。到如今自然稱了麻姑太太了。只是陳玉龍見了他宛如老鼠見了貓似的一般怕爲什麼呢？却爲陳玉龍得有今天一日。

者都出他老婆之力。他在老慶府中儼然一位乾姑太太。陳玉龍在老慶府中自然是皇然一位乾姑老爺了。他叨着裙帶餘榮十分得意。凡是他的老婆有什麼命令他也不能拗強。闖威森嚴。陳玉龍做了一個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那一天慶太太見他乾女兒進來不大高興。問起原由。知道夫妻反目。却是許小姐責備陳玉龍說他不長進。人家都有頭有臉的人。只你却如此樣子。你只瞧朱寶兒何等鋒芒何等彰亮。他也是老慶爺的乾兒子。還有個姓孫的孫琦兒。不說別的你只聽他說話圓滑。又和老西兒等常相往來。他兩個女娃子又說得一口西洋話。咕咧咕囉似嬌鶯弄舌一般。教人見了不由得不歡喜。雖然我們珠兒也由慶太太十分贊賞。然而那裏趕得上他們都是守着頑固主意不教他念外國書。從此我也無顏到老慶府裏去了。陳玉龍被他數落了一場賭氣。自去睡覺。但是客人不斷。杭州路你想有這老慶府裏那一條路。怎麼不去走走。耳朵裏也多聽些新聞。倘然有運動的機會。也可給陳玉龍運動運動。只是這一天和陳玉龍搶白了幾句面上的怒容。還未退早。被慶太太瞧出說你又受了誰的委屈了。敢是這裏有人得罪你了。那乾姑奶奶道。乾娘說那裏話。來這府裏的兄弟姊妹們都待我好。真和白家兄弟姊妹一般。我只恨我家那不能長進的不能巴結上進。辜負了這裏乾爺乾娘的心。慶太太道。噯如此一說。我可知道了。你們夫婦倆又在那裏反目了。乾姑奶奶道。我也不過偶然說起說吾乾爺的幾位乾兒子。像朱家的寶哥哥。孫家的琦哥哥。都比你好。你怎麼趕不上他。他也不理我。一賭氣便去睡覺了。乾娘你想我。心中氣不氣。慶太太道。這也怪不得。他現在的世界。喚做

金錢世界俗語說得好。有錢使得鬼推磨。你瞧朱寶兒孫琦兒。出進我們府中。他可也化得錢不少。上上下下。那一個是好人都想括他。幾個便是我們家裏這幾位小祖宗。你道好惹的嗎。打從珍兒領了頭。嘴裏甜言蜜語。寶哥哥長。琦哥哥短。死的說出活的來。到了末了。還是敲了他們一個竹槓。那珍兒的錢。還不肯浪用。至於阿二弄來的錢。不知到那兒化去。大概總是濫費浪用罷了。我說你們家裏又不是沒有錢用。何苦的死要他們的。他們道孫琦兒還好。一點朱寶兒的錢。全是靠着咱們家的勢力。在外頭弄得不少。我們敵他這一些兒。還是極少的數目。咧不要說他們小的。便是老的也瞧不破。咧你那乾爺這樣一把年紀了。別的都看得穿。惟有這銀錢兩字。却看不穿。無論親戚朋友。要求他一些事兒。他先伸出手來。問人家要錢。沒有錢不幹。我和他說你死了。又不能帶到棺材裏去的。要這許多錢來。何用他說此刻騎虎之勢了。他不要錢。他身邊的許多人。那一個不靠着這老頭子弄錢呢。乾姑奶奶道乾娘之言不差。乾爺已這樣一把年紀了。極該享享福有的事。儘可以不問。還是一天到晚忙碌碌的做甚。橫豎珍大哥外面應酬也廣。勢派也盛。讓他們去辦就是了。慶太太道老頭子那裏肯聽。便是自己兒子向他要支些錢用也宛似貓嘴裏挖。甯可被人家欺騙了。倒也不過如此。俗語說的。拔他一根毛。阿喘一聲。揭他一張皮。也是阿喘一聲。老頭子真有這個脾氣。咧自從在羅家當了個總管。自然終弄到幾個錢的。這也瞞上不瞞下的事。他一向相信老西兒開的票號。有一家喚做惠豐。票號說是最靠得住的。他的錢都存在那裏。連我們家裏人也不知道他的數目。咧不曉得是那一天。

殺的到羅老太那裏去進了讒言說你們大家都相信慶爺不知道他在外面賣差使作弊報虛帳落銅錢他這個腰包已經裝得鼓鼓兒了要是到惠豐西票號去查查他的存款可就知道了。這個當兒羅老太和老頭子正爲了一件事有些兒不對真個派了人到惠豐西票號去查帳那西票號裏一個夥計早得了信便來告訴老頭子說被他查出來可是了別說總管做不成連你慶爺的老臉也丟了這時老頭子也急得似熱石頭上螞蟻一般只是搓着手連連歎氣說道這怎麼好呢。不能不許他們來查嗎那夥計道只怕票號裏不肯我倒有個法子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那老頭子這時正不得主意聽說他有法子自然最好了便請教他什麼法子他道不如把這筆款子換一個名兒不要說是你老先生的只說是別人的到那時他們便來查也查不出了不過票號裏的規矩須得過戶的人挺身出去認一認兒你老人家可有信用的人不然就頂了我的名兒橫豎過了這一個風潮依舊可以換還來的老頭子聽了想想一時沒有信用的人便託他去辦了幾天這風潮平靜了誰知這人也絕足不來教人去請他只說沒工夫問他這頂名過戶的事兒他笑着說票號裏本沒有你老慶爺的存款羅家已經派人來問過了至於區區名下的款是嚙們做經紀的人喫辛喫苦喫下來的你想這人兒刀滑不刀滑老頭子受了這個騙也無法可施要想和他鬧只怕鬧出來被羅家人知道於自己的前程有礙只索忍氣吞聲敲落牙齒望自肚裏咽罷了這個虧也就喫得不小其實還有許多人利用那老頭子把他做牽線木人頭人家只說啞們家裏要錢誰知啞們倒也常被人家

敲竹槌。咧開了。天窗說亮話。如今幾個稍有勢力的人。誰也不愛錢。便是羅家走門子的人。多咧。前天有一個喚做增允的。是個當三小子出身。給人家背包的。如今不知被他怎麼樣鑽着了門子。送了一尊翡翠老壽星與羅老太已經教他去。做浙水村的村長去了。乾姑奶奶道。羅老太却喜歡那些古董。玩意兒。慶太太道。你還不知道咧。這裏的幾家古董店兒。都是通同的。譬如那整千整百的銀子。拿到人家去。既是礙眼。人家要面子的。也不好意思受他。惟有送了那些古董玩意兒。人家便不覺得你要。是不喜歡的那送禮的人。早和古董店裏講明白了。可以換錢。他只取一個用錢罷了。從前送到這裏的禮物。也都是如此。便是鼻烟壺一項。大大小小。有幾十個。我說要這個。撈什子什麼。用他告訴我。這鬍鬚和支票一般。要錢用時。把這東西。可去支錢用咧。所以一件東西。停兩天。在我家裏。過幾天。又在古董店裏了。再過兩天。又在我們家裏了。那增允的翡翠老壽星。怕也是這種把戲兒。你們珍大哥一班人都瞧不起他。說他是三小子出身。我說你們也別小覷人。皇帝也有草鞋親。現在的時世。不是要講平等了嗎。前天聽說載壽有事。過那浙水村。那增允自然格外的奉承。辦差辦得。非常豐盛。那載壽却做不爲禮。人家向他請安。他都還禮。只有增允向他請安。他却睬也不睬。一睬兒。你想有這道理嗎。人家問問他。說這是我们家的三小子。陪們爺們還和他還禮嗎。這種少爺脾氣。多發發。只怕喫苦在後面咧。至於你家陳姑爺人也極其鋒茫。他要出來謀幹人家。決計不敢多要。回來等老頭子進來。讓我再替他說一聲兒。教他暗助一臂之力呢。乾姑奶奶道。若得乾娘如此出力。你那乾女婿一定感。

激你。老人家的女兒之意，也不想別的。聽說那吳門村的村長，將次調人，若得做一個吳門村的村長，想你乾女婿，還可以担承得下。便是我回到浙水村去也。容易這事，全仗着你老人家的大力了。慶太。太道說便這樣說，不過這事也不是你乾爺一個人可以做主的。況且那吳門村村長是個好缺，大家眼巴巴望着，顯見我們有私有的弊似的俗語說得好人熟禮不熟。如今的風氣錢是終要花些兒的，不教他大喫虧就是了。乾姑奶奶道這事我也知道。明兒先打發人送些銀子來便了。那天他回去便和陳玉龍說了。陳玉龍自然也歡喜不迭。過了幾天，果然羅家教他去。做吳門村的村長去。誰知一喜又有一悲。那陳玉龍有個女兒，貌既出眾，才又超羣，便是陳玉龍老婆說的珠兒了。在吳門村患了病，沉疴不起。竟爾玉殞，香消了。可憐陳玉龍夫婦，只有這個女兒，愛如掌上，將來指望選一個乘龍佳婿，靠老終身的。誰知竟做了曇花一現。你想怎麼不氣。這時陳玉龍的老婆便氣出一場病來。連陳玉龍也心緒惡劣，非常的不高興。人家瞧着村長和村長太太不高興，便來勸慰。湊趣有的說你家這位小姐是天仙化身，他到塵世裏來轉一個劫的。我們這凡濁世界中，那裏留得他住。有的說如此一位好小姐，却沒有壽發送起來，要顯煥些也不枉了他半生。那陳玉龍夫婦自己悲不自勝也。由他們去說去。不過想想女兒如此才貌如此聰明，吾夫婦薄福難招人，說是神仙轉劫的話，只怕也是有的。於無可如何之中，便託畫師畫了一幅乘鸞歸去圖，畫了一個仙女，乘看一只鸞鳳，在五色彩雲之中，這個仙女的容貌就畫了他女兒的面龐也。無非是稍解哀思之意。又想到倘然吾女兒不死，以吳門村村

長的排場。又是慶總管家的乾外孫女兒。將來出閣起來。何等風光。何等顯煥。到如今。只落得一口小棺木。扛了出去。如何對得起他。到了出殯的一天。自然要熱鬧些。這個風聲傳了出去。大家都要來銷張揚厲。原來這吳門村的風俗。最是媚鬼人死了。便做了許多冥器。這些冥器都是用紙紮成的。焚化了。便說是亡魂所用。今天陳小姐出殯。各人除送花圈花亭之外。還送了許多冥器。有的送了一座紙紮的房屋亭台樓閣。樣樣都有。有的送了一份紙紮的妝奩箱籠桌椅。件件皆全。最可笑的。有一位姓陳的。是富軍營裏軍官出身。他送了一隊紙紮的常備軍。也都穿着號衣。搵着洋槍。大家見了。都覺着好笑。陳玉龍也儘着他們去鬧。到了那出殯的一天。萬人空巷。都來瞧熱鬧。就把這紙糊的常備軍。已經塞滿一街了。幸虧得這時吳門村的警察頭姓汪。喚做汪結開。自己取了一條馬鞭子。在那裏趕開行路的人。讓那儀仗過去。

原來這位姓汪的是江右村人。氏混名。拍馬屁。祖師。因為他拍馬屁。是第一等名功。許多大人先生們見了他。沒有一個不喜歡。這汪結開一生經濟。就在這高帽子幾頂。米湯一大桶上。做功夫。今天知道陳小姐出殯。便絕早起。身在這裏。當那個差使。誰知其中又出了一段小小風流案。原來汪結開沒有當警察頭的時候。一向住在吳門村。偶到春橋。濱游玩。認識了一個妓女。喚做花寶玉。他那時便用獻媚上司的手段。來獻媚妓女。花寶玉沒有迷上了他。他倒迷上了花寶玉。一時便說要嫁他。汪結開這時新巴結成了警察頭。自然得意非凡。便討了他做小老婆。可是汪結開這個人。生性非常嫉妒。况

且所討的又是堂子裏出身的人。自然拘管得更加嚴厲。你想這妓女嫁人不過一時高興。久居就要生厭。怎禁得汪結開把一隻翠鳥裝入籠中一步也不肯輕放。怎不因怨生恨。那天陳小姐出殯熱鬧。得了不得。花寶玉想出去瞧瞧。熱鬧見汪結開一早出去了。便瞞了他。雇了一乘轎子到龍馬街來。因為這裏是個必經之路。誰知怨家忽爾相逢。就碰到了他。以前一個熟客姓潘。大家都喚做潘小史。這人是馬路上的梭子。堂子裏的槓頭也。算流氓。少爺。其實空心老官。今天擠在人叢裏。看女眷頭上歪戴着。一頂西式便帽。背後拖着。一條油鬆湔。三股辮子。腳上躡着一雙淺頭的快鞋。身上穿件外國紗的夾衫。且說潘小史這種打扮。已經教人瞧不上。眼兒了。加着一雙賊眼。烏珠的溜溜的。瞧人見有年輕婦女。略有姿色的。便去批頭評足。要是好人家的女子。見了他。引避不遑。那班時髦。俏人。却最喜歡這一班小夥子。汪結開的小老婆。花寶玉從前也和他要好。如今一入侯門。蕭郎陌路了。潘小史在人叢中串來串去。花寶玉早已瞧見。却不便招呼。不想潘小史的溜溜的眼睛。早被他溜着了。便從人叢中慢慢兒擠到花寶玉身旁。叫一聲老。二你好啊。花寶玉假意把一雙俏目一睜。說我道是誰。原來是潘四少。潘小史道。聽說你嫁了汪老。結一定得意。如今他是個警察頭了。你便是警察頭的姨太太。花寶玉把櫻唇一披。說他做警察頭。與我什麼相干。潘小史一瞧他的神氣。有些不大高興。便用話打動他。道老。二你如今倒比以前瘦了許多。却是爲何。花寶玉聽了。果然輕輕的歎了一口兒。氣說道。人也半死了。還說什麼瘦不瘦。潘小史道。何至於此。花寶玉道。潘四少大家都說嫁人好。我今天纔嘗着。

這個滋味了什麼嫁人委實受罪罷了你想我當日在生意上的時候何等逍遙自在今天要到那裏去便到那裏去要這一件東西想着了便要定了只有客人來奉承我那有我去奉承客人之理人家或者不知道却瞞不過你潘四少如今豈不是活受罪和關在籠子裏一般要能不能可不悶殺了人潘小史道我們也沒有知道你如何嫁了一個汪老結他是一個齋刻鬼咧花寶玉道這話也不用說了。我瞧他當初倒戴猴戴帽子像煞一個人到如今翻轉面皮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了。幾番要和他爭吵潘四少你是知道我的我一氣了便手脚冰冷全身沒有一絲氣力的了非但敵不過他們男子自己先發了一場肝氣總之此刻進了他的牢門也沒有什麼說的了潘小史道這倒好笑汪老結做了警察頭把警察手段施到家裏人去了老二你可知道我就住在你們厠子旁邊你不就住在厠子裏嗎我立在吾家的庭心中望得到你樓上咧花寶玉道噯潘四少也住在粉水橋嗎我樓上開窗望去庭心裏一棵木犀花樹的便是你家中嗎潘小史道正是正是剛在那裏話得投機街上的人擁過來說是盛出殯來了警察頭取了馬鞭子趕開人咧花寶玉嚇了一大跳疾忙躲過幸虧不會被汪結開瞧見及至這出殯過後花寶玉急急回家汪結開却沒有知道他出去瞧熱鬧花寶玉也故意問長問短今天的出殯盛嗎導子有多少長一宿無話不題從此以後潘小史常常在家裏庭心中向着樓上望花寶玉也常常開着窗子向下瞧兩下裏都有了心有時節相逢一笑慢慢兒就隔着一座院子講起話來起初一天一回後來便一天要望幾回了潘小史咳嗽爲號樓上的窗子便開了且說那花

寶玉的梳妝台恰巧設在臨窗。他每日在那裏梳妝的時候，潘小史就在那裏咳嗽。號號花寶玉便開窗，憑欄下眺。兩個人就丟眉做眼起來。原來每天總是花寶玉先起身，汪結開還在那裏高臥。但是常常如此當了一種功課。汪結開有幾天睡在牀上，却是已醒見他開窗，關窗忙得一個了不得。因想這事兒有些蹊蹺，他到底瞧着什麼來呀？到了明天他故意的睡着，又聽得有人咳嗽之聲，花寶玉便急急忙忙的開窗，他便輕輕地把身子擡起來，在帳縫中窺着，只見花寶玉正向着樓下做手勢。汪結開一想，唬做什麼來呀！便輟着一雙拖鞋，假做起來，出恭的樣子，走到外房，把窗子一推，吐了一口痰，順勢一瞧，却認得是潘小史。心想：原來如此，怪不得他這兩天失神落魄的，可是有這個緣故呢？好好你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頭上拍蒼蠅，我也試試汪老結的手段，給你瞧瞧。原來汪結開未做警察頭的時候，一向也和他們成淘結隊的。鬧那時有一個叫朱翔雲，人稱小瞎子，他是吳門村一個村佐。老朱瞎子的兒子大家都叫他小朱瞎子。其實老朱瞎子却雙目不明。小朱瞎子眼睛並沒有什麼毛病。大家呼他小瞎子者，因他父親而連累及之也。要講朱瞎子的事情，又是一大長篇做書的一枝筆難講。數處話且說汪結開認得朱翔雲，朱翔雲又認得潘小史。汪結開和潘小史會過面的，自然一瞧認得到了。明天汪結開便問着許多當警察的道。馬路上有一個姓潘的，喚做潘小史，你們知道這人嗎？原來吳門村近來也開了一條馬路，總共也不到幾里路，也有幾輛警腳馬車在那裏似走馬燈一般。的兜圈子。這馬路上的警察和馬夫及流氓，便是支持這馬路的那三種人。可謂之三權鼎立。那潘小

史也。算是流氓。少爺之一。警察頭。問起這人。他們那有不知道的。却是假裝着。不知道的樣子。說我們沒有知道啊。汪結開把臉一沉。眼睛一瞪。道：我早已聽得這人在馬路上無所不爲。遇事生風。你們却和他包庇。打量我不知道嗎。如今這一班流氓。少爺。我都重辦。打從潘小史起。就是朱翔雲。我也不怕限你們三天。把潘小史拿來。我辦。警察道：潘小史現在在馬路上頗安分。不敢爲非作歹。我們拿他總要說出他的罪名來。纔好汪結開道：胡說拿了。他來自然有罪名。他又麻雀。搖攤。挖花。推牌。九種賭具中。那一件不做。這便是個賭棍身上的裝束。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便是個淫棍。就這兩個罪名也足夠他受用了。你們快與我拿來。衆人知道警察頭發怒。其中必有緣故。無端的加他淫棍賭棍之罪。必是從前有什麼嫌隙。不是爭風。喫醋。便是賭輸了錢。不給他了。但是他說要拿只得拿了。而且這姓潘的就住在局子的間壁。拿他也很爲便當。可憐這潘小史還瞞在鼓中。到了明天。潘小史依舊在天井中咳嗽。爲號。却不見開窗了。原來汪結開昨天回去。便和花寶玉說。我今天出了個訪案。預備查拿一個人。花寶玉想。拿人是你警察頭的職務。何必告訴人呢。便淡淡的問道：訪案訪了誰。汪結開道：是一個最不堪的東西。專在馬路上鬧禍。而且引誘良家婦女。是他的拿手名喚潘小史。想你也曉得。這人花寶玉心裏頭勃的一跳。因想：這是什麼緣故。他做他的警察頭。一向查拿什麼人。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如今特地。把潘小史的事告訴我。一定不是好意思。想到那裏。不覺臉漲。通紅。開口不得。汪結開瞧了。倒覺得揚揚得意。一宿無話。到了這一天早晨。所以潘小史雖然咳嗽。爲號。花寶玉却不敢開窗。

潘小史正在詫異地裏走進幾個警察到潘小史家裏來說我們警察頭請你過去潘小史想警察頭汪老結我本來認得的如今却來請我了別是花寶玉講起了我汪老結想着了特來請我嗎這倒是一個進身之階咧可憐潘小史還欣欣然的進去誰知一進警察局的門汪結開面色鐵青的坐在那裏一見了潘小史便是混帳東西王八蛋的破口大罵說瞧你這個裝束可不就是一個淫棍嗎也不容潘小史分辯立命關入流氓公所去可憐潘小史家裏只有一個娘哭哭啼啼也是無用了現在暫把汪結開的事丟開再講陳玉龍夫妻痛念殤女心中抑鬱這時慶太太要想安慰這乾女兒便說教你陳姑爺不要做吳門村的村長還是到裏面來罷你也可以常常進府中來熱鬧熱鬧散散心好在我們這裏人多說說笑笑也便可以解個悶兒乾姑奶奶接到他乾娘這封信也很以為然便一面寫信去說願意到裏面來一面便去運動做津門村的村長因為這津門村離慶總管家不過一二十里地可以來往便捷恰巧這個當兒爲了浙水村殺死了秋瑜的事村民憤激不堪裏面要把浙水村的村長張颺調到吳門村來吳門村的人極力反對倒把陳玉龍留了一留這也是出於意外的事你想陳玉龍這個人可有留他的資格因爲反對張颺却造化了陳玉龍其實張颺倒還是一個好人他聽得人家反對他便自己不來了羅家見人家反對得利害也不教他來咳看官們啊人家說羅家腐敗可還顧顧輿論誰知後來自從華家恢復以來也是把一個姓張的喚做張興的定要送到南村來做村長江南村人極力反對却一點沒有效力回想吳門村反對張颺的當兒令人氣短這是

後話暫且不提。且說不到幾天，陳玉龍的津門村，長發表了。從此以後，乾姑奶奶常常出入於慶總管府。大家都認得這位是慶爺府裏的乾姑奶奶，便是陳玉龍的乾姑爺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誰知這個富兒又鬧出一件事來。咧，却說那時候，羅家莊的幾位太太奶奶們也出起風頭來了。他們幾個人便成了一種婦人社會。這裏有慶太太領了頭，便有乾女兒、乾媳婦、某太太、某奶奶、蝦兵、蟹將、一大隊那邊有載田的生母、老太太和他幾房媳婦，還有許多親戚，便是未出閣的姑娘們，也有一大隊。那邊有載田的女兒、俞朗仙的女兒、穿梭也似的往來。因此要運動差使的都走那一條捷徑。爲的是走那內線，却反爲容易。所以拜乾女兒之風一時極盛。這幾位太太奶奶們，轎馬紛紛極爲忙碌。看官們要知道羅老太在日，他雖然是個女主人，當權然而他一切都和家裏這幾位老朋友老伙計商量。這班女眷中從來進不得一些的話，而且他生性極爲嚴厲，你要進一句話，非但不答應，而且反被他排揅一場。說是這事不是你們太太奶奶們所管的，我是處於無法不能不管你們，可不必管這個閑事。咧，所以人家都不敢開口。如今呢，老太太故世了，小主人普義年紀小，那代理總管，載禮面軟得很。慶爺是這裏的族長，有許多事不能不請教他。裏面還要請嫂子的示，家裏頭自己的娘，還要壓派下來。他又是最怕夫人，他老婆說了什麼，他也不敢拗。強他老婆要，是我生這個兒子，你還得享這個現成天下嗎？我們此刻不攬點兒權，倒還是讓他們在外面招搖，可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呢。載禮道：你說的到底是那一家啊？他夫人冷笑道：你別假裝痴聾了。這老慶記的招牌，誰人不知那個

不曉得他們家雖然把普義嗣了過去你想他們得了一些什麼實惠反是他們的聲勢壓倒了我們咧前天我偶然高興到這裏同樂戲園裏去聽戲去只見對面包廂裏擠了許多人兒我問他們是那裏來的家眷闊綽得很他們告訴我慶爺府中的說什麼他們乾姑奶奶還席這乾姑奶奶可不是陳玉龍的老婆嗎停了會兒果見他們四小姐五小姐都來了那戲園中人奉承到一個極處我想他們却靠的誰的勢力後來戲班中有一個喚楊少樓的他在陪們家裏唱過堂戲却來招呼十分殷勤但是園子人那一個不注目在他一個包廂裏呢載禮道我想以後那戲園子裏你還是少去爲妙陪們不能和慶爺府裏相比他是破鑼破鼓打破了的誰不知道他家裏的事我們可不然就是我們聲價也要比他們高十倍普義雖然嗣了過去究竟是你的兒子你究竟是他的娘外面忌我們夫婦的人也很多那些亂嚼舌頭根的人無中生有的造謠言萬一造到我們身上來他們輕輕出口在我們却千斤之重這又何苦呢他夫人又冷笑了一聲道你只會數說自家人聽了你既是要管自家人怎麼不先把自己兩位老弟先管管好什麼一般也如此包庇他們載禮道他們究竟還好比了老慶家裏的老珍老敷到底要好得多夫人道可又來你剛纔說我們不能和慶爺府相比如今又把老珍老敷來相比了老珍老敷倒也罷了他不過哥兒們的脾氣你不聽聽此刻他們家這一班女人都在外面招權弄事一個陳玉龍的老婆算拜了老慶家的做乾女兒也天天在他家裏進出還有他們家的丫頭仗着老太太在日也在裏面走走熟悉裏面的情形瞧他們的氣鬻要比我們高幾倍咧俗語說

得好。死人旁邊也有活鬼。叫瓶口。紮得沒人口。却紮不沒外面。沸沸揚揚人家在那裏談論。你可不聽見嗎。如今聽說連裏面那妙太太也有不乾淨的話兒呢。載禮道。怎麼說那一個妙太太夫人道。還有那一個妙太太。就只這一個妙太太。會畫畫兒的。從前一向在裏面幫着老太太做代筆的。這個人了。載禮道。嘎。就是這妙太太外面有什麼不乾淨的話兒。說他呢。夫人道。我也是聽來的。話是真不是真。我可不擔這個責任。載禮呵呵笑道。好好你是個御史。風聞言事。報館有聞必錄。你說你說夫人道。聽說有個姓謝的。要想謀幹。咱們的差使。可是沒有門子。鑽他也異想天開。却去鑽那妙太太的門子。他說得天花亂墜。說妙太太是老太太最賞識的人。現在老太太雖故世了。他們究竟也看重你老人家。所以要是你一說。時包管成功。妙太太起初却也不肯說我。在這裏當一個女清客。那裏有我說話的地方。你還有去求別人。罷經不得那姓謝的。苦苦哀求。說就因為你老人家不大說話。所以你開口比什麼還靈。只要你說成功了。你要什麼都可以使得。現在聽得那姓謝的果然有了差使了。大家說都是那妙太太的力量。你們怕還不知道。咧。載禮道。怪道呢。前天裏面交下個字條兒。開着謝某的名字。要派差使。却有這個緣故呢。我告訴你罷。這兩天怕要鬧出大亂子呢。當初這妙太太在府裏的時候。人家就比他做紅樓夢裏的妙玉。因為他本姓繆。繆妙同音人家叫慣了。便叫他做妙太太。你可知道現在我們府中却又出了一個焦大夫人。道是誰是誰。他也罵我們嗎。載禮道。他不罵我們。却專和慶爺爲難。前天喝了酒。把慶爺痛罵一場。又是朱寶兒做他乾兒子的事。咧。又是陳玉龍的老婆拜

他乾老子的事咧還有許多許多事只罵得老慶爺白鬍子根根直豎臉上紅一搭青一搭的煞是好。看夫人道阿彌陀佛罵得真爽快到底此人是誰載禮道這也是府中一個老人家姓江的單名一個麟字從前還有幾個老人家一個姓趙的單名也是個麟字還有個名字上也有麟字的他們三個人稱爲三麟公司都是好罵人的但是我們雖暗暗稱快那老慶爺的面子要給還他的自然只得把江麟罵了一場要攆他出府去夫人道可見你是個畏蕙無能之輩幹不得大事兒現在你問問人家誰也不知道老慶家的勢燄薰天招權納賄趁這個當兒把他推翻倒了倒也是一件事兒那姓江的他能在人家不敢說話兒當兒說幾句話還是個好人你們倒要把他攆出去可見得你們這班人不知道好歹載禮笑道你倒又打起抱不平來了你可知道這老慶勢力堅固他自然也有他的能力從前老太太在日也一味敷衍他動他不得何況我們呢現在府裏的人那個不趨附他他的心腹也很多沒的反喫了他的虧還有一件現在華家子弟在外面虎視眈眈的正想伺隙而動經不得我們再窩裏反起來那就越難了所以我請你忍耐些兒那姓江的江麟我也知道他是個爽快的人一面算是攆他出去以全老慶的面子一面又招呼人去敷衍他這一番其實面子也很足了現在無論什麼事只要過得去就算完了夫人道我知道你們只講到敷衍二字便算是能手了也全不想想慶府裏這種舉動我們也不問個信兒人家只說我們怕他我們以後還可以管束別人嗎前次他們老珍討了個女班子裏的人喚什麼楊喜兒有人說還是一個姓譚的從前也是個當差的替他物色的也被人

家說了話把個楊喜兒東躲西藏聽說藏在王老板的家裏老珍既然如此老敷自然也要學樣了載禮道從前珍兒的事也鬧得一個不可開交全是江麟這一班人鬧出來的因此又牽動了許多人家都說這楊喜兒是一個當差的喚做譚貴送的其實這譚貴雖然是當差的出身如今是已很闊的了他本來和珍兒輩混在一起終日又麻雀喫花酒在津海村肆無忌彈那譚貴正要望高枝上爬見了他們公子哥兒的脾氣使着標勁他是伺候人家慣的人怎麼不巴結着那天珍兒瞧着這楊喜兒上了妝十分嬌艷可喜便喝了幾聲彩楊喜兒便把一雙勾魂攝魄的眼兒向他睨了一睨譚貴便在旁邊連聲道好這戲班子真的人有什麼要緊停一會兒便叫他到席上來兩人又覺得十分親熱譚貴便借此爲媒成就了這件事却被老江們知道接連罵了幾頓鬧得珍兒不敢把楊喜兒留在家裏寄頓在王老板家那王老板聽說是還是津海村的商會總理呢夫人道那譚貴因何如此討好他總也有大欲存焉載禮道怎麼沒有他原想運動做龍江村的村長誰知這麼一鬧別人可不打緊把譚貴龍江村村長的飯碗却打破了但是這人將來也決不落寞因爲他是個有本領的人兒其實據我想公子哥兒們在外面鬧實在不算什麼事兒了婦人家還是少出頭爲是夫人冷笑道你們男子家只帮着男子我瞧你的樣子還羨慕着珍兒咧你羨慕着你儘幹你的就是了誰還管得你載禮道你們婦人家最是難說話和你們講便說出這些話兒來了你可知道外面嚼舌的人多越是世家大族越容易爲人注目俗語說得好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新近不是爲着姓賀的和姓賈的女

人。一件事兒鬧得沸反盈天。人家都當作一個話柄。嗎夫人道。那姓賀的可不就是那蜀道村人氏也。是一個留學生嗎。聽說這姓賀的祖上也是做過官的呢。而且是個孤孀。怎麼被他引誘上的呢。載禮道。底細我也不知道。據說第一次見面。在一個貝家花園。說也奇怪。那姓賀的這個賀字下面有個貝字。姓賀的那個女人。這賀字下面也有個貝字。而且他們的相逢。又在貝家花園。因此人稱爲三貝奇緣。後來那姓賀的不知怎樣的便借了賈家的屋子一天。親近一天。烈火乾柴自然燒着了。他們這些留學生別的本領倒也罷了。就是這弔膀子本領却一等大名功夫人道。這事情我也聽得人談起。據說那姓賀的用酒灌醉了賈家的女人。然後成事的。及至醒來也只得從他了。如此說來。這姓賀的是個暴徒。行爲是應該重辦的。載禮道。他們都如此說。我想這其中也未必盡然。你知道賈氏是個孤孀。手裏又有幾個錢。他們同鄉都眼巴巴望着他。今天忽然來了一個姓賀的翩翩年少。兩情相悅。眼見得。不但是賈氏似花一朵的一般人物。被他享用。連賈氏的家產將來。西字頭要改成加字頭了。夫人道。如此說來。難不成他們都妒忌他嗎。載禮道。雖不能說妒忌他。却終有些熬不得。那買家是個有名人家。無端出了這種事。他是江南村人。因此江南村人大動公憤。第一個就是吳老頭子。他總說姓賀的引誘良家婦女。果然呢。那引誘良家婦女的六個字。這姓賀的總也逃不去。可知道照了。現在新定的刑律。那無夫姦是沒有罪名的。那賈吳氏是一個孤孀。自然是無夫姦了。而且聽說那姓賀的自已供狀。却是有媒人明媒正娶。不過那媒人是個女人。立不出堂。想是他們成就了好事。然後夾他出。

來穿一個扇面罷了。這本來是一件尋常彛案。一出在有名人家。便當作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兒。又要累着同鄉。牽着官府。所以我說你們婦人家。要自已格外謹慎。外面嚼舌頭的人。多還要裝點着許多有影無形的亂說。咧那姓江的一班人。喫飽了清水白米飯。專管人家的家事。前年爲着珍哥兒。討楊喜兒的事。今年又爲暗們家老三老四的事。此刻又是慶爺乾兒子乾女婿的事。給了他三分顏色。他便開起大紅染坊來了。這種人。可不是好惹的。

載禮和他夫人正講談得高興。那外面進來一個僕人。說道。二爺外面有個客。說是要面見二爺。有什麼機密事。面稟載禮。道。你告訴他。這裏是私宅。不是什麼辦公處。有話明天到辦公處。再講便了。那僕人道。小人也這般說。這裏是家爺的私宅。向例不大會客的。有什麼公事。明天上辦公處去說。載禮道。可不是嗎。回絕他去。就完事了。成日價把這些公事。鬧得人頭腦昏暗。剛纔到家。些微舒服一點兒。就有人跟蹤追了來。可不把人硯死了麼。僕人道。小人回絕他去。他只不肯去。說是這事重要。得很。機密得很。非面見你家人。不可。小人說。明天難道就不能嗎。他說。這事等不到明天。咧他如此說了。小人不敢不進來。回一聲兒。載禮道。這可不磨煩死人了嗎。前天那個張不劣也說是有緊要的事情。一定要見見了他。又嘮嘮叨叨講那築路的事。這些事都是他們在那裏攪我如何知道也。吵上我門來了。和他說了。他還是黏着不肯去。這一天回絕他去了。誰知到子明天他又來了。那門上人回他不在。他也不管守住在我們的門前人家。爲他是個念書人。又不便攆他出去。而且他口口聲聲爲的是。

公衆之事更奈何他不得弄得我幾乎不能出門你想這是那裏說起如今來的怕就是這種人可不是又來歪廝纏人嗎夫人道可不是嗎前天那門上進來說有一個什麼張不劣的盤據在階們的門口又不是化緣和尚又不是告什麼地狀叫他去又不肯去有時還要啼啼哭哭這是什麼說的人家又不曾死過人也不顧人家的忌諱如今的事情真是越法教人詫異了那僕人道究竟見還不見請爺吩咐下來小人可以傳命出去因爲此刻那人還在門房裏等着咧載禮道我可是忘了你不會問他是從那裏來的僕人道小人問他好像說是從警察署來的載禮道這更奇了既然如此你引他到東花廳中我隨後便出來僕人答應了諾諾連聲而去停一會兒就把一個瘦小伶俐人兒引到東花廳裏載禮慢慢兒踱出去他就搶步上前先請了一個安載禮道足上貴姓到此有何見教那人道小可姓王是這裏一個巡長今天深夜到府驚擾實在是有件要事特來面稟但是機密得很不能教外人知道說着把眼睛瞧着載禮身後這個僕人載禮道不妨這是我的心腹你有話儘管說便了那王巡長又湊近一步道這兩天外面很有人要想謀不利於府上前天有個人到府外前後左右四圍相了一回又在近傍的溝裏偷摸摸恐怕一定是懷好意連日有我們分署裏的警察報告得來這情形頗爲不妥所以階們吩咐站崗巡警加意嚴密巡查直至今天可查出件驚天動地事情來了也是有一個巡警查到那一條橋傍邊只見有一個黑影一閃鬚髮從橋底下起來那巡警追上前去却一轉瞬兒便不見了便向橋底下瞧去却見一件東西好像是一個鐵箱子似的因爲天色已暮瞧不

清楚又約了一個巡警同往橋底下瞧去可不是。一個鐵箱子嗎？這時大家心中納罕想這橋底下從前却沒有這件鐵箱如今猛可裏忽然有這鐵箱却是情有可疑因此大家說裏面怕有什麼危險的東西再子細一瞧鐵箱裏面有一根鐵絲通到外面分明是一個機關因此衆人把他那鐵箱輕輕的弄開來果然裏面是個炸藥又前天府中鄰近有個老婆子到外面來潑水忽然見溝裏黑影一動起初認道是隻狗後來纔知是個人兒也不知他是做什麼的大概是不懷好意因此嗒們警察署裏分外戒嚴特命小可到府中稟明總管爺因爲這個橋也是你老人家每天出入必經之路這個溝也可以通入府中怕和府中有什麼關礙現在雖然他那機關已被我們弄破但是保不住他們在別路上另設機關所以一面盡我們的力量從事搜索一面還請總管爺這兩天不用出去有什麼公事便在家裏披閱了罷再者有什麼生客也可以不必會見咧載禮道有這等事嗎他們索性纏到我家裏來了到底是誰安這個機關你們要早日破案纔好啊那巡長道因爲出了這事嗒們警察署裏瞧做一件極大的事情那裏敢怠慢得得了這個鐵箱見他都是用螺絲釘鑄成的因瞧這個螺絲釘是本地造的。不是外國貨便把這釘兒到各處鐵匠鋪子裏去問是那一家打的及至後來問到一家他們承認說是不差確是他們店鋪子裏打的載禮道這可就有着落了。既然是他店鋪子打的該問他是什麼人來打的那巡長道小可也是如此說但是他道是個不識姓名人也無從知道他的住址因此難於下手但是我們警署裏却加意巡緝所以特來奉懇你老人家這兩天可以不必出去還有那個一。

利海橋就是他們埋伏鐵箱炸藥的地方。雖然那邊有人梭巡，還是少走爲妙。載禮道：「我知道了，你們責任所在，速即破案。纔好那巡長諾諾連聲而退，出得總管府，只見兩個人候在門口，向着巡長招手。巡長便跟了他到一個僻靜所在。你道這兩人是誰？原來是派在這裏的暗探一個，兒姓恩，一個兒姓德，專在這裏總管府一帶暗中巡察的。那時巡長便問道：「怎麼樣可有點兒消息嗎？」那兩人道：「昨天晚上有個人在這裏東張西望，我們就暗暗的隨在他後面，後來見他向玻璃廠地方去的。今天却又來了。我們緊緊跟隨那個人，却是年紀很輕，像個念書人樣子。又是個小白臉兒，見他向存真照相館裏去的。我們只要向存真照相館去查，就得了。巡長道：「這案情很大，不可造次。咱們不過疑心，他究竟沒有得着他，真憑實據如何可以頂門拿人？再則萬一他不在那裏，倒是打草驚蛇，更不妙了。且待我明天到存真照相館去瞧瞧情形，再說最妙。你們明天來一個人和我同去，要是那人在這裏，指給我瞧了，更爲妥當。到了明天，那王巡長便同了一個暗探姓恩的，徑向玻璃廠存真照相館來，只見那存真照相館正在那裏修理屋子，改造門面，有幾個木匠在那裏做工。那王巡長就在那裏搭訕着說：「哦，正是人。要衣裳，佛要金裝，這照相館一修理，登時金碧輝煌起來了。有一個木匠接着說道：「可不是嗎？以前那個老板再也不肯修理。如今是換了老板了。這屋子一修理，少不得生意就好起來了。巡長道：「此刻的老板不是姓張嗎？木匠道：「不是，是一個姓王的。這時巡長又和他談了半天，眼睛却不住向裏面瞧。恰巧裏面有個人出來，口中嚷道：「小達子，你把我房門帶上了。我出去一溜兒，就回來。你別

跑開一個小廝忙答應了。這人便出店門而去。木匠見他出門，便在後面指着道：「這位便是王老板。巡長向那姓恩的一瞧，姓恩的把巡長袖子一拽，暗暗點頭，分明說：『昨天在總管府前後，東張西望的，便是他了。』」巡長知道他確是在這存真照相館裏有了着落，便不怕他了。當時他又盤問了木匠的作頭是誰，回到警察署先傳了他的作頭來，說是現在有件事要借你修理存真照相館的木匠。用你們可有精細的木匠要做得機密事情不漏洩？那作頭道：「有一個姓趙的，喚做趙老大，這人做事還精密，可以用得。這時警察署便命作頭立把趙老大喚來聽候。警察署裏的吩咐一刻兒工夫，早把那趙老大喚到那巡長就引他到一間沒有人的屋子裏，說你認得我嗎？那趙老大倒楞了一松，說：『您老不是剛纔在存真照相館門前和咱們夥計講話的嗎？』巡長道：「正是，正是如今却要相煩你一件事。但是要做得機密不可洩漏。你們作頭保舉了你，咱們知道，你這人很能幹的。你這事辦到了，賞你十兩銀子。趙老大道：「請老爺吩咐有什麼事？小人能辦的，決計願意辦去。巡長道：「就是那存真照相館裏如今不是換了一個王老板嗎？因為現在我們要訪他這個人，却有些兒疑惑，究竟不知道是他不是他，所以想出一個計較來，想他那裏總有什麼人家寄他的書信，或者他自己照的照片之類，請你想法子趁着修理屋子的當兒偷偷的取出些兒來，咱們可就有的把握了。趙老大道：「這事小人理會得到了。明天趙老大果然偷了一束書信來，還有本人的一紙照片。這書信裏頭還有他自己所寫的信稿，寄到東村去的，連他的筆跡都有了。中有幾句說：『時急切難於動手，大約近數日中漸有機會了。又有幾封』

信也都是盟社裏的朋友再瞧他的照片果然是很像個念書人的樣子巡長道：「咭們做事可要穩當些兒現在且把這照片給那配螺絲釘的鐵匠去瞧瞧問他那天來配螺絲釘的是他不是他當時便去喚那鐵匠來問他他說好像似這麼樣的一個人兒巡長道：「這是件重大的案子你不可糊裏糊塗可不是玩意兒的事那鐵匠道：「要是個本人呢小人一見就認得爲的他已經來過好幾次若在照片上可還有些兒疑惑巡長想了一想說道：「也罷咭們甯可做得妥當些兒明天你穿了幾件新衣服我陪了你假做到照相館裏照相要是你遇見前天來定做螺絲釘的人便咳嗽爲號咭們也可認得預備過一天下手鐵匠笑道：「小人當一個鐵匠終日裏烏煤墨黑的老不洗臉那裏有什麼新衣服巡長道：「不妨你先到警察署裏來我有衣服借給你鐵匠答應了明天就換了長袍短褂搖擺擺的來到存真照相館來巡長却隨在背後算他一個同伴到了那裏也是事有湊巧恰巧汪衛和王福生都在那裏高談闊論那鐵匠便咳了一聲嗽巡長暗暗注意牢牢認定及至照了相回去說是確是這人千真萬真了那時警察署裏一商議說事不宜遲咭們該就此動手當時便吊齊了合署警察帶了傢伙逕奔玻璃廠存真照相館來把他團團圍住誰知竟撲了一個空汪衛和王福生早已走了那王巡長道：「啊呀這可不是打草驚蛇了嗎萬一被他們聞風逃避如何是好當時問那照相館裏人說是你們老板往那裏去了都說不知道王巡長眼快瞥見一個小達子躲在那裏便一把拖了他出來喝道：「你可喚做小達子嗎小達子只嚇得瑟瑟的亂抖道：「老爺恕我我便是叫做小達子王巡長道：「我知道

你認得老板的所在。此刻往那裏去了。小達子道：我我不知道。王巡長大喝一聲道：你還說不知道。我不坎下你的腦袋來。小達子哭道：他當真不住在這裏。不過白天來幾趟罷了。王巡長道：嚶，他不住在這裏。他家在那裏。小達子道：他住在東南園。王巡長道：你到他家裏去過沒有。小達子道：去過。王巡長道：如此，你便引領我們到東南園去。你要放一個風兒預備你的小性命。小達子道：不敢不敢。王巡長轉念一想，想這姓王的是個懦弱斯文之輩，也不消帶這許多人兒去鬧動街坊。况且我瞧瞧他的照相，是一個白面書生，想來也沒有抵抗的力量。便吩咐留下三、四個得力的人跟隨了去，其餘不必同去。只遠遠地三個兩個站着，以備有什麼緩急。一聲吩咐，衆人便散了。王巡長帶了三、四個得力警探攆了。小達子引導急奔東南園來，在路上王巡長便把木匠竊來的照片給他瞧瞧，說這可是你們的老板。小達子道：這是二老板。王巡長道：嚶，還有大老板。小達子道：不差，這裏有兩個老板，一個是大老板，一個是二老板。那大老板姓王，叫做王福生。二老板姓汪，叫做汪衛人家稱他大老板。二老板我們招呼他爲大老爺。二老爺咧，這一個照片確是二老爺姓汪的照片。他是個念書人，有些兒書獃子氣。咧。王巡長道：阿呀，你們這大老板住在那裏呢。小達子道：大老板也住在一塊兒。王巡長方始心定到了東南園。小達子便引到一家人家來，只見兩扇黑漆的牆門上面貼一副黃色藏金牋的對子，上寫道：（自由不死國魂來歸）八個大字，果然寫得筆酣墨飽，推進門去，倒是一個小小院子，堆疊幾朵假山，石種着幾叢秋花，圍了個短短竹籬。這屋子是一排三間，兩明一暗。王巡長向着跟來的人道：你們站。

在外面要用着你們時再來傳呼他便和小達子兩人進去這時小達子先把軟簾一揭說二老爺有客來尋你咧汪衛這兩天正爲着機關破露在那裏心驚肉跳想寫信到東村去計算別個法子如今聽得有客便踱了出來却是面不相識便道足下何人王巡長道你可是汪先生嗎汪衛道正是王巡長道有事請你到警察署一行說着便向窗外招手早奔進四五個人把汪衛簇擁着而走恰巧王福生從外面回來也被他一同捉去原來這裏的警察長姓張號仲祥是浙水村人這姓張的也是華家親戚他想此刻瞧起來羅家雖是威勢赫赫怕他一倒就倒的了而且外面反對的人很多不過機會不熟沒有人肯發難現在我們都是同胞何苦的和他爲難因此筆下十分幫他的忙只定了個監禁之罪做書的做到這裏暫時做了一個小小結束其實驚天動地的事情龍拏虎躍的活劇正多着咧且把一枝破筆暫擱幾天再奉告諸公罷

民國二年十二月出版

時事新報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小 百 姓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六二號
時事新報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六二號
時事新報館

經售處 各省時事新報
分館暨代派處

定價大洋叁角

